

#41

772231

醫療中的奇蹟

周宗琦譯

(中國科學社梁紹桐紀念基金出版叢書之一)

醫療中的奇蹟

(DAS WUNDER IN DER HEILKUNDS)

ERWIN LIEK 著

周宗琦醫師 譯



中國科學社出版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發行

目 錄

譯者序

原序

- (一) 生命的奇蹟
- (二) 醫師的地位(對於疾病)
- (三) 醫療史的一角
- (四) 方外奇醫
- (五) 試作解釋
- (六) 近代醫療中的奇蹟
- (七) 結論

368711

譯 者 序

原著者李克是一位外科家，德國人。在今年剛剛死去，享壽不高。關於他個人的傳記，譯者無暇及此，也自無意於此。此地要使諸君注意的只有一點。諸君遇到過外科家嗎？會有何等感想？先說我自己的吧。我總算是醫學堂出身，總算留過學，總算遇到過好幾位外科家（當然剛巧沒有遇着李克）。我總感到外科家有點像屠夫，他們心心念念，口口聲聲，大有「天地一刀」之概，也許一刀之外並無天地。這樣刀不離眼，眼不離刀，爲技術的進步着想，原是很好的。可是爲身試刀鋒的朋友着想，是否每次都是很好，恐怕還有問題。雖然這把屠刀曾從生死關頭救出不

少人命,以至我也很迷信他,但是外科家總愛把人等閒的拉入刀下,極力推廣開刀的範圍,事無可諱。豈獨外科家如此,內科家,光療家,……家,家家有他的範圍,家家努力於推廣工作,總想把人一網打進。我們神州的破落戶,肩頭救國責任最重,口頭救國方法最多,如讀經救國,航空救國,醫藥衛生救國,……以至娛樂跳舞救國。假使真有一人預備從今救國,而讀經家示以窗明几淨,航空家詡其海闊天遙,衛生家說之安眠慎食,跳舞家盛稱狐步唐歌,恐怕救國之心,受此東拉西扯已覺家之難成,更何國之敢救。不躑躅咨嗟,旁皇失望者,吾不信也。那麼,假如有一人不幸而病,外科家勸他開刀,內科家勸他服藥,光療家勸他照射,行見有家難投,有病不治,其咨嗟失望,更有甚於救國者。我想,

先知先覺的人們，總應該負起指導之責。所謂指導，是告訴人家應就何種範圍，不是拿我的範圍來網人。李克之偉大，就在能夠指導。他是外科家，而眼光遠在刀外，因之他深知刀的價值是什麼，刀的地位佔多少，何者必需用刀，何者不需用刀。人家從事於推廣範圍，而李克從事於確定範圍，使科學醫療無激溢橫流之患，其功不小。身當科學時代，以科學醫師而數登江湖之門，既不爲之張目，又不抹煞其長，維分析江湖醫療之優於科學醫療者何在，科學醫家之勝過江湖醫家者何物，是真能確定範圍，切實指導者也。我國現在的情形，大家都看得明白，中醫決不能取西醫而代之，西醫亦不能取中醫而代之。那麼，病人究竟請中醫看好呢還是請西醫看好呢？這個問題，讀了書中透澈的議

論,自能渙然冰釋。先進國家,關於醫藥方面之新舊拮抗,情形正有與吾國相似者。江湖醫家倚着舊壁,科學醫家憑着新壘,勝負未許輕定也。李克盛稱江湖的優點,爲得醫療之精髓,不啻在科學專制之下,爲江湖醫家平反了冤獄。有心人且細讀之,細思之,細評之。

一九三五年之秋寫於上海

原 序

「未受詰問，不自知其不足預備答釋，才發見了
困難。」錄成語

每個開業醫師的一生都要經過一個極重要的時期，這就是初次的「懸壺問世」。這時候的情形，不妨作一饒有詩意的譬喻，正似蝴蝶之剛剛脫壳而出。但是嚴明的批評家也許說：「這樣比擬非但太任意，且屬大錯。何以呢？蝴蝶的使命，不過在溫和的日光中，從花朵上飛到花朵上就完了。初出茅廬的醫師，他的遭遇是完全兩樣的，他要繼續不斷的與呻吟困苦作戰，與病魔死神相搏。尤其對於扶持婦女，不僅是門診時的職務，不僅是出診時的職務，有時安居家裏也免不了。剛剛營業的醫師，把他以前的甜蜜幻想，很快的打破了。在幾位以不負初衷不改本色自命的，更易憔悴」。

當然哪，這個譬喻並不如他的語調那樣簡單。我也知道一個醫師不就是一隻花蝴蝶。但是

蝴蝶經過長時間的蛻化而達到他的終點，醫師不也是這樣嗎，好容易把求學時期與助手時期都經過了，於是置身於另一個新的世界。在這世界中所接觸到的，委實太多了：未曾受慣的印象，沒有料到的問題，十足的觸霉頭，可是也有美滿的幸福與際遇。

在這一本書中，對於凡屬開業醫師所必須領略的一切經驗，尤其在初時覺得很難應付的：如離開醫院後失却了診斷上的奧援，發見了自己學識的不足。痛心疾首於特效藥之無多物質之缺乏，感懷於同業之競爭，忠實之不見諒。及求全之毀等等，皆從略不談。凡此種種，自來自去醫師應不爲此等煩擾所困而以克盡厥職爲至樂。

此地所要說的，完全是另外一種經驗，這種經驗足以動搖初出茅廬的科學醫師，使他攪起異常的深慮。在許多地方，總覺得在醫校所接受的東西不合實用，非改絃易轍不可。

「誰把大學醫科離開了，就失去治療上一切技術。如果他是有意見的話，也許照着他自己的意思，造出獨得的治療技術來。」錄成語

醫師們在職務上初次所得的印像，也是極強烈的印像，前事不忘，後世之師。有一大批疾病，現在才知都是自己好的，醫師不過立於監視的地位。但是不可因此把醫師忽略了。他能預告病家以病之轉歸，使病家不至有無謂之自擾，而遇病人體力不足以戰勝病魔時，亦得有相當扶助。

如外，關於技術方面，我倒並不想說那些驚人的近代治療術，尤其是外科手術。當然哪，如果我們回頭一看，只要看到前世紀之半，就覺得可以欣慰而自豪，我們現在孟晉的成績，不能不崇拜先賢之革故立新，指示了光明的路。但是我此地所注意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往往醫師對於一病，隨便無關緊要的敷衍一下，也許日後自己發覺這項敷衍，不止無關要緊，竟可說是荒謬的，可是事實呢，這病就在這一次的敷衍上好了。試看病的轉機之快，例子之多，決不能說都是偶然。雖然我們久已知道，也有慢性疾病，不需治療，而在一二日內忽然自愈者。這無非表示體力對於克制疾病，其偉大如此，試想敷衍而能愈病，不可不稱爲技術之一，不可不稱爲奇蹟之一。我們的問

題還有一點，重要的一點：該項奇蹟可於某種疾病歷試而下爽，無論如何，在一個時期內總是靈的。直待這個方法普遍之後，慢慢的不靈了。

再者，我在這本書中所要提出的，有爲一般醫師所意料不到的事，這就是最前進的科學醫術，也免不了奇蹟，且有不能或免之勢。這種奇蹟與醫師的關係。當於此書結束時討論之。

我所寫的東西，不談久已失勢的舊迷信，不談方興未艾的新奧妙，只談與醫師不可分離的實用東西，就如我在另外一部著作醫師的使命 (Sendung des Arztes) 中所談一樣。

末了我要聲明，此篇所談的範圍是無窮之大。我原不欲作成一本教科書，不過使讀者因此引起一點觀察，一番思索，所以把我記錄中的許多東西都刪去了，擇簡要集成幾篇，否則每種記錄都有滿滿的一本書好寫呢。如果我的選錄有不適當的地方，請讀者原諒，指正。

蕩澤城一九三零年之秋

愛文李克 (Erwin Litzke)

一 生命的奇蹟

「所謂奇蹟，就是新的，沒有意料到的事情。如果奇蹟常常出現，就變成平常事情，不成其為奇蹟了。雖然我們對於他仍舊不能解釋。」錄成語

這幾句描寫奇蹟的話，我以為很合式的。本來奇蹟，就是看不穿他作用的東西。一旦看穿，奇蹟告終。

「奇蹟是引起信仰的。」錄成語

當耶穌把水變成酒的時候，無疑的是一種奇蹟。如果呂純陽點石成金的法力，當衆表演出來，無疑的也是一種奇蹟。假使現在化學上的新進步，居然也能把水變酒，把鉛與汞變黃金那麼這兩種奇蹟就此告終。我們不要以為奇蹟出現的時候得不到解釋，奇蹟告終時就得到解釋了，差得遠呢。我們儘可永遠得不到。然而我們的化學卻能描寫如何使水變酒，使鉛汞變黃金。有時暫以假定的解釋，以滿足我們的求知慾，一如現今物理學上所採用的辦法。

對於自然界認識的進步，通稱之曰科學，這是奇蹟的大敵。所有前人以為奇蹟的，所有原民以為奇蹟的，對於已進化的人民老早不發生影響了。譬如雷公雷婆，前人與原民所驚為奇蹟而引起信仰者也。現在我們知道電閃是陰陽二電中和時之光學現象，雷聲是陰陽二電中和時的聲學現象，不成其為奇蹟，無所依附其信仰的了。

「一位奧國醫師報告，他當在世界大戰時，於阿拉伯之一角，曾將一位老而聾者，用水射出其耳內之耳聾而復聽。從此以後，他在那地方就是一位遠近聞名的治聾奇醫。又有一位非洲旅行者，受困於土人，幾遭不測，忽生急智。將其目腔內之一隻玻璃假眼睛取出，且說道，現在我要把第二隻也取出來。於是土人震顫變色，屈膝求饒，以為神人之奇蹟也。」

這兩件事對於歐洲人是毫無影響的，可是我們不要誤會，以為已進化的人民就與奇蹟脫離關係。土人的奇蹟，在他不以為奇，但是他又有他的奇蹟，奇蹟總是有的，不過換一種罷了。

白種人在將近百年內，把自然界中各項神

祕的複雜的力量，運用到相當程度，這是人類幾千年來所沒有的事。這番科學進步的起點，就在研究者能脫離靈學，玄學以及宗教的羈絆，把雙腳踏住實地，無私見成見，公開的提出問題，有耐性的問之又問，等到有了正式答覆為止。事無可諱，所有一切進步，無論他是屬於工的，屬於醫的，都是百年來的心得，把宇宙觀建築在唯物論上的結果。

我們似乎把所有神祕之幕都要揭開了，即使我們不能，尚可繼之以我們的後代子孫。最末了的神祕，也是最大的神祕，就是生命的奇蹟。研究者覺得什麼奇蹟都給他看穿了，何以生命的奇蹟就不能推翻呢？於是他就毫不遲疑的向前努力。果然於玻璃管中達到製造尿素之目的，尿素是肝裏的東西，腎裏的東西呀。漸進而達到，製造類似蛋白之物，這是腸裏的東西呀。假定我們更進一步，竟可以製造一隻肝，一隻腎，一條肚腸，那麼製造一個人，也在可能範圍以內了。如果玻璃缸中可以造人，造狗，造花果，生命還算什麼奇蹟呢，豈不是宇宙間最後最大的奇蹟，都給我們

推翻了嗎。科學雖然還沒有到造生命的地位，但是尿素與類似蛋白之物竟可人工製造，就證實這個思想似乎是對的。

現在我們只要把由死的到生的這第一個過渡明白了，此外就迎刃而解。

然而此地就碰到不能打破的障礙。據說地球本來是一團火塊似的東西，他的表面冷凝之後，就是死的變成生的之最好機會。這還不是猜測之辭嗎？還不是巧言以掩其所不知嗎？有人又說，生命的萌芽是從某星球落到地球上來的，這不過把地球上的問題移到星球上等於不說。你看，我們碰了壁。可是碰了壁就得轉彎。說生命是神造的，現在不合時宜了，於是進化一說就代替了神的地位。

達爾文把進化納入天演公例，優勝劣敗之中，換句話，就說這是偶然的現象。

達爾文要用偶然之說來避開生命的奇蹟。誰讀過他的著作的，都覺得對於偶然之說不能十分滿意。但是這時代的關係，無可如何的，達爾文只好止於此。維物論卻開了研究的新路。我們

因此可以聽到更好的巧說。

說得最冠冕的要算羅克斯，他大胆的以為製造生命不久就可成功。我們現在的能耐遠過於羅克斯時代，還不敢這樣說，何以他那時一種粗淺的企望，竟得當代人們的景從，實在令人很難置信。

我回想到物理化學上所仿造的生命，譬如肥皂泡哪，活結晶哪，自動的油滴哪，吸收現象哪等。這豈不是製造生命的初步嗎？但是儘管他仿造得如何維妙維肖，就如大理石塑就的最好模特兒一樣，總是少了一點點——少了一點點靈魂哪。

「靈魂在活的東西內有效」錄成語

在幾個月前我看過一回科學電影，最使人震動的一幕，是細胞的表演。細胞是最簡單的生命，自然界中到處都是，毫不稀罕。然而在這簡單的生命中，却有複雜的，奇特的結構，這些富有神祕性的結構都能不停止的動着。我們祇看見他動，誰指揮他動，我們就看不見咧。照得馬克非（Macfie）的說法，一個卵細胞有 8640×1000000^4

個化學原子，合成 1728×1000000^3 個分子。肝細胞較爲簡單，亦有 300×1000000^4 化學原子，合成二百四十億分子。最小的細胞有四十億分子。一位美國研究家報告，每個細胞內可以有五億個部份好分。

「無窮盡之小者與科學之所不能研究者，乃爲無窮盡之偉大者。」錄成語

如果上面所說的那個起碼貨的東西「原子」，果真是小到無可再分的地位，倒也罷了。無奈現在我們曉得原子又可分爲電子，其結構之複雜，正如行星繞日的太陽系一樣，原子居然是一個小宇宙了。原子已是如此，由原子集合而成的分子應該如何，由分子集合而成的簡單生命，所謂「細胞」者，應該如何這個讓讀者們各人去胡思亂想罷。馬克非說，一個細胞好比一隻巨大的輪船，他就比得不對，他比得太簡單了呀。

這種奇蹟工程——我想着細胞的分裂，受孕，遺傳——豈是我們這些小丈夫理頭於試驗室內，用肥皂泡，化學品，玻璃管，所能仿造的嗎？不要樂觀得忘記了時代吧。誰在生命奇蹟的研究

中有深切造詣的，他中心所藏的只有信仰與敬畏。

可見一個細胞所含的奇蹟，不亞於整個人體的奇蹟，我真不懂何以兩年前還有一位德國學者敢這樣寫：

「我們對於生命的分析，已到如此精細地位，無論一個細胞的複雜現象或整個身體的複雜關聯，都可以解釋。」

這一段話使我發生如此的感想，好比有人倡言，遠處工廠冒煙或望見裝箱的出品，就能熟識這個工廠的內容。實際上自從我們曉得動植物皆由細胞造成之後，又經過了九十年的繼續研究，確乎認識了不少細微的地方，然而要說窺見全豹，要說了解，還是差得天遠，也許將永遠如此差着。

「在生命的創造上，問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怎麼樣，為什麼，——總是沒有回答的。」錄成語

自從前世紀科學猛進，凡是物理上化學上的知識，都給我們以意想不到的收穫，於是造成

一種出色的，有根據的理想，以爲生命是由原子與分子偶然巧合而成。這樣一來，生命的創造者就用不着問了。現在我們更進步了，可是這種機械式的宇宙觀又發生動搖，我們現在又承認一個生命的創造者。

回到細胞上來。提出重要問題，我們已知細胞內部，比大輪船複雜得多，究竟誰管理一切，誰接受外來消息，誰指揮內部工作，誰辨別前途安危？對此種種，凡曾深思熟慮而又有廣大觀察的研究家，不得不說每個細胞都有點思想，考慮，判斷，換句話說，在最簡單的生命內，不能不有一位良好的指導員。這位指導員的目的，我們是知道的無非保留自己的生命以及保留種族的繁衍。用什麼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大部份只能付諸猜想。有的可以用一個名稱包括起來，名曰迎合，或曰前知式的迎合，更爲貼切。

「當然這一切話也可以用十二分學術化的語調裝點出來。在幾天前我還讀着一篇大學教授的文章，對於生命問題有深切的討論。其中有一句曰：進化上的往復生產是局部恆性變動的傳

代表演。多麼漂亮清楚的解釋呀！就如：天地乃宇宙之乾坤而吾心實中懷之在抱。多麼音調鏗鏘讀來順口的句子呀！要問他到底說了些什麼，真是天曉得。」

夠了，許多廢話是不中用的了。細胞已不是偶然巧合而成。生命不過在新陳代謝中進行着，不能說生命就是新陳代謝。細胞的結構，是根據一種意識，一種計劃而成。物質之後掩藏着靈魂，這靈魂不是細胞的附屬品，是一點特殊的東西，一點獨立的東西。

在單個兒的細胞既是如此，在由細胞集合而成的臟腑也是如此，在由臟腑集合而成的整個人體也是如此。一個人體在成年時所有的細胞數，計算起來大約有三百億，紅血球就佔了二百二十億。試想這個奇怪世界，各臟腑有他的專司，然能彼此密切的關聯着，以完成分工合作的局面，以維持人體整個的生命。再試想他的調節設備，化學設備，消防設備，應付在範圍中的內憂外患，都能處置裕如。這樣一個奇怪世界，一個偉大莫名的細胞集團，他的出發點仍不離單個兒

細胞，一個渺小的精虫，一個渺小的卵子。可見在渺小的單個兒細胞中，早已確定了那將來的偉大計劃。誰否認計劃的存在，誰否認創造者的存在，而欲試用機械式的進化論以解釋生命，我就得先問他，可曾看見過一堆石頭，沒有計劃書，沒有指導着的建築師，因為偶然的原故，進化成一座大教堂的。

「我們可以把一隻錶使他停，把他拆開再裝好，再使他走；然而我們不能把一個心臟，一塊眼皮，一瓣百合花葉如法泡製。對於生命機器上的小輪，我們完全不知道他的作用。」錄成語

無疑的，生物有他計劃上的意識，計劃上的目的。二十年前曾有一世聞名的試驗。有人把一種動物名叫海膽的胎，分而為二，以後發育出來的，不是兩個半身，仍是兩個完整的全身，不過較小一點。也可以把胎分而為三，就產生三個較小的完整海膽。

「在爬蟲的胎，有人把眼部與腿部倒換一下。裝在眼部的腿，仍進化而為眼，裝在腿部的眼，仍進化而為腿。這就是說，生命上的整個計劃，可以尅

服局部的變動。直到將次成熟的胎，局部進化已達相當程度，那才掉不過來；現在裝在腿部的腿，不能不長成一隻正式的腿，裝在腿部的眼，不能不長成一隻正式的眼。這種試驗，曾經過許多人的覆試，歷試不爽。」

這樣的奇蹟，就在補充殘缺的肢體方面，也看得見。不相干的細胞，能作極有計劃的補充工作，且能另闢新途，以達補充之目的。

「去了爬蟲胎的肩關節之一半，餘下之一半仍能補充成一個整的肩關節，不過只有一半大。去了鯢魚眼內的水晶體，從黑眼珠上再生出一個水晶體。連帶去了黑眼珠，又從旁地方補充起來。我記得扁蟲的補充力還要大。」

無論任何巧製的機器，任何嚴密的組織，不能仿造這樣奇蹟之一二。這種「前知性的迎合」，我們可以在整個生物界中遇着。

「纓螻之幼蟲，撮土為窠，以待孵化而雌性幼蟲之窠必較大。雄體較大，幼蟲何以能前知呢？我們不要以為幼蟲早具成蟲之雛形，差遠咧；幼蟲體內是一胞漿，只有少數細胞是將來成蟲發育的基礎。

蜂之一種，將蝴蝶幼蟲拖入他的地下室，並不殺死他，只檢中他一定的神經地點刺一下，幼蟲就不會動了。於是蜂遂產子於幼蟲之附近而自己去死。不會動的活幼蟲，成了蜂幼蟲的食料。其時產子而死的母蜂，腐化久矣。

還有一種櫟樹蜂，他的生活史是特別的。櫟樹葉的陰面有贅疣，就是蜂幼蟲寄生的地方。贅疣內部，樹葉所含的澱粉質特別多，成了幼蟲的食糧。到了秋天櫟樹葉落，贅疣四壁漸次木化了。就成了幼蟲防冷防濕的工具。到了來春，幼蟲變為成蟲，試問如何出這木質囚牢呢？對於這一點也老早預備好了。原來贅疣上有一條窄狹的紋路，是未曾木化的地方。牢籠就從此處裂開。」

上節末了一例，連共生作用都談不到，因為我們不知道那些贅疣，對於櫟樹到底有什麼利益。在動物與植物界中，就有不知其數的「前知性迎合」現象及共生作用，在在都足以引起絕大的驚奇。有的經營居室，有的經營國家，如說動物沒有相當的意識，目的，了解，誰能相信。

在紀元一八四八之年，已有一部書出現，名曰植物的靈魂，此後又有一部書曰植物的理性，

我還記得有一部著作叫花的聰明。

「一種極奇特的交互迎合，就如玉如花與夜蝴蝶之間。玉如花屬於百合科，開大朵白花，於夜間放強烈之香，以歡迎夜蝴蝶之拜訪。雌蝶登花後，將花粉團成一球，約較其頭大三倍。於是下卵於另一花之雌蕊中而將團成之花粉球塞入以作絨封。這樣一來，玉如花當然因蝶媒而受孕了，且是交錯式的受孕。雌蝶所下之卵，變成幼蟲，即以受孕的花子作食糧。因花子之量極豐，除供作食糧外，再作散佈花種之用，尚綽乎有餘。雌蝶之團粉及下卵，皆有特殊之器具，長短粗細，專適用於玉如花，豈非奇蹟。」

夜蝴蝶的行爲，豈是「偶然變化」所能解釋。他無論如何，總表示了一點計劃而行的意味。我們不必說，蝴蝶自己能三思而行，然而我們可以說，宇宙間一種含有理性的計劃，不啻爲他而設。

「試再觀察食肉植物的奇態與奇能。喂肉給他喫，他把握得狠緊，分泌出消化液，騙他一下，給點玻璃屑與他喫，他只暫時上當。一度把握之後，立即放鬆，且無消化液分泌。就是對付被他擒住的昆蟲，活的與死的亦兩樣，不能逃避的死昆蟲，他

是款款的把握着。我們不能不說他是覺着的，曉得的。

置植物萌芽於完全黑暗之室。在極短時間內，千分之一秒的時間內，透入一條強烈光線。只要一次，已足使萌芽的生長，傾向於光線透入的這一方。達爾文曾寫了一本關於植物感覺的書，頗堪一讀。從這本書中得來一個新鮮名稱，所謂「根尖之腦功用」是也。植物的根尖，能對着有水的地層生長，對着有養料的地層生長，避繞玻璃屑與針尖，凡此之類，皆有似乎腦之思想，皆可列入「前知性迎合」者也。

有人在植物中非但發現了神經，且發現了心臟一類的東西。這個心臟可以經過高溫或樟腦的作用，工作得快點，經過毒質或低溫的作用，工作得慢點或竟停止工作。」

自然界的創造力，比我們人類多得多了。各種工業上的發明，使人類傲視一切的，其實自然界老早都有了。有許多自然界的神祕譬如製造無熱的光。我們徒然白費研究，到現在還偷學不到，而螢光却早已有了。

我們不妨再進一步，把無機世界中的奇蹟，

就是「非生物」方面的奇蹟注意一下。原子的結構如太陽系，已提出過了。一九三零年九月，有人在德國科學研究會提出報告，某種結晶總與某種結晶結伴，似不許其他結晶加入。他隨即提出疑問是否在結晶界中，也有所謂相投與不相投，爭奪麵包與共同合作。

我們回到生物界來。以前所舉各項觀察，都不是唯物論所能滿意答覆。這個世界不是由「偶然」支配着，乃是由「理性」與「志願」支配着。我們應該把前人辛苦研究得來的定義，如物競天擇哪，變種說哪，進化論哪，都好好的記着以作後事之師，可是不能把些不合理論的，無可想像的，以及所謂奇蹟者，加以否認，加以抹煞。

使整個世界照着永遠富有神祕性的定律走，使電子在原子中環繞不息，這種偉大的力量，也就是創造這「五花八門」的生命的力量，他籌畫了生命的建築方式，生命的工作方式。但是籌畫兩個字，還未免厚誣了這位創造者。因為無論如何精良的設計，也不能完成細胞那樣的奇構。必須創造者分一部份創造力到細胞中，然後除了

普通的生命工作之外，可以有特殊的生命工作發生。所謂特殊工作，不是爲現在的需要而工作，乃是爲將來的需要而工作，就是前知性的迎合了。這是最簡單的生命所同具的。

在一切物質之後藏着靈魂，這種不合理論的東西，形而上學的東西，就是我們所稱爲「生命」者是也。

自從我們經過百年的科學時代之後，又回到老家去了，回到靈魂上去了。這個老家是歷代的聰明人物都據守過的，不過換上幾個新名詞罷咧，真是英雄所見相同。今日之下，我們又要聰明起來了。我們需要「神」尤其做醫師的格外需要。

剛才所說的，與汎濫歐洲，也許汎濫全世界的無神論高潮並不抵觸。試看人類的歷史，總是這樣的。思潮總是從這一頭流到那一頭。自然界中的景象，不也如此嗎，山顛已沐日光，山谷正滿堆濃霧。所以唯物論與達爾文學說成爲今日一般大衆的宇宙觀後，有思想的人，早已捨之而去。什麼東西可以換口味呢，就是宗教上的信仰形式了。宗教是人與超自然的聯鎖，人與奇蹟的聯

鎖，人與「神聖之謎」的聯鎖。宗教與人類同壽。

「既然所有的事物是一個整箇的奇蹟，那麼有靈魂的人們朝朝暮暮所覺到的，無非都是生活上與閱歷上的奇蹟」有這樣說的。

我的思想脫胎於一篇著作，他裏面有這樣幾句：

「誰不承認奇蹟是籠罩一切的話，他就忽視了世界上一切的現實，他把世界當作一具機械玩意兒了。奇蹟才是唯一的真實，什麼東西都離不了他。」

二 醫師的地位 (對於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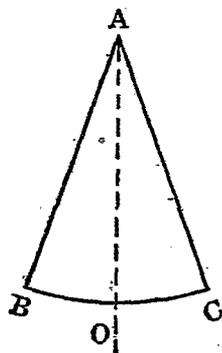
「法自然，則不迷。」錄成語

什麼是疾病？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出了不少鴻文鉅著，就在德國，也是如此。我們用不着學術化的剖釋，我們只要曉得疾病是「生活變常」就夠了。把活的身體看成一架機器，這是二百年前的科學觀念，我們終得放棄。我們沒有見過一種機器，他自己能生長的，他自己能修理的，他自己能產出同一用場的小機器的。

要明瞭健康與疾病的關聯，需要一個好的譬喻。在百年前有人把生命比成一部長的曲調，我以為很切當的。在抑揚方面，等於生活狀態的一起一落，等於和諧與不和諧，就是等於健康與疾病。這個奇妙的譬喻只有一個缺點，他不適合於用圖表示。所以我另選一個譬喻，就用懸錘的擺動。在這個圖內（見圖一）已有許多可以比擬了。懸錘擺動時，生命是活着，懸錘停止時，生命是死去。來去的擺動，尤與生命上的矛盾現象切合。試

看飲食的進與糞便的出，吸與呼，睡與醒，消耗與補充，幼與老，諸如此類，不都是矛盾現象嗎。擺動範圍之大小及速度之增減，視年齡，性別，情感等等而異。我們假定懸錘之加長就是年齡之加長。那麼短小而動得快的懸錘，就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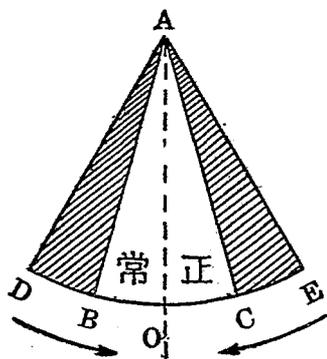


是幼年(幼年的呼吸脈搏以及新陳代謝，確為一生較快時期)，安穩的擺動是中年，遲緩的擺動，行行欲止的擺動是老年。假定懸錘的長短一樣而擺動的範圍不同，這就等於各人在工作上或性情上的相異了。

「懸錘的譬喻，當然不能說十分完美，因為懸錘只在一個平面上擺動着，而生命卻在各種平面上擺動着。」

夠了，每個讀者都能繼續比擬下去。第二圖表示擺動的範圍，超出正常界限之外。(見圖二)。範圍以外之處，就是變常處，就是疾病處。但是嚴格的說，靠近正常範圍的變常處，還不能算是道地的

(圖 二)



疾病，因為這點變常是本人所不自覺的。

輕症當然自愈的。不留痕跡的渡過了。譬如由壯而老，體內也經過許多變動，我們都不自覺的，很安穩的渡過了。然而也有鉅大損傷，在不知不覺之中抹過，其易如反手者。病理專家就可報告很多這類例子。

「在四個德國成年女子中，平均有一個患胆石。在十二個成年男子中，也有一個患胆石。猜度患胆石者之總數約有二百萬人，而有痛苦者只百分之五，約十萬人。其餘諸人之胆石，並未離身而去，然相安無事，以終其身。再者，現在我們知道差不多每個成人的盲腸（應寫作蟲腸或蟲樣垂，今從俗）多少總有顯明的變動。這種變動，決非一例輕微的，往往也有沉重的。屍體解剖的結果如此，而其人生時實一無所覺；既不知病，又未曾

「在四個德國成年女子中，平均有一個患胆石。在十二個成年男子中，也有一個患胆石。猜度患胆石者之總數約有二百萬人，而有痛苦者只百分之五，約十萬人。其餘諸人之胆石，並未離身而去，然相安無事，以終其身。再者，現在我們知道差不多每個成人的盲腸（應寫作蟲腸或蟲樣垂，今從俗）多少總有顯明的變動。這種變動，決非一例輕微的，往往也有沉重的。屍體解剖的結果如此，而其人生時實一無所覺；既不知病，又未曾

醫獨賴自然之力以得最合式的調理一切而渡過難關。

在一個地方上作有秩序的屍體解剖，就可發見十五歲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九十八有癆病遺跡。只有其中的一小部份是真正死於癆病的。大多數是已告結束的，就是好了的。在生前有臨床癆病現象的又是少數，多數是一無症狀，不需外來助力，於無知無覺中渡過了。」

這樣的例子，要多少是多少，上面所舉的我們已夠用。現在可以明白了，第二圖中有斜線的部位，即所謂變常處，不是醫師用武的地位。只要是自己能好的生活變常，原算不了一回事。可惜自然調理，不能每次如願以償。所以第二圖中有斜線部份，雖非用武之地，卻是值得醫師監視的地位。從前的家庭醫師，現在的校醫，就是模範式的監視人員。

另舉一例。假定在內臟任何一部生了一個惡性的瘤，一個癌腫。我們知道癌腫的自愈是幾等於無的例外，而早期割治雖非合意的辦法，卻還是現在根治上最好的辦法。所以病人的生死

關鍵，就在早期認識癌腫。等到他有些微病象使病人覺着，往往開刀已嫌太遲了。你看監視的責任並不輕呀。

再者，所們往往在檢查中偶然發見重大的病變，而本人一無所覺，譬如在人壽保險時，常於無意中驗出腎緊縮，糖尿症等。因此，凡是自覺康健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最好每年檢查一次，以作一年內生命之清算可也。此風在美國已逐漸盛行。

於此我要提出一個重要的限制。我們的監視固然越密越佳。而檢查所得，不必定使病家知之。因一向無所覺之病人，一旦知其有病，或反生不良影響。精神上之顧忌與憂慮，每擾亂痊癒天機。且舉事實：

「肋骨斷折，如未曾發覺而誤診為胸挫傷，則兩三星期後，苟非肩挑背負之徒，已自達全愈之境，可以毫無痛苦的恢復工作。如果肋骨斷折是診出，了病人也知道了，那就起碼要八星期不能工作，即使斷的是第十二根肋骨的話。」見「人病險之判決」。

可是不要誤會了！肋骨之愈，在物質上的進行，無論本人知與不知，都是一樣的。在功用上就顯然兩樣了，要把病感去脫，往往遠在肋骨已愈之後。

每個醫師都可以發見人們無關緊要的病變，如果使本人知道之後，就從這一刻起有了病感。我想着那些有子宮瘤的女人，本來毫無關係的，一聽見診斷就病了。醫師的談吐中，如心臟衰弱，肺尖發炎，血管粗大，血壓增高，等名詞，可以使一個人終身不脫病感。無關緊要的變動，一經曉得就成真病。所以談吐不可不慎。醫術在科學的立場，終能用科學方法，探知某種病感是由科學名詞造成。而醫家在臨症的立場，往往就不知解鈴繫鈴之責，究應誰屬。誰把江湖醫生的行為考察過，把他的著作讀過，就曉得種種荒謬的施為，都是造成人工疾病的主要工作。

回到科學上來。一位俄國醫師把這種困難處境說得最好，他描寫一位普通的醫務人員，如何對付，一位正式的經驗醫師，如何對付。

「一位老的，十五年來一如其舊的脊髓癱病者，

僅有瞳孔不齊，膝蓋反應消滅等輕微症狀。病者就治於一位有經驗的神經醫師。醫師但施治療而不使病者知道真實的病名。一日，病者又就診於一位年輕的醫院助手，這位助手很高興，以為那個神經醫師不識這病。於是就對病者說：這是脊髓癆呀，梅毒的結果呀，要從你的脊椎中間，拿一隻長針刺進去，抽出一點水來驗驗。諸如此類的話，囉嗚一大頓。

這位病者聽了之後。就如當頭一棒，他以為種種不幸。都從現在起。好傢伙，脊髓癆，這還了得！於是陷入悲境。除了呂鬱之外，還受到震恐。就這震恐的影響，已遠過於原有的病變了。病者的餘年，不得不轉向另一條路，在時懷憂懼之中消磨過去。現在明白了吧，誰是對的，還是那位善於對付的醫師呢，還是那位操切從事的助手。助手以診斷確實自豪，但是人家也知道，究竟高明了多少呢。在試驗室層層疊疊的設備中，有時反使我們的眼光淺短，使我們看不見整個病人，看不見他的靈魂與軀體的吻合。」

問題既是如此重要，而且以後還要提着，所以我把這位俄國醫師的記錄，再抄一段於下：

「末了我要報告一段有趣的病史，得自我的熟人，完全因為醫師一句話而造成的人工病。事在一九二四年。病者為一位四十歲之健碩男子。病前無可述者。一日因精神不安，飲酒自遣，入夜即覺心頭疼痛。其時因我旅行在外，就另叫一位醫師來看，是位外科專家。醫師對他說是心病，於是他真病了。

這位病者平素最怕心病，以為心病必死。所以從醫書上也記了些心病症象。現在真痛苦了。心部稍有不適，或左手微痛，就馬上反了。他自己扒上臥榻，恭候死神光臨。把我擾得無可休息，一切最有效的強心劑，都要隨時預備着。有一回我發見了他放在桌子上的遺囑。無論什麼說法，什麼醫解，儘管提出心病的反證，都不中用。所有的名醫也技窮了。他的震恐是無限制的，他的舉動完全無意識了。他儘幻想着心病。有一回他對我解釋，他的心臟比他的胸膛還要大，另一回他深夜來看我，要求准許他睡在我的近旁。第三回他坐車到我的診察室，帶了他所有的一切藥品，胸部圍了一塊濕毛巾，穿上一套不知所云的衣服，逃命似的跑了進來。

差不多每星期他要照一次愛克斯光，看心臟的大小，有否變動。等到他把檢查心臟的法門兒偷學會了之後，就自己拿着鏡子照着看，看見了就叫起來：好奇怪呀，你們大家來看呀！他會跳的！

這樣他就成了家族與親友譏笑之的，但是他仍舊不肯安靜。有一回他急急忙忙的跑來找我，無非老毛病發作了。剛巧我不在家。坐在我的椅位上的是我的兄弟，一個鄉下人。鄉下人好心腸，爲他數了脈，拿起桌上的聽筒放在病人胸膛上，很誠懇的說：我聽見你的心跳得有秩序，頗安穩。病人就很安慰的走回家。凡此種種，都是這位人工造成的心病家幹的把戲。除了這一樁外，他一切都同康健人一樣，也照常的工作着。

因爲他的疑團終不能解，無端發現了故鄉的氣候，對於他是不適宜的，於是遷居國都。這裏邊他就鑽入私家療養院的圈子。百十次的檢查，數十次的科學討論會。結果呢，這位很有幾個錢的病人，覺得他的袋裏邊空虛起來了。他又到高加索去了好幾回，終以幾乎兩手空空，不得不於三年之後，重返故鄉。

他遇着了我，馬上出示好幾十張敷衍塞責的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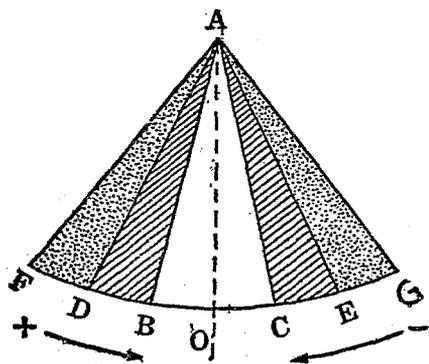
驗單以及不知其數的愛克斯光照片。且對我說道：你看哪，老朋友，我的心現在是康健了。在都城時所有專家會議的結果，都說我的腸粘住了，同時與便秘有關。現在我還深以此爲苦。說到此處，他指示了我一張胃液分析單，看他的意思以爲是最有價值的一頁。他把食指很鄭重的曉了起來說：你看哪，分析單上注明：「血，陽性，」這是你所絕未發見過的呀（他把陽性誤會，以爲是梅毒反應陽性），還有扁的圓的粘膜細胞。怪不得我的腸給他粘住了。（譯者按粘膜細胞除腸胃外，口，鼻，眼，耳，膀胱，子宮都有，爲應有的東西，不會使藏府粘住的。此公乃望文生義，以外行而作曲解也。其誤會陽性二字亦然）。於是又有一個新的災難套住他了——就是「腸粘住。」病者把他自己觀察的重心，都傾注在這上頭。其實腸粘住這個診斷，不知他從那幾位大博士處聽來的，恐怕這幾位博士對於他們的診斷是否正確，始終沒有考慮過。

現在我還碰着他。他已把他所有的金錢，辛苦節省下來的儲蓄，爲醫療而化光，同時他的生趣也損失完了，可是他還活着，工作着，行動一如落在

大海裏的孤身，望不見救命的船隻。我們說得明白點，他這病完全由「想」而成，不想就沒有這回事。這種「病想」賽過「病菌」，傳染到他身上就大得其法，日滋月長而不可收拾。」

醫師從斜紋線的地位 (ABD 與 ACE) 漸漸向小黑點的地位 (ADF 與 AEG) 小心邁進，就達到他正式工

(圖 三)



作的地位。小黑點所佔範圍，表示病變已到了能夠自覺的程度。我們可以區分出實症與

虛症。實症者(以 + 為記號)譬如損傷,發炎,傳染;虛症者,以 - 為記號)如惡瘤,糖尿,腎縮,硬化,貧血,瘋狂等。

當然,醫師不能把所有小黑點範圍以內的病變,一覽無餘。因為有許多小病痛,雖然病人自己覺得,但是太家常了,如擦傷皮膚,胃口不佳,頭

痛微熱等,都不請醫師看的。等到病變嚴重時才需要醫師。

最重要的是所謂界限,就如政治界限一樣。第三圖上最重要的界限當然是邊線A F或A G。超越了這個界限就回不過來,就是死。這界限上就是醫師集中的所在。醫師嚴守這個陣線,不許病變沖過而達死境,在可能的情形下,將擺動的範圍逼歸正常界內(白色三角範圍內),在不可能的情形下,總得設法使他退到斜文線範圍內。譬如在胆石痙痛,我們既不能把石頭取出,只好退炎止痛,免得病人的工作,康健,甚至生命受了恫嚇。

在最外的A F這條邊線上,守着我們的外科家,就說他是與死作戰的子弟兵,也非過誇。同時在對方最外的A G邊線上,守着我們的內科家,作戰的勇敢亦非同小可,試看他們不顧性命的與傳染病奮鬥。世界大戰時,單說犧牲在發斑傷寒一症上,就有不少的內科家呀!

現在所定的界限,並不永久都適用的。試看自古以來,醫師不斷的努力着。把邊線的範圍向

外擴充。醫史的陳迹昭示我們，努力結果之佳，是出乎意料以外的。殺人如麻的大疫，如麻風與鼠疫，我們歐洲只認識有這兩個名詞罷了，旁的疫如霍亂天花，在進化的國家僅偶然發現一二；對於這些疫的恐慌是減少了。關於擴充生存的範圍同時縮小死亡的範圍，究屬達到何等程度，我們有統計可查。此地但舉兩個數字。

「一八七一年，每一千個德國人中死二十九個又零六，一九二八年只死十一個又零六。小兒死亡率，看一九零一年至一九二八年的統計，自百分之二十又零七減至百分之七又零五。平均的生命預期，在一八七零年勉強到四十歲，現在差不多到六十歲了。」

據此我們還不能說，一帆風順的進化已達到終點了。儘有勇敢的挺進隊，這就是精選的研究家與頭腦清楚的醫師，繼續向未曾佔領的區域進攻，以夷平枉死城爲目的。有許多問題，現在已解決了，還有許多問題，尙有待於將來，如癌腫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在前敵戰壕裏，有各等各式的戰鬥人員：有善於計劃的參謀官，指揮官，末了

就是決不可少的普通戰士，這就是醫師之羣。

現在我們改變談鋒，在說醫師的作用，治療的基礎，及治療的範圍以前，先答覆一個問題。疾病是怎樣成立的？我們可以分出內外二因。不過我們先得明白，任何兩個極相似的同類生物，從沒有果真完全相同的，無論看他的形狀，結構，抵抗力等。就在單細胞生物，那怕是一類，也發見了深刻的區別。這有什麼意義呢？無非說，每個生物是一個單位，前乎此者固未會有如此之一個，後乎此者亦決不會照樣再來一個。

一個人也是一個單位，總是前無相同的古人，後無相同的來者，總是空前絕後。人是一次性的。病是附着於人，不能離人而獨立，所以病，應該說病人，也是一次性的。生命是計算不清的，疾病是區別不完的，有這兩種無窮盡，治療就成了難題。

就是古代醫師，也曾注意到體質的重要，聯帶就注意到遺傳的重要，但直到數十年內，才把這樣重要的問題，列入科學研究中。現在是沒有一個醫師，可以忽視遺傳學的。前人根據數十年

貼切觀察之所得，今人就該利用科學工具發揚而光大之。

試看各人衰老程度之不齊，就知體質之彼此各異。有的人二十歲就髮白而禿，有的五十歲還是好好的。模範式的老象，如老花眼，動脈硬化，肺擴大，出現時的年齡極不一致。反自然的行爲，浪漫的生活，如煙酒無量，色慾狂淫等，皆可使衰老速進，生命早終。然而無論我們如何順自然，如何調節生活，無論用任何方法，不能把已經註定的壽命，格外延長。長生不老，是人類自古以來就有的希望，不要說秦皇漢武未曾如願以償，就是今日這樣前進的科學，除了在報紙上很熱鬧的鼓吹一陣外，也達不到這個目的。在受孕的一剎那間，就是精蟲與卵子混合的一瞬中，從大體講，一切都已經決定了。如人體的外觀，眼髮之色澤，軀幹之大小，性別之或男或女，壽命之或短或長，皆於此剎那間決定，將來就照着所決定者進行。從前我們覺得瘦弱的人而竟長壽，很爲奇怪。現在曉得了，第一是外觀與實際不必符合的，第二是長壽也同其他性質一樣。一例是遺傳的。壽種

之說，信而有徵。

現在我們回到疾病的內外二因。外因是一說就明白的，如各種創傷，傳染病等，都是由外而至。內因另有一番語說。要了解疾病之所以成立，非對於內外二因，一一認識不可。

上面不過泛泛的談談體質。至於說到生活現象，一部份就是機械的，物理的，化學的現象。這些在無機世界中已成無上的權威。在有機世界中還有另外的力量加入，這就是精神靈魂的權威。所有生物都有靈魂，因靈魂而成其爲生。

什麼是靈魂，我們知道得很少，但是什麼是力，什麼是熱，什麼是電，物理上聽慣的名詞，我們所知道的，也同靈魂一樣的少。再問靈魂與軀體如何配合，也是經過許多工作而未曾解決的問題，也許是不能解決的問題，這些我們可以不管。我們但須知道下列幾點就夠了：

(一)軀體裏邊藏着靈魂，是每種生物最老最早就有的性質，自單細胞生物以至於人，都是一例。靈魂在各種生物之間，只有多少之不同，原則上仍是一樣。

(二)在由許多細胞造成的生物體內,每個單身細胞也能表示一點他所有的思想,知覺,目的。那麼這一個團體裏邊,豈不是各有主張,各行其是嗎?不!根據普通進化的程序,必由分工合作而達到合法管理;合法管理之宗旨,不外節省二字,即以最小之耗費發生最大之工作是也。多細胞生物行的是分工合作制,他把精神靈魂上的工作,如思想,知覺,目的等,都委託一部份細胞專司其事,這一部份細胞就是中樞神經。就是腦與脊髓。所以各細胞皆受中樞指揮,絕非一團散沙可比,此之謂合法管理,分工之效也。

一切生命,一切生命現象,都是答覆外來刺激的表演。外界的刺激,既然碰着生物,一樣也碰着非生物。可是非生物之答覆刺激,總是千篇一律的刻板文章,而生物之答覆,要看靈魂如何處置了。刺激儘同而答覆各異,這是生物的特色。

同是一種侵犯力,碰着一個人就引起病變,碰着另一個人卻不引起病變。這是極易明白的。前回我們不是說過嗎,每個人,每個生物都是一次性的,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個個都是空

前絕後的東西，那能有刻板文章出來。

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經說過細胞的結構，是多麼有意識，多麼複雜。至於整個人體，是由幾百億細胞造成。分工作用，自應更形周到了。由細胞之團集而成器官，每器官各有其職守。有的搭成我們這付骨架（支撐器官），有的主持氣體交換（呼吸器官），有的名曰消化器官，分泌器官，生殖器官等等。我們的血液與淋巴液是輸送器官，他把滋養料與養氣（這是各個細胞所必定要用的，得之則生，不得則死）送與各細胞，把細胞內的廢物送出送到肺內由呼氣呼出，送到腎內由小便排出。血液幹的既是輸送工作，不得不周流不息，因此，彼此不能碰頭的器官，得以互通聲氣，互相聯絡。在血液內更周流着我們的游擊隊，這是白血球了。他隨時都警備着，遇着敵人，無論是細菌或旁的異物，馬上上前包圍，吞食。未了，高踞一切之上指揮各器官之合作的，還有我們的神經器官。他的總機關，所謂中樞者，也分部分科，由此放出無數電線（神經線）以達各器官，交錯聯絡如網，所以便利傳達消息也。

這樣偉大的工作，要使他絲毫不亂的進行，是怎樣一回事，我們想想看。人體決非機器可比：好，好建造，準時加煤，按時修改，以至用壞為止：人體那有這樣簡單。我們用不着外來的加油匠，用不着外來的修理匠，諸如此類，一切一切。都由我們的身體自己幹着，我們矯正工作上的變異，抵抗環境中的災害。世上有這樣一架機器嗎。

對於人體的分工合作，使他有條不紊的進行着，暗中自有合法管理在。可是我們得記住，這種管理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換句話，在我們知覺以外。同時我們不能把人與單細胞比，以為體中只有一個指導員，這是大可不必的。從前以為人體是一個接二聯三的機器系統，現在不能這樣說。雖然工作方面是系統化的，有時且極似機器之自按節奏。但除此以外，我們到處可以看見有計劃的舉動，臨機應變的行爲。試一想我們自身的止血現象。因為血液的凝固而使破裂之血管閉塞，不過是自動止血上一種次要的工作。主要的是受傷血管之收縮與退縮，以及血流之避開受傷血管而另由他處通過。這種「自動轉舵」給

我以最深的印象。把一件遇險的工業品對比一下，譬如一隻輪船觸冰山而裂。船主馬上發命令：隔板嚴密，抽水，停止引擎等等。也許爲維持船身均重起見，在指定的幾個艙裏故意用水灌滿他，這也是一種調節辦法，一種轉舵。但是在我們自動止血的進行，誰是像船主那樣命令着？我們自己，我們的意識，決計不是。對於這樣極有法度的止血現象，我們是一無所覺，一無所知的。照得今日的觀念，司令臺就在中腦，腦神經節，延髓。這是我們中樞神經的一部，「深謀者」穩藏於內。除了中樞司令臺外，還有一起末梢司令臺。

「每個器官的工作，可以受三方面管理：第一自己管理自己，第二受中樞管理，第三受血管管理。自己管理之重要可由許多模範式的動物試驗證明。譬如器官內血液之時多時少，即爲自己管理之一端，與神經無涉。」

再看旁的，大腦好比是發電廠，神經線與血管好比是電線，將大腦與各器官互相聯接。誰是負責的電廠工程師呢？試看這個工程師，非但可以暫時應「變」，而且竟是長期應「常」。一切技術

化,複雜化的進行,我們一無所覺。體內的機關,由他開着閉着,監視着無數的化學廠,支配滋養料與興奮素,清除廢物,督促大小修理,遇有殘缺之處則掉轉工作,有時擴大工場範圍,末了還要預備着製造新的自動機器。就在大小修理一項,凡是觀察過修理情形的,不得不趨於必然式的假定,說人體內有一位活動着的工程師,譬如骨折的地方,須用新骨質補接,補接的方式,完全根據建築原理,以最節省的原料,達到最合式的負荷,決非偶然所能致。

「如果先哲說:兩件事不斷的搖動我已歇的心旌,一件是人間的道德,一件是天上的繁星,那麼我們今日就得說:除了天上繁星,還有我們自身的奇蹟,也一樣可驚。」

在一個大工廠裏,都免不了出毛病,人體結構的奇偉複雜,遠過於大工廠,因之裏邊有各式各樣的病變發生,是容易了解的事。大部份的病變,無論是日常的或非日常的,無疑的都是自身把他治好,是內部自己的修理。如果在治愈的過程中,不能完全恢復原狀,也有將就辦法,譬如割

去一大塊皮，治愈之後是一個疤，疤決非原來之皮，但皮所擔負的責任，疤也勉強擔負得了。這就是將就辦法，以疤代皮。

「只有在人體的自然治愈力告窮時，才用得着醫師幫忙」錄成語

「就大體講，我們醫師不是可憐的手藝匠，補了這塊又補那塊，不斷的補直着，反覆檢視着，我們乃是高等技師，不過指出他一二重要地點，叫人按時留意就得了。依着所指示的做，當可把生活延長不少。」錄成語

藏在人體內的工程師，創造家，有不少複雜的方法，有爲我們所完全不認識的方法，以達「迎合」，「對消」，「治療」之目的。壓根兒說，治療總是這位創造家幹的事。從沒有一種治療是由外來的。最高明的外科家，不能製造任何一個細胞，他儘能割去一塊皮，決不能造出一塊皮，就叫他手造一個將就點的疤也不能。頂多他能改良治療的條件，增進痊愈的可能性。譬如一個裂開的創口，池把他縫起來就好得快，縫起來不過是條件的改良，可能性的增進，這是我們要好好注意的。至

於創口之合，生成連理，只有活人身體方能如此，是身體自己的修理工作，如在死人身體劃一創口，即使一樣縫起來，永不能合。對於骨折也是一樣。活人的骨折自己能聯接，死人的就不能。活人骨折之所以能聯接，就因體內的創造家在工作着。他把流在該處的血，已破壞而不能利用的廢物運出。他把必需的建築材料運入，用最省儉的方法把骨折補接起來（建築原理）。然多數骨折，折處兩骨之錯落特甚，苟非醫師預先把他搬正，則補接好了仍呈歪斜之形，功用上就要大受影響。可見改良條件與增進可能性是治療上重要的幫助，雖然治療總是體內創造家的事。

醫師有時卻也勝過體內創造家。尤其外科上是天天遇着的事。內藏的化膿在自然經過中，替膿尋一個合宜的出路，或導向外潰，或引入腸而洩於外，這是體內創造家很難辦到的。醫師如果讓創造家去碰壁或碰巧，那是逃不了疏忽之咎。一個胃潰瘍已穿的病人，一個宮外孕已裂的女子，也信他能自己修理，自己治療，這兩人是准不救了。就在這兩例，我們的外科醫師可以大出

風頭的地方，沒有體內創造家也無以善其後。如何使刀鋒所造的創口合攏，如何使遺留下的細菌消滅，如何使積血與殘物清除，如何使衰病之軀恢復康健，都是創造家的事了。

在內科方面沒有兩樣。沒有醫師敢說能治愈一個肺炎，沒有醫師敢說能手造一個紅血球。（紅血球在成人體內，為數有二百二十兆）。但是內科醫師也有許多作為，可以很謹慎的幫創造家的忙，抗禦災害，解除障礙，調整心力，有的地方使他興奮，有的地方使他安靜。

以自然為法。這是醫界前輩的典型。他們觀察着，大自然是如何進行，於是試為模仿。可惜我們近代醫師把這條穩妥的道路常常離開了，以致醫家與病家，雙方有損無益。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一點，生物之維一要件是求生，貪生。所以即使在身體裏邊，這偉大而微妙的世界內，秩序有點紊亂時，他一樣的要活下去。然而生命所寄託的人體，在這點（也許不是致死的）紊亂下，可以覺得很不舒服。反之，我們遇到一件極特別的事實。原來創造家有時可與病變講和，修理工作就此

不進行了。譬如骨折已補接了，但不堅固；關節內的異物並不肅清，體腔內與神經內之膿水任其停留。於是醫師試行把慢性的，已經講和的病變，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再變成急性。兩種方法的結果是一樣的；這位偷息着的創造家又給我們震醒了。試看世界的創造者，在第七天上也要休息一下，本來是這麼一回事。

間接方法之運用，無論醫與非醫，自古就曉得的，各種相延習用的方法，都可以間接作用解釋之。其間也是許多誤會所由產生；譬如人們說，某物健脾，某物開胃，某物去濕，某物化痰，某物滋陰，某物補腎，都是瞎說，實際上是創造家被震醒而已。我們不妨說，創造家把他已墜的馬韁又拿在手裏，細胞又想起他對於整個生命所負的責任了。

「前人已說過，一個整個較甚於一個總數（譬如一隻整個的桌子有四脚一面，假使隨便把四隻木脚加在一塊板上，在總數一點也不錯，但是究非整個的桌子，也無桌子之用）。於是我們可以說，疾病較甚於病理變動。因疾病乃包括整個

病人的不舒服在內，病理變動不過說：某處某器官有如此如此變動，某處某器官有彼如彼變動。充其量不過一個總數，非一個整個也。

我們的治療應該一方面注意病理變動。一方面側重於疾病的應付，兢兢於病人之所感不適者。」

錄成語

如果體內的創造家有兩種分不開的能力在手頭，一種是物理化學上的能力，一種是精神靈魂上的力，(分開了就是死)，那麼我們可以從這兩方的任何一方下手，以影響病者與健者的身體。物理上的影響(如水浴，按摩，電流，外科手術等)與化學上的影響(如藥物作用)是我們天天看慣的。靈魂上的影響怎樣施展，以後幾章再詳詳細細的說。

當然，要把這兩種影響完全是一是二的分離，也很難能。醫師一切的舉動，就有靈魂作用參加在內；有時且以靈魂作用為主體，甚至醫師與病人皆毫無所需於靈魂作用，而實際上仍為靈魂作用之結果。

末了我得問，人體已是奇蹟了，要干涉這樣

奇妙結構中的行政，想從物理化學與精神靈魂方面弄點玄虛，豈非要有非常的大胆量？自然，我們醫師能這樣做，就因體內有一部份偉大的創造力預存着。如果我們把極粗暴的侵害除外（中傷，中毒），那麼體內的創造家就可解決一切了。

「一個譬喻：有許多有學問的與無學問的醫家，都把一切疾病歸咎於體內酸質太多。治療方面只有輸入鹼質以治百病，也曾訂成厚厚的書，盛稱「酸質治療」為治療中偉大而可靠之方法。幸而體內創造家比這些人聰明多了，他把人們所供獻的加以細細選擇，把必須改變的東西改變過了，有時雖非全體改變，卻也把大部份整理得好好的，因之自然治愈的經過，絲毫不受擾亂」。

我們的精明朋友是絕對不歡迎這種思想的，他自以為知道得很多，藥物對於身體之作用是如何，最大量是多少，最小量是多少，他以為有極好的測量與計重方法。這些都是對的，我也深願我們的知識如此廣及與深入。然而我想，我們不必直接同人體的原子，分子，細胞，辦交涉，也許

是醫師們所當引為快樂的吧。這些小傢伙不是我們的力量與想像所可追隨。所以我們能同髓內的創造家，工程師，守護者，管理員，指揮使，造化主，接頭談判，實在是我們的福氣。許多事都是他們代我們監視，整理：有的保留，有的開發，有的拆卸，有的抵抗，有的補充，一切的一切。

我能夠想像一種機器，他與人體之成熟有點相近的，想像一種機器，他與七十歲的老頭子壽終正寢相似的。然而我不能想像一種機器，他自己會生長，生長到某種時期止，自己會行大小修理，更不能想像一種機器，他會生產同樣的，能生長的新機器。

於是我又得問，這種想像，不啻假定人體內確有一位極識相的，指揮着的工程師，豈不完全是神祕的說話嗎？好容易我們把神學靈學籠罩着的黑暗時代渡過，現在我們又要退到這時代嗎？今日的醫師，都是求知若渴，照着確實方法工作的科學家而非巫祝之流呀。這一番說話，一半對，一半不對，先看看明白，最受奇蹟包圍，受不能想像無可解釋的奇蹟包圍的，莫過於科學家與

醫師。這是越研究越覺着的事實。所以剛才所說的想像，決非神祕之談。乃是根據明確的新知識，然後把觀念深深的轉過來。當我作學生時，物理學完全是一種算術化的東西。現在怎樣了呢？我但想着我們新近對於原子的想像，對於電能放散的理論，對於所謂「暫時的解釋」。同物理學，化學，以及其他科學一樣，我們的醫學在近數十年來也有點不同了。

我們回到靈學時代了吧？豈敢，不止這一點點，還要古遠得多。我們回到了希臘古哲古醫時代，他們的技術與科學上的個別認識是不及我們，他們的基礎觀念與整個觀念卻勝過我們。

「基督降生前五百年就有人說，生物之自行料理是一種靈魂現象。

基督降生前四百六十年至三百七十五年之間又有人說，生物是一個整個，這一部份同那一部份配得異常準確。照他的意思，世上無所謂各種疾病，只有一種病。

古語說：自然界沒有無意識的舉動。有人根據這句話作書，而成千五百年中科學醫之圭臬。」

我們還要向後退，退到極古的野史，混沌以前的傳聞，譬如舊約全書上所載的。

「人是神造的，先用泥塊做成人形，然後將一口仙氣吹入泥人鼻孔，於是泥人就有了魂靈，活了。」

我很知道，這一段神話也可大大的用科學名詞裝扮出來，但是對於生命奇蹟的真相，告訴了人們一點什麼呢，還不都是空話。有一點我們是比聖經進步了；我們知道，不僅是人受到這一口仙氣，一切生物都沾了這口仙氣的光，所以一切生物的體內，都藏着我們所不能了解，不能分辨的生命神祕，生命奇蹟。在顯微鏡下，是看不見這位體內創造家的，看不見這條透活的靈魂。

我再說一次，幸而在我們與活的細胞之間，還有這麼一位體內創造家存在，這是我們醫師所當引為極快樂的事。我們，這是指我們的大腦，在有幾處地方比較的伶俐點，而創造家卻比較的穩健點，他有億萬年來相積的經驗。他接受外來刺激，把一部份截留了，把一部份從太平門放走，他把毒物變成無毒的東西，他付給藥物一種

有效的形態，使藥物能發生作用，一切的一切，都是經驗上的技術。我們的精明朋友，雖然對着「創造家」與「守護者」這些想像中的名詞，時時不免把肩膀聳兩聳以表示其輕蔑與鄙視，但是他們最當感謝這位創造家。因為沒有創造家，他們也許老早把人類以及他們自己都束之高閣了。創造家幫助他們有所成，享盛名，可是也不免在一旁哂然微笑，如果他讀到了所謂「科學」的一切著作後，也聳兩聳肩膀說道，原來如此。創造家的實在情形，深奧神祕，僅能啓示於虛懷若谷者之前。

三 醫療史的一角

「人類儘管進步，然而人總仍舊是人。」錄成語

探求治病技術的起源，有三條道路可遵循：第一是歷史記錄，第二是民間醫藥，第三是原民（未開化民族）的醫療。

在歷史方面，我們可以考察到文字以前的遠。古上古的遺骸，木乃伊，殘跡之印留於石者，都招供了疾病是人們一起頭就有的伴侶。我們同時也看見了治病技術的起源，譬如整理得好好的骨折。自有文字記錄以來，這是基督降生以前三千年的事，考察更形方便。

民間醫藥，到現在還流傳頗廣。這裏邊有口傳的簡單治病技術，有迷信與無聊，却也有千餘年來可靠的經驗，垃圾堆中裹着金粟，憑君檢取。原民的醫藥狀態，把進化民族在鴻濛時代的情形，維妙維肖的表演了出來。我們不要忘記，有些原民到今日還停留在石器時代，有的剛剛度過了這個時代。

我們看過這些醫療的起源，再看醫療的進化，就覺得到處如出一轍。原民的生活，就如林中之獸，為尋覓食物而遷移不定，時受飢餓之恫嚇，委身於酷烈之氣候，受迫於虎狼與仇敵。這種情形，實過於盧騷的「原民之福」所述從「苦部」，一種蘇馬答臘內部的原民，今日還在石器時代，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壽命很難超出三十歲。我們古代人民的壽命，根據大批的遺骸的檢查，平均不過二十左右，現在歐美人的平均壽命有六十歲。但是以壽命的長短作文化上的批評是很要當心的。

就在動物也發見了治療的萌芽：狗常舐他的創口（唾液很有消毒力），中箭的野豬每就溼地，病鹿喫的草，是他康健時所不喫的，諸如此類。

試想原民的治療，不過如此。他能把身上所中的矢或木刺等異物除去。一顆樹倒下，把腿打折了，讓他自己好了，骨端是歪而且曲，不能再行獵與作戰。於是受了教訓。不久就認識兩種方法，可以預防這樣壞的結果：安臥與夾板。所以在上古遺骸中，我們可以發見很多補接得極好的

骨折。此外用冷與壓力止血，縫合創口，水的各種應用，如浸浴，濕裹，沖洗等等，同接摩一樣，老早成了治療術中的恩物。

對付內症，比較的困難了。可是有一部份還能捉摸得任。譬如原民喫到某種草就病，漸漸知道毒與不毒之分。再進一步，知道某種植物可以止咳，止瀉等等，而加以利用。植物的麻醉作用與止痛作用（特別是罌粟與麻），也不久就認識了。

旁的疾病，如傳染，癌腫，肝病，腎病，血病，腦病，原民是完全無法對付。雖然經過充分的思索，仍尋不着外在的病因。所以不得不說是惡鬼在作怪。對付鬼只有一種辦法，就是魔術式的祈禱。

「羊顛病向來認為神詭，或稱鬼祟，而古哲已有否認之者。他說，這是人體疾病之一，人與神乃一而二，二而一，合而不分者也。」

就在救傷的技術方面（止血，縫合，接骨，穿顛），覺得不是個個人都一樣的敏捷，有幾個人眼睛比較的清，手指比較的輕，行為比較的親。這幾個人就是醫師的鼻祖。最初的醫師定是傷科醫師無疑，他們的成績立為衆人所稱許，時至今日，有

手段的傷科醫師還是名望所歸。

然而我們曉得，創傷不是原民唯一的疾病，內症也要光顧到的，內症既說由鬼而得，只有魔術式的祈禳可解。解之之法，不外獻犧牲於怒鬼之前（以植物，動物或人為犧牲），說某種誓詞，許某種願心。於是巫祝之流，一變而為內科醫師。利用其少許藥物上的知識，如麻醉湯，昏迷藥，與非科學化的暗示及催眠，以故神其技。從舊時魔術化的治病方法中就產生醫學經驗。

「在俄文中醫師的名稱，現在叫 Wratsch，譯音讀如“無賴氣，”這字的古義即魔術家也。」

昔時魔術的遺跡，大部保留於口傳成語中。試舉一例「說頭，草頭，石頭，」是當時日耳曼醫師的口頭禪。我們且看成語的次序；第一要談鋒穩健，先請病人喫下一服空心藥，這是說頭的作用。第二用藥物，因當時取諸植物界者居多數，故曰草頭。假使二者皆不奏效，不得不乞靈於第三的石頭，所謂石頭者，以石製成之刀，言用手術也。我們試想想看，現在的醫界狀態，原則上改變了多少呢？診察時間，仍以談吐為第一要務，不過說得

學術化一點，至於治療功效，則仍期諸藥物，末了兒的方法是一把刀，真所謂圖窮匕見，不過這把刀，不是石製而是鋼製的了。

「試把今昔醫界的思潮比較一下，只要不是沉迷於新的話，就覺得我們的理由並不十分充足，把昔日的舊思潮加以嘲笑。」錄成語

對於創口出血的討論，昔時熱鬧過，今日仍熱鬧着。

希臘古時有許多神聖的地方，該處僧侶實行接收病人。最著名的某廟，病人進去後須在地下小室安睡一夜，名曰廟睡。在夢中得遇神靈，授以治病之方。我們現在推想，當時僧侶不免用着蒙汗藥與催眠術，這是本來老早就有的。治愈的病人，須捐助廟內一塊匾額，以表示謝意。匾額上歷載病名及治療之經過。有一塊匾額是從希臘古墟掘出來的，文字尚完整，錄下以見一斑。

「病人某婦，來自某處，一目失明求治。他本是誠心來求的，但於周游各殿，瀏覽各匾的時間，對於所載治績不無微詞。以爲半身不遂及雙目失明之患者，亦可一夢而愈，乃不可信不可能之事。然

他自己夜來亦竟入夢，見神靈來說。許以恢復康健；但要索一種祭品以作報酬，指令捐助一銀製之豬，所以紀念其侮神之愚。神靈說完之後，把他的病目割開，滴入膠狀之藥水而去。天剛發明，其病若失，即欣然而去」。

殉道堂中，常睡着許多醫師治不好的病人。這些殉道先生，生前固不用說，死後亦居然有靈。常出現於病人夢中而授病人以方藥，就在古羅馬亦有大批這樣的治病奇蹟保留着。

科學的醫療越進步，神祕舉動與魔術行爲等等越說起了。

基督降生以前十七世紀，有埃及古書所載四十八種病象（以及相當治法），然而只有一種魔術式的宣誓典禮。埃及醫療之高明是有定論的。

「埃及的內科治療寶藏，包含七百種以上藥物，他的製法往往極費手續，其中一部份到現在還用着，譬如草麻子，石榴根。除了藥物之外，還有奇的治病方法，如慎飲食，守飢餓，行按摩；催眠術埃及人也會。至於普通衛生，直可說是模範式的，到

現在還是模範式的。其倡行之易，因為把衛生規則，納入宗教條例中，故民衆皆恪遵。

埃及醫術是分門別類的，每個醫師只理一科，不問其他。到處都有醫師團，裏邊有的是眼科，有的是頭科，有的是齒科，有的是腹部各科，有的是內症各科。」

我們從遠古跑到中古。就看見科學醫療完全陷入僵化而退化的境地，獨讓魔術式治法如火如荼的開展。古老的，異教的傳說，每與耶穌之道混在一起。人們憧憬於基督之靈跡及教徒之遺澤。國王，教士，善男，信女，自以為得天獨厚，得神獨專，因而具有偉大之治病法力，一談吐之微，一按撫之勞，即能已疾。其法力且綿延於身死之後。天主教堂裏邊發見了很多這樣的異人。隨着時代演進，魔術式的治法也居然分科而專門化，就如二十世紀的醫界情形一樣。眼病者，耳病者，鼻病者，心病者，肺病者，胃病者，腎病者，麻痺者，風痛者，諸如此類，都曉得找他們所需的專科異人。於是同希臘古廟一樣，教堂的牆壁上，掛滿了各式還願的東西。這些東西，都像器官之形，所以掛的

是：手，脚，眼，耳，然也有內臟如子宮者。製作之材料，視其人之所有與願心而異，或用賤易之物，或用貴重之品如銀與金。

「三年前我到亞丁去參觀博物院，在希臘古物裏邊，發見了還願的東西，與基督教堂內所見者無異，最使我不忘的是一個大理石製型，與真的一樣大小，上面突出粗的青筋，蜿蜒如蛇。」

現在我說，科學醫療復興，不過把奇蹟信仰逼退，要消滅他是萬萬不能。在基督教的覆載中，正不斷的產生新奇蹟，奇蹟式的醫者，奇蹟式的地方，以吸引病人。

前世紀六十年內，神母數降臨於某處一個村姑的身上。朝拜之處為一山洞，洞中有泉流出，頗著靈異。自從消息傳開，一九二九年一歲中，上山求治者數逾五十萬人。

這樣有治病奇蹟的地方不下好幾千處，聞名者不過少數。現在的教堂，因特種關係，對於奇蹟有點懷疑，所以反對信仰奇蹟，沒有這一來，朝山進香的人，今日更當絡繹不絕。

就在新教中,也有這樣的地方,因為虔誠祈禱而發生治病奇蹟。不久以前,一位熟識的老外科家,有經驗的,頭腦很清楚的醫師,告訴我一件新聞:

「一位三十歲的男子有很重的脊椎骨癆,在醫院治了五月之久,略見好些。以後又發生很大的困苦。在路上偶然聽着一位異人,一位奇醫的事略。於是專誠拜訪,醫師與病人碰頭後,兩人同時跪下,熱忱的禱告了兩個鐘頭才起來。就從這時起,病人困苦如失,經年的觀察,未見復發。」

我們對於這種觀察不應該馬上嘲笑。某君有一次說得很對,他說醫師能承認靈魂在愈病上的影響而加以利用,才是自求多福的辦法。

誰讀了醫療史,把過去與現在大公無私的比較一下,把猛晉的近代醫療仔細估價,他就不斷的碰着相似之點,不斷的發見在原則上沒有什麼大變革。

在幾天前我又讀了一回醫療史。才知紀元前三千年就有鄉愚擅鑲牙之術。書上是這樣寫的,凡是蛀牙,用樹膠合頭茄填補之。這兩種藥用

得恰當。樹膠所以塞洞，顛茄所以止痛。手術終了之後，齒醫還說上幾句應說的照例話。

今天我自己的一枚白齒作痛，親登齒醫之門。這位齒醫怎樣幹呢，也是塞洞與止痛。末了對我說「好了，現在你的牙齒還有點痛，但是儘可放心回家，兩小時內痛就止了。」在歸途中我猛然想起醫療史上的齒醫與近代的齒醫究有什麼大區別呢？我所受的治法與五千年前患齒痛者所受的治法相較，原則上不一樣嗎？不一樣創清蛀洞，填上一種軟的，以後自行變硬的東西而東西裏邊加了止痛藥嗎？末了對我說的話，說兩小時內担保止痛，不也是幾句應說的照例話嗎？我們知道止痛不完全靠得住的；對於有些病人，有些牙齒，止痛藥是常常要失效的。那麼何以照例話必得要說呢？回答甚為簡單：照例話是醫師們「地位的作用」所寄。無論古之醫與今之醫，他們都知道或意識到醫家的行為根據兩點出發，一點是事實上的，一點是地位上的。我說每種醫術上的行為都是如此，沒有例外。至於行為的效果，從那一點上得來，那是隨例而異的。（譯者按，如

以顛茄止痛，乃事實上的作用，以照例話慰病者，乃地位上的作用，不在醫師之位而說同樣的照例話，病者不信而話乃白說也。譯者曾以冷水抹鄉農之齒，告以此卽麻藥隨取箝去其蛀齒，雖不敢必其無痛，而其人却無痛之表示，此以地位而行吾術，蓋鄉農知某之爲醫，知醫之有麻藥也。）

我們願把這項重要的作用仔細考察一下。試入近代的開刀室，而以庸俗眼光環視一切，那就發生一種奇特的印像。潔滑的高牆，充盈的光線，偉大的窗，巧妙的燈。大小不同的桌子，全由鋼鐵與玻璃造成，各按其位，耀眼的鼓形盒，雪白的紗布，一堆不知其名的器械中，只有剪刀，小刀，箝子，是認識的。現在來了主要的東西，那些嚴肅無聲的人物，裹在白大衣中，白帽蓋頭，白巾掩住鼻口，光露兩隻眼睛在外，連雙手都藏在手套中。在一個最大的桌子，可以用螺旋隨意轉動的桌子中間，似乎躺着一個人。我們只能說似乎一個人，因爲這個人的全部都用白布遮蓋住了，獨有一部份的臉面，露在麻藥罩外，以及着手開刀的地方，露在白布以外。再一瞬開刀進行之處，則見

皮開肉裂，流出的血得吸乾，噴射的血管得箝住，札縛，縫合，等等。然而我們看見得不多。那雙純熟而不歇的手，外科專家的手，把小小的開刀區域遮掩了。我們也不欲再看。且領略室內旁的情形。一股甜津津的，很不討厭的香氣沖入鼻內，這是麻藥「綠仿」，雜以其他氣息，我們雖不辨其爲何物，但頗記得這是在藥房或化驗室所聞着過的。開刀室內是溫暖的，穿了平常衣服熱得不耐久留。我們的耳朵用得很少。第一他們不大說話。間或吩咐看護幾句話，局外人頗難索解。第二他們互相交談是用一種特別言語，在不聯續的國語中混入拉丁音希臘音，大部聽不懂，充滿了神祕性。

開刀兀自進行着，我們容與其間，不由得上下千古的遐想起來，我們又覺得古今如出一轍，雖然外觀改變了，但也變得很少，古時的醫師，原來是教士與魔術家。他們住在特別的房屋內，名曰廟宇。穿上威嚴的外衣，連頭臉都大部遮住了，焚着奇異的香，步趨瀟灑，態度安詳，口操神祕之語。聽來不甚了了。誰以病人的資格，抱了虔誠的

信仰與希望而踏進廟門，見了那種氣派，等不到醫師動手，病已去脫一半。現在有什麼兩樣呢？

在一九二六年第二十五冊的德國醫學周刊內，有人把近代的心理治療與遠古的印度魔術相較，在方法上說是差不多的。維一的區別在理解方面，西方好作尋根究底的解釋，東方好委諸超凡的神力。

就在歐洲境內，今日仍有降神驅鬼之徒，試與心理學家相較，又有什麼兩樣呢？歐洲僻遠的地方，還保留着中古時代的驅鬼法，較心理學家所用的方法簡單，而且極有效驗。我把一位同學的報告錄在下面：

「我在一個小地方做了十三年的長官，除了夜郎自大，聊作解嘲外，還有酸蘋果可嚼，亦遠宦中之至樂也。這塊地方是奧國從土耳其奪來的，醫師之少，寥若晨星，所以民間疾病，或聽其自然，或依據百年來經驗所得而自行料理之。

對於這一批被醫藥遺棄的農夫，對於他們的治病土法，常常使我驚異，對於他們渴望於西醫之殷，期待之奢，常常使我慚愧。

雖然西醫漸漸光臨此土，但人數仍不够支配，因

之大部民衆得不到實惠，痼疾痛苦，把強健的農夫變成神經病者，他們渴望着痛苦的解除。醫院的工作是如此緊張，醫師們覺得自己沒有忙死，已是萬幸，仔細的診治是沒有的事或很少的事。現在發生了一件有趣味的問題，因為事關「江湖醫」與「處術家」，所以要告訴你知道。

離開我的轄地南去六十公里，有一座孤獨的，小而古的教堂，牧師之宅在其上，這個教堂終年沒有香火，似乎不為人們所記憶，獨於六月廿四夏至節的前後幾天內，教堂四周環繞着生氣，成千的香客，來此皈依，目的在託神靈驅逐體內之魔鬼。

當時我的同僚，一位飽學而多歷名山大川的爵爺，要求我去監視驅鬼典禮，以便發表意見，決定對於驅鬼行爲（此等舉動不合現代潮流！）有無干涉之必要。於是我就趕着六月好天向古教堂出發。這一條向來沈寂的公路，今日（六月廿三，夏至節前一日）居然盛極一時，車水馬龍，扶老挈幼，大家向南湧去。

經過不少縱橫披裂的山峽，峽底碧流湯湯，傍晚才到一處，所經幽谷，至此劃然而開，而古暗之教

堂已在望矣。教堂四周，公墓在焉，墓置燈燭，明耀如晝，盈千香客，偃留其下。

驅鬼之巫，高踞墓頭，俯向下跪之農夫農婦。我問這幹什麼！原來在懺悔。凡是明天要請巫驅鬼的，今晚先得懺悔，因人數之多而通宵達旦焉。

這種情形就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我回到下處過宿，次晨又到教堂。仗帶來的介紹書之力，得排開堂外堂內的羣衆而直傍教士身後。忽見人羣中起了一陣擾動，遠遠的就聽見呼號之聲：原來帶進一個婦人，臉色都走樣了，慘叫着。教士即運用元神，口中念念有詞，無非百年來所延用着的照例話，手畫十字，連聲喝疾！如是者數次而婦人略甦，教士略爲休息，回顧我而言曰：「厲害呀！有幾個鬼已給我趕跑了，還有一兩個在內！」於是繼續如法泡製，而婦人停止呼號了，終於會說話了。當教士口宣聖號時，每次都有數百個虔誠的香客應聲而和，響震古屋，浪逐春雷，外加香煙繚繞，幽廬半明！在場的羣衆，眼見這婦人霍然而愈，歡躍而去，憂悶愁苦之輩心中一塊石頭落地，他親見法力無邊，苦海得渡。

驅鬼就此繼續進行着，我不能忍耐這悶熱，且也

看够了，遂離開教堂。中午，牧師邀我喫飯，遇着一大批大巫小巫，道師教士，紛紛聚談午前之事。以我耳目所及，絕無戲謔之辭，卑俚之語。一位魁梧壯碩的青年道師正色語其儕侶（一位弱小道師，午前曾預驅鬼之役者）曰：你今天沒有把鬼趕完哪，我去年在這個時候，一個也不剩，我的信仰自問比你強。

當我在歸途中，順着碧流出峽，默想對於這些以千計的困苦村農，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我實深慚無能。

我又想着，這些索居於岡巒林莽的窮苦農民，自助之外，未嘗不熱望着人助或神助，以解除其肉體上或精神上的痛苦，而六月廿四夏至節，就是他們唯一的希望。一年只有那麼一次呀，今年去不得，要望到明年哩。帶着一顆無可動搖的信仰心以進山峽，加上極神秘的夜懺悔，自覺已非復人世，於是靈魂得以接受神明之暗示，因之他們所信仰的教士之「例言」與「喝疾」，都能收指揮如意之效，而痛苦之一旦解除，直似魔術（變戲法）。錯了，不應說直似魔術，應說正是魔術！抵家後我對爵爺鄭重的說，驅鬼行為無須干涉，

我們既沒有一隻醫院收留神經病人，且沒有一位醫師是神經病專家。

試看教士（現在我要稱他魔術家了）法力之常常見效，困苦之得以解除，難怪千萬人之目光，早已盼望着明年的夏至節了。凡人到了絕無希望的地位，是再痛苦不過的事，夏至節只要能成爲一種希望，就是苦海橋梁，功德無量。

你會對我說起正式醫師與魔術之關係，一經回味，與感無窮，本耶蘇救世之旨，敢作下列談話：我以至誠告爾，小教堂中的貧寒教士，在夏至節那一天，是一位好醫師，比你們整個的「醫師之羣」好上一千倍，你們對於那位慘號着的可憐婦人，不過說一聲「歇斯得里」，就讓他毫無安慰，抱着痛苦回家去了。（譯者按，歇斯得里乃神經病之一，有譯爲臟躁症者。舊說之肝陽太旺，或亦屬之。）

直到現在，每逢夏至節，此地朝山香客不減往時盛況，而驅鬼亦依舊進行：扶助貧病，解除痛苦，魔術還是有用的。」

對於未開化民族的醫藥問題，我不欲再寫，一言以蔽之，與古代的醫藥毫無二致，充滿了魔術。讀

者要進一步研究,另有很多詳盡的書籍可資探索。對於民間醫藥,我也不願多說,上面已約略提及,有極多的遠古遺跡,思想上的以及行為上的遺跡,保留在民間醫藥裏邊。譬如腰痛乃風濕痛之一。學名「僂麻質斯」,而舊名稱爲「鬼射」。前人不識病因,以爲惡鬼跑來向腰部射了一箭,於是完成了腰痛的魔術。關於這類問題,也有過剩的專著。我且介紹一部著作,名曰比較的民間醫藥。

四 方外奇醫

「閉了信仰之門，就開了迷信之窗。趕走了明神，就來了妖精。」錄成語

一方面科學醫療非常發達，不知止境，他方面江湖治法亦非常發達。這一種罕有的矛盾，每個清楚頭腦都立時覺得。

「有幾個城市中，如漢堡城，江潮醫生之數，現在已超過正式醫師了。」「江湖醫生不久自稱有二百萬信徒。」

「一位泥水匠，利用招魂，按捺，壯陽等術，以號召病家，不上幾年，就有了十二萬信徒，而且在觀瞻所繫的柏林。在他的出版物中，當然有傑出的科學人材幫忙。這位泥水匠現在是神聖了，姓名叫做 Josef Weissenberg」「四年以來，有一個奇特的集會，會員須將其百分之二的收入，供獻會長。會長的相對義務是什麼呢？他發明了利用「內在的天良」可以治癆病，傷風，痛頭。」

能力不滅的定例，也適用於愚妄與迷信，這話真對。

有人估計不信任科學醫的人們，約佔百分之五十。(外科手術及急救除外)。我不想算清這筆賬。但要舉出一點：我們德國百姓，保病險的佔全體三分之二，假使病險公司的醫師職位，不為科學醫所專利的話，不信任的人數，自應更多。

這種情形，我們正式醫師不能貿然把江湖醫生看成騙局，把他們的信徒看成被騙者，我們應該把事實嚴厲考察一下。以為這都是羣衆盲從的結果，理由不甚充足。當然盲從是一個穩固基礎，江湖醫生所憑藉以寄生者，但不是唯一的理由。

在江湖醫生中，自有不少欺騙牟利之徒，詭異狂妄之輩；然亦有無可非議之人在內，靠他的經驗，自謂較勝於正式醫師。而就治於彼者，更稱道不衰。

人們應該同意某君的說法：醫家不以地位判高下，維以效率見短長。

故欲得一大公無私之評判，只有一法：親詣江湖醫生之門，與之談論，觀其作為，察其所治之病人。我已經拜訪過不少這樣的人了，也同他們

仔細討論過。爲簡便起見，我只舉出三個地方，皆奇醫所寄跡——軋司泊，哈耐克壘，古氓柏。Galls-pach, Hahnenklee, Gudmannsbach)

軋 司 泊

在一九廿四年秋季的自然科學會議及醫師會議席上，我第一次聽人說起軋司泊以及那地方的奇醫蔡來斯 (Zeileis)。當時輿論兩岐，醫界是反對蔡某的。在報上讀到了好些希罕新聞，說蔡某用一發光的玻璃棍，能於數秒鐘內取得診斷，說他有好幾千個病人，說他有異常奇妙的治績。以後又不談起了，直到兩年前報上與醫報上始有劇烈的筆戰爆發，爭論不已，竟至涉訟公庭，遷延到今年夏日，才把這一樁公案蔡來斯對拉薩羅斯之訟結果。判決的結果，拉薩羅斯 (Lazarus)，勝利，軋司泊的奇醫蔡來斯坍了臺。

我們如專以醫界言論爲標準，去就將無所適從。一部份頌揚他的說蔡某雖不學，然而有術，他是天醫星，人類救主，他有無窮的診斷方法與治療技術。

「蔡來斯有純潔的心，純潔的手，他是病家的摯友，貧家的恩人。」錄某君頌揚語。

另一部份詆毀他的說：搬弄戲法，賣弄玄虛，播弄精神，營利自私，毫無學識，江湖之尤，荒疏淺陋，欺騙羣衆，利用盲從，鼠輩得志，等等批語。其他學術界之意見亦各走極端。有人說他是最有希望的研究家。有人說他全不中用，智識僅同一位末班生相等，他所用的器械是人家幾十年前已發明了的，不過略加改裝而已。

軋司泊的居民擁護蔡某，因為他招集游人病客，振興該地市面。所以官吏也無可奈何他。

公開事實，已如上述。我個人方面，也曾私下與許多到過軋司泊的醫師談起，在我的皮包內還有不少的信。有的反對蔡某，說他診斷不確，延誤病情以至於死。有的報告特殊治例。都經報告者事前事後詳細檢查過的。

此外我還得到許多蔡某病家的信書中譽揚備至（癆病，癌腫，羊顛風，消渴症，血管硬化，麻痺，皆得治愈）。一位政府顧問說他的多發性硬化症好了不少。也有正式醫師因了脊髓癆，中耳炎，

去就治於蔡來斯的。他們故意否認蔡某的催眠作用，其實是欲蓋彌彰。大學教授方聞達（von Wendt），從前是開業醫師，現在是生理學專家，也曾因病而赴軋司泊。居然在那裏把病去了——在他之先已有一位同病者，芬蘭國的大元帥，告愈而去，——於是把蔡來斯的治病方法，加以科學研究，現正從事於此。

我曾把大批在軋司泊醫治過的病人逐一訪問，除了無效的外，也有幾個確效的例子。不過這幾例病症，有的即使毫不治療，往往亦自減輕，有的經過相當時間，自然會好的，

一九廿九年之春，因考察之便，得盤桓於軋司泊者二日。蔡來斯之高足某君，曾於爪哇與余相識，樂為余介紹。欲在軋司泊尋一寓所，頗感困難。有限的幾家旅館，早告客滿。就是預定，也要等到數旬之後才空閒。

「據當地官中報告，一九廿九年內，共有旅客九萬五千五百三十五人，而軋司泊之附近，尚有五萬人。」

無論路上，車內，茶寮，酒館，人們所談論的，橫

也是蔡來斯，豈也是蔡來斯。我跟着羣衆的洪流前進，終於幾分鐘後達到目的地。一座十二世紀時代的古宮，抱着兩扇堅厚的大門，宮外圍以深壕。由壕梁下視則鯉魚成羣，紛紛攘奪游人所投之食。一種印象，就如我在印度各廟所常見的。此地真堪稱魔術家的巢窟。由天井而十字路，而過道，到處擠滿了候診的人。我只能很慢的前進，偶一回顧，發見了一張告白

「來賓注意，我既非醫科畢業，亦非大學教授，不過憑我的良知良能，爲諸君而努力。

軋司泊，一九廿四年三月十三日 蔡來斯」

羣衆的愛戴，決不因頭銜問題的動搖。他們直以蔡神仙爲大學教授，辭也辭不掉。就如報章以諾貝爾獎金許與方聞達一樣。

早晨七點鐘開始門診，直至一點半，其間休息一小時，一點半後又休息一小時，約至下午五點六點之間，工作完畢。在八小時內平均看了一千號病人，實際上看了三千個病人，因爲除了重症外，每人一天看三次。新病人不過數十例，這是將近耶蘇復活節的關係，平時據說總要在**一百**

二百以上。這樣一種神速的羣衆治療，就是病險公司的醫師，向以敏捷著聞的，也要對之失色。我們更談不到，也不願談。我們的理想完全兩樣：醫師應有從容的時間，與病人互相問答。醫室有時亦爲病家訴苦的地方，如何不讓來客一盡其辭呢。問答之後，繼以詳細檢查，必要時量其血壓，照以愛克斯光，察其分泌物等等，未了進以養病攝生之箴言。如此種種，蔡來斯一無所有。他的行爲，直似我們從前野營軍醫處的辦法。在一間不大不小的空屋內（據說從前是馬廐）一次放入一百至一百三十個病人，整批男的之後，繼以整批女的，如此替換着，最後來了重病的人，車載而入。蔡來斯每次當門而立，親收入場券（每券售三先令）。待屋內人滿，始行關門。病者去其上衣，少數全身赤裸，於是治療開始。每個病人不過數秒鐘就完事。（八小時內三千病人，想想看）！蔡來斯右手拿着噴電器。電線上灑落掃帚形的幽光，在昏暗室內，格外觸目。噴電器之末端，又射出一條闊而亮的，吱吱響着的電光。將末端少爲傾斜，即閃出霹靂，打入病人之身。利用此器，於病人胸間一劃，於

背上一抹蔡來斯之工作盡於此。以指摸病人之額，摸病人之腿骨等等，那是很少的事。間或也把噴電器的末端緊按在病人身上。於是電光從其人之腳後根射出。蔡來斯之側有兩位助手，都是正式醫師出身。其一管理一架小小愛克斯光器，治療時從未見其測量光力。但聽說每次都有一定的分量。其另一位用一簡單弧光燈，把病人照一下。當我覺得詫異而問他弧光燈的作用時，他說燈心是用氫氣浸過的。

對於新來病人的檢查，更為疏略。稍問其所苦（多數病人先自告以所患之病），即以發光的玻璃管，據說管內盛有寶氣，從額而胸而腹，依次照一下。遇着有病臟腑，玻璃管的光會變色的。我卻始終未有所見。檢查及治療，進行於昏暗之室中，其快異常。那盞弧光燈上下移動着，燈光從櫟間各種奇形玻璃器反射下來，使人眼花撩亂。因之對於發光玻璃管之診斷工作，無從確切觀察。

診斷如：腎充血，胃潰瘍，胆結石，肺結核等等，幾秒鐘內就得了。對於這樣快如奔電的診斷，以後是否加以覆審，我既一無所見，且一無所聞。他

那架愛克斯光器是作治療用的，診斷用的則無。

總而言之，這樣急促的檢驗，簡略的治療，假使在我們診所裏執行的話，沒有一個病人會歡迎的，就是最粗的工人，最窮的乞丐，也要表示不滿。何以蔡來斯這樣做呢？更重要的問題是：何以蔡來斯行之有明効，且一部份就治於彼的病人，都是最傑出的科學醫所認為無辦法的？討論之前，我先要確定兩件重要事實：

(一)要想蔡來斯對於診斷學上有所供獻，絕對不會的了。那神祕的發光玻璃管，等於魔術家手中的魔術棍，不過變戲法的工具而已。許多到軋司泊來的病人，他的病症是無須檢驗一望而知的：脊髓癆，多發性硬化，腦炎，脊髓炎的後發症，中風，各種癆病，各種瘤腫，痛風，瞎，聾等等，一方面蔡來斯利用他的豐富經驗，猜出的診斷，也不會離題太遠。（有的病險公司醫師，也免不了猜來的診斷）。

(二)所有他的器械與設備，如噴電器，愛克斯光器，都是些小枝小節，與他的治療成績絲毫無關。可是我聽了不少傳聞，如噴電器內裝有鑄錠

十二魁，治療室下灌入水銀一萬五千公斤，影響到白血球的反應，新陳代謝的興旺等等。凡此種種，我不求甚解。獨於蔡來斯之確切治效，我以為有一種外力，深入病人。力之作用，不發生於病者之肉體而發生於病者之靈魂。只有這樣，才可以解釋他的治效，何以從頭痛眼瞎起至趾痛止，都能用同一方法去治療，居然有的減輕，有的治愈，多少醫師都不明白，非但神經性的疾病可從精神方面加以影響，就是物質性的疾病，何嘗不能

讀者至此，也許要輕微一笑說道，原來是精神作用，以為問題就此了結。至於我則以為問題就此開場。

我們醫師的責任是把病人治好。用什麼方法治好是微末的問題。何以我們無蔡來斯之力，換言之，何以我們的戲法不能同蔡來斯一樣或更勝過他？現在我們碰到了一件事實，我稱之為現代醫師的悲劇，這就是課堂科學與臨床醫業的兩歧。我們上課時，與我們臨床時相較，原來兩樣的，應該兩樣的。要制勝這項內在的兩歧，決非人人所能。須知世情通例：多少總得變一點戲法，

自鄉下醫生以至大學教授樞密顧問，都免不了這一點。誰說他自己只知科學，不懂戲法，傲然自得的，那正是最會變的戲法大家。對於病人，無論在門診、臨床、開刀等時間，我們都應該變點戲法。其實每個醫者都變着，各盡其巧妙的變着。鄉下醫生用簡單的器械（我認識一位村醫，他用電摩器把村婦身上的鬼趕跑了）。城市醫師用人工太陽燈、透熱電療器、紫光紅光等等。更高一級的以播弄科學出賣學理為戲法。

言歸正傳，蔡來斯的戲法何以比我們高明？試傍蔡來斯而久觀察之，則見整百的病人魚貫而過，其間最足震驚的印象：許多病症是科學醫現在尚不能為力的，許多不治之症不能從科學得到安慰與希望！其中三分之一曾經各國第一流醫師診治。結果是徒然，這種失望的心緒，把他驅向蔡來斯之門了。蔡來斯的戲法，也許他自己不覺得是戲法，借重於他的器械卻少，借重於他的簡性則多。

我們能從這位江湖醫生學到一點什麼嗎？科學方面，絕無可能，處世對人方面，大可領教。我

舉出數端：

(一)最重要的一點，蔡來斯知道神與人之間的距離，就是治人者與求治者之間的距離，他在任何狀態之下都把這必要的距離保留着。他嚴守他的祕密（最初如此），絕不向病人解釋治療作用，當一位病婦強求他解釋時，就說：「走，不要擾我」。令人回想久已不見的古醫粗直之風，今日的醫師怎麼辦呢？在門診時間對了略有醫藥常識的病人大談學理，幾乎是道地的科學演說，此還不足，又在報上大做其文章，這些美不勝收的老生常談，為民衆所厭棄久矣。變本加厲，更有無線電播音，每禮拜五晚上都有「最新醫藥」的報告，出於學者之口而入於里人之耳。此際我腦海中每浮起某君的影子，他那一付聽得無聊的神氣，把無線電一關說道：「得了吧，又來這麼一位囉哩的大學教授」，於是燃着雪茄，開着唱片，另行消遣去了。我們醫師今日天天所做的事，不止於侮辱醫療，幾乎把醫療娼妓化了。在這樣狀態之下，病人離開我們而登蔡來斯之門，還有什麼奇怪呢？誰以為異，就太不認得靈魂對於愛惡的

衝動力了。

(二)蔡來斯知道散佈一種信仰的空氣。所以踏進診室的病人，靈魂上早已泡製過的。一到軋司泊，到處聽人談論蔡來斯以及他的奇蹟。進了古宮，伏處在許多同病相憐的人海中，肅然恭候，久之又久，不覺神也倦了，疑慮之念與批評之心自歸沉寂。等到踏進診療室，恍如身臨魔術之窟，那間半明半暗的低屋，屋頂凹凸不一，屋角塑長蛇二條，張口作吞噬狀。蛇喉含電燈一盞，射出幽光。又聽得吱吱喳喳的電流聲音，看見碧油油的電火光燄，覺着可驚而又似麻似痛的電星觸體。然而一切種種，我以爲是附加品，在必要時他可以無需，或用其他方法代替。主要的魔術則存乎其人，就在蔡來斯一身。凡是見過他的就該知道。一位短小精悍的男子，留着灰白鬚鬚，凸着圓滿肚皮。一雙明亮好眼睛，流露着自信力，勾引了人家的堅信力。帶了詩人式的領，含了名廠出的烟。從容不迫一個一個病人招呼過去，在幾秒鐘的噴電時間內，或以手撫病人頸背而說一兩句安慰的與鼓勵的話。間或也開一下玩笑，譬如當一

女病人急行過其前時，把電火向她的臀部一閃。於是舉室歡笑，一種和樂之浪捲住了羣衆。

[羣衆治療]是蔡來斯幹的事。這種治療格式的意義與作用，頗易了解。先舉我們診所裏的情形，我們要招待各項不同的人，或爲大總統，或爲銀行總理，或爲樞密顧問，或爲頭等祕書，或爲馬場老闆，或爲富商大賈，或爲淑女名媛，如此等等。蔡來斯就沒有這些麻煩。全體病人到蔡氏診療室都得一齊把衣服脫去。於是地位，身分，頭銜觀念，與衣服同落。在蔡來斯之前，只有赤裸裸求救的病人，一如軟蠟之應手，聽憑支配。當病人鴉雀無聲的經過蔡氏之前，什麼階級都消滅了，只有盲者跛者重病與小孩，許其僭越。在同一信仰之下，在這位能救人而又肯救人的蔡來斯之下，大家都成了友愛弟兄。我常常窺察病人的面容。那一付虔誠皈依的神氣，只有在基督教堂裏見過，在遠東的廟裏更多，有時也可發見於名醫之門。

我們平凡的普通醫師怎麼樣呢？只有極少數的例外，僥倖得了病險公司醫師之職，不怕病

人不上門。其餘的只好聽病家自由選擇。病人找醫師，爲了信仰他才去找他。信仰是醫家與病家之間的連鎖。無此聯絡而欲求醫業之進展是不可能的。然而試讀一九三零年七月廿六的臨時條例，試讀醫師監察會的組織，到處都碰着不信任我們的表示，嚴厲的防範我們，維恐我們與保了病險的人有所勾結，給與病險公司以不利，德國的「社會保險制」，所謂最大的文化之徵，把我們自由醫業的基礎動搖了，把病家對於我們所應有的信仰，剝奪得所餘無幾了。

只有極少數的精明醫師，在病家的信仰方面，還可同蔡來斯拮抗。於是他的病家也照樣替他宣傳了許多說不盡的奇蹟。

「新近來了一位極有智識的婦人，問我對於某外科專家所發明的新手術有所聞否。我說不知。她告訴道：這位專家現在把人體的整個內臟，如胃，腎，肝，等一一取出，浸入消毒藥水中廿四小時，曬之使乾，然後種入人體。」

我心中實在好笑，但我何必把這位婦人對某專家的信仰打消呢。敬愛與信仰總是醫師

最好的助力。

(三)在軋司泊的人,常誇大蔡來斯的富有;說他無須以治病爲業,他之所以治病,全爲行善。我不相信。試看每次治療的代價,爲入場費三先令(聽說預測要漲到四先令)。平常每日一千病人每人入場三次,一天的進款就九千先令,等於五千四百馬克;以八小時之工作而得如許酬勞,總不算菲薄吧。然而蔡來斯偏要說他的生活與病人無關,這一點,他比許多醫師聰明多了。

「一位美國巨富要求蔡來斯單獨引見,不與羣衆同時治療。所願納的醫費,爲意想不到之多,最後送上一張簽了字的空白支票,任蔡來斯自填金額,蔡來斯一一拒絕,真是聰明的對付。巨富只得自行解嘲道:從此以後我懷疑蔡某之爲人,他的頭腦是否清楚。」

「當我離開軋司泊後幾天,在另外一個地方同許多醫師及教授談天。我就問他們:此地醫界之中,有人能同蔡來斯一樣,拒絕巨富之請求的嗎?他們的回答是:那裏說起,即使在深夜,我們也打算把他歡迎進來。」

「再舉一例:曾親聞蔡來斯說,有一次來了一位

婦人帶着兩個女兒，因候診人多而折回蔡來斯悲憫這位婦人。對呀。凡是醫師都應該作如是想：一位病人不來找我，乃病人之損失而非我之損失。」

「舉一反例：我同一位生意極忙的外科專家談天，談到醫師的娛樂問題，因之提及打獵。他說打獵是他向來所好，不過有一次打獵回來聽說來過兩個病人，因不見醫家而去。從此他絕不打獵。」

我認識幾位大學教授，他們交了好運，終得進身於病險公司，於是一切都能逆來順受，束起人格不談。他們所藉以自慰的，無非說：我到底進來了，無論如何，這大堆的病險儲金，總有我享受的一份在內。這等地方，我們也很可以學學蔡來斯的乖處。

(四)在醫學的猛進中，醫師反把他的主要任務忘記了。所謂主要任務就是治療。現在我們有出色的研究家，診斷家，但很少出色的治療家。蔡來斯卻是一位治療家，他對於治療技術之嫻熟。毫無疑義。他親自用他的雙手治療病人，雖然只有幾秒鐘。兩位助手以及蔡來斯之子(都是正式醫師)旁觀而已。

在我以爲將幾例不幸的病家送給蔡來斯，如不治之症，神經變態，以及好奇之輩，實在是無傷大雅的舉動。當然，我只送去過二例。一例是女性，患多發性硬化症，經頭等醫師治療無效，另一例是男性，腦出血後肢體不遂，兼有劇痛。女性的不聽我的勸導，沒有到軋司泊去，男性的去了仍無效而回。所以平時我總對病人說，魔術只好無病時試試，有病時還是找學識兼優的醫師妥當。

至於科學醫對於不少疾病實在遠勝於蔡來斯，請在許多例子中舉其一：

「當我將到軋司泊之前的數星期，報上傳播了一件新聞，說一位三十二歲的蕩澤城婦人，經蔡來斯診治後，歸時暴斃於途。到了軋司泊，我又知道了好些。這位婦人患氣喘已十五年之久。時發時止。蔡來斯的治法一如前述，共治四日。歸時於汽車中因重篤之窒息而死。屍體解剖的結果，知道原因爲胸骨後的甲狀腺腫，這是科學醫所容易診斷，且可一無危險的用手術去掉。」

可是我們醫師批評蔡來斯，不必太小家氣，不必盡舉他那無靈的方面。譬如拉薩羅斯曾把

蔡來斯的錯誤診斷，疏漏觀察，失當治療等等，數字式的加以計算。試問我們正式醫師就沒有這些嗎？試問在最好的病院，也能盡免這些嗎？幾曾有一種治療方法，可以說毫無餘憾的？當拉薩羅斯與蔡來斯相見於法庭，拉薩羅斯理直氣壯以十分激昂的態度，將軋司泊的魔術棍打得粉碎。然而這樣表面上好看的行爲於事實是無益的。假使我們能夠把卡美氏 (Calmette) 的培養管打碎，那也許比較的有益。

一位內科教授寫信給我說：「對於蔡來斯的不可捉摸處，不當任意批評，應以虛心下問爲是」。

果然不出所料，拉薩羅斯雖然勝訴，非但於蔡來斯絲毫無損，且替他作了強有力的宣傳。在信仰的範圍內，只能同調互替，這就說，以更深的信仰取較淺的信仰而代之則可。欲以理解代替信仰則勢所不許。

一個奇蹟所在的地方是另一世界。軋司泊的蔡來斯，成了小說中人物。他的來處是神祕的（印度或波斯），曾學道於印度寺院，皈入神祕之

教，(他實在的履歷簡單多了)，他的年齡是人異其說的，(七十八歲至一千一百歲，看他的執照，明明今年五十七歲)，他的體力是無窮的強壯。

「蔡來斯的遠親某醫師，與我同客軋司泊，很莊嚴的告訴我一段歷史：某日，蔡來斯於村店中爲一農夫所襲，蔡來斯握其禪帶，倒旋其身，而將其頭觸地多次。這一段話，在他以爲十足證明了蔡來斯的異常膂力。我只能對他說：你也是一位孔武有力的人，試拿一個六歲童子照樣試試看，如果童子抵抗的話，沒有那麼容易吧。」

「那天晚上我坐在軋司泊的咖啡店內，報也看完了，無聊得極。旁桌上有一少年請問店主婦，何以軋司泊連無線電播音都沒有，真是荒唐。店主婦說，這是不可以有的，我們的蔡先生通夜工作不息，這是要擾亂他的呀。我到底忍不住要微笑一下。在一小時前那位蔡先生的遠親還告訴我，他今夜進宮與蔡先生玩牌。」

到處是這樣的。奇醫的行爲，遠不若他的信徒所宣傳的那麼利害，也許蔡來斯初時曾吹過牛皮。但這種舉動，各界有爲之士都免不了的。

「據維也納大學教授某君說，蔡來斯曾很莊重

的說過，自稱系出印度王族，生於基督降生前三百年，（實在生於一八七三年），曾創於毒蛇而不死，曾自維也納縱電燒着印度之柴堆，事在大發明家馬可尼之前云。又曾出示十管純粹的鑄鏡，這是他裝在煙荷包內，隨身帶着的。有人指示他鑄鏡在漢有自焚之危，他就說：「當然哪，假如我不是蔡來斯的話。」

蔡來斯現在用不着自己捏造事實了。他的信徒會替他做。一位新聞記者，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還是一位醫師，最近登出一段消息，說近來蔡來斯每個診斷用的管子內，都裝進了一塊大金剛鑽。

蔡來斯是無疑的一位洞悉世故，幽默不凡的人物。試想他的地位，還不受盡各方的問難嗎？維一的看家拳，就是把討厭的問題堵住；一如成人對付刺刺不休，問不斷根的小孩一樣。有時他也歡喜播弄玄虛，而反對他的人數卻不與時俱增。當我詔顧他兒子所戴的一隻戒指，（上鑲罕見之寶石），他就說道：他知道一隻戒指，一姓相傳已千八百年。以後不再說什麼，讓旁人把這段

奇聞繼續附會點綴，而終與蔡來斯發生關係。這是極平凡的現象，我們每天可閱歷着。盛名之下，無論他是方外奇醫或是正式醫師，都能產生小說性的傳聞。

蔡來斯是銅匠出身，何以一旦做起醫生來？據他自己在一個安閑時間對我說的如下：一天晚上，無端在路旁的公椅內發見了一位重篤病人，形態極其困頓。蔡來斯盤問後，原來是深期肺癆；醫師們都說無希望了。蔡來斯把病人帶回，親為服役，誰料竟看他漸漸的痊愈了。這一件意外的事傳揚出去後，蔡來斯立享奇醫之名。當他居維也納時，不過用點小手法治病。利用器械是很後的事。我以為蔡來斯太聰明了，知道利用械器以自助，這項器械自有其卓越優點：

(一)容易引起病人的注意而加以影響。試看宗教上的辦法，如出一轍。當然有的人能感神於風霧，見鬼於荒原。然多數大眾總需要一可點以接觸的東西。所以堂皇廟宇，廣設祭壇，佛像神龕，旗麾香燭，佐以音樂，隆以典儀，一切等等，應運而生。我遍觀廟宇所得的結果是什麼呢？到處都是

偶像的崇拜；在各種偶像之下，民衆服服帖帖的供獻着犧牲。

「大巫之流，憑禱福以致康健，禱之不足，繼之以藥，藥效之生，以信仰大巫而得。其所附會之藥理，乃毫無價值而不足輕重者也。」

(二)節省時間。軋司泊的羣衆治療，不是每人給電光一照就了的話，實在來不及。

我說器械是不重要的附屬品，重要的是蔡來斯箇人的魔力；那麼蔡來斯的學生，何以用同一器械而亦有效呢。當然；在小魔術家之後，無形中存着一位大魔術家。借光不少。且同一有效之說亦甚確。我在軋司泊常遇到蔡來斯的學生，把治不好的病人往師門一送。足見小家實不及大家魔力之偉。一旦大家淪亡，小家未有不消滅者。

蔡來斯的器械爲多年不解之謎。直到一年半前，蔡來斯自動揭開隱幕之一角。不出所料，無甚可觀。他的電療器械就是老早知道而爲醫界所常用的高張電器，略改外觀而已。由此可見醫療之效，不存乎器而存乎用器之人。至於那根發光的診斷棍，蔡來斯諱莫如深，這自有根的充分

理由，從鍊金術士的魔術棍中，未曾出現過真實黃金，從蔡來斯的發光管內，也不能看出精確診斷。他的棍子終是幻術戲法而已，駢枝末節而已。

哈耐克壘

一九二九年之秋我得到數星期的安閒工作。認識了幾位同事。我們無話不談，可怪常常提及一個人的名字，叫施丹馬 (Steinmeyer) 又是一位奇醫，居於哈耐克壘已數年，四方之士歸之如市。

這個人應該一見。一輛公共汽車把我帶到目的地。時值九秋，沿途風日宜人。爲程十六公里，棧道悠長，間有失修處。二十年前，游踪曾履此地。今日重觀鄉村，全非舊識：整潔而寬闊的馬路，別墅，旅館，草地，浴所，運動場，等等蔚然大觀。我聽說這是施丹馬的功勞居多；各家客棧都住有他的病人。上山不遠，林邊之最後一屋，額題「陽光」二字。今日之下，誠爲名實相符。園門上一質樸之銅牌，上書：「施丹馬：門診時間星期一與星期四，自十一時至十二時」。門旁以碎石砌成隱祕的寓意畫（太陽，眼睛，禾穗等等）。會客室內亦有此等圖

畫。一位壯健偉碩而富有同情的看護婦來招待我，她是施丹馬的右手，她心目中惟一的偶像就是施丹馬。我聽說這兩小時的門診時間，全為選擇合格病人而設。所謂合格病人，大多數為神經病。不合格的仍介紹給正式醫師治療。已經選取的病人，每星期治療二次或三次，每次需時一個半鐘頭，約二星期至四星期之久而事畢。

施丹馬自己來接見了。我說：「祝君安好；我的來意是欲一見自稱做我們正式醫師更有能耐的人物」。他將手緊握一下，於是我就成了「陽光室中之客。我最好把這位人物如何描寫呢？一個正式的農夫。年齡三十六歲，體格中等以上，闊肩，營養頗佳，看那挺出的肚腹，可說營養過分。深黃色的頭髮，亮藍眼睛，圓滿而和樂的面龐，誠厚之態可掬。四肢百骸，充滿了康健與氣力。他叫我摸他的上臂。鋼鐵般的壯肌有似拳教師。又叫我摸他的大腿，同樣有異常堅強的肌肉。飯後我們小步園林，縱觀湖沼。我的主家表演了他的射藝。兒戲般的把一張硬弓拉滿，朝天一箭，勁羽直上穹蒼，幾至目不能見。又引輕弓平射，矢越二百公

尺闊之草場。此外各種玩意兒他都擅長：滾球、擲鏢、打彈，等等。湖濱橫着新的船塢。工作之餘，則雙槳一艇，容與中流。池塘內蓄着成千的魚，以便垂釣。但他最喜的娛樂是打獵。一架裝璜美麗的鎗廚，四壁琳瑯滿目的獵品，表示了行獵慣者之居。他的行獵，再方便不過。長林之守者，曠原之主者，都是他的病人。無窮圍場，供渠逐鹿。

施丹馬雅愛天然景物。從大自然中修練他的好氣力，尤其是他的「磁性治病力」。他能與林中鳥獸接談，一如吾人兒時所優爲者。每次出行，衣袋中帶了各式飼餌，到處安置着巢籠食槽。施丹馬自晨七時至晚七時，終日與病人周旋着。空暇時間則事休息。此公不大讀書。卻也飽飫了智糧。他不談心理而喜親奇論。

夠了，這樣一個人，何以會想到替人治病呢？「明察」是他得之於遺傳的天才。老早，施丹馬已發見了他自己的特殊本領，可以把很遠的事實預先看到。過去與將來，歷歷在目。至於治病的本領，倒比較的發見得晚。一九二十年，他在一小城內作商人。一日，遇一相識者於途，其人患重篤之痛

風已數月矣。他在十分同情之下以手撫其人之肩，這原是平凡的舉動，我們有時也會這樣來一下，可是痛風患者經他一撫，痛風立時消失。當地牧師聽見有這回奇蹟，經自納交於施丹馬，相得甚歡，遂在會館裏邊設了治病席，結果異常美滿。當然，與該處紳士及不信之徒，不免發生衝突。然而施丹馬現在已把握住了他的出路，認識了他的使命。他於一九二一年換個地方，將本領試演了一年後，於一九二二年跑到哈耐克墨，終安居於此，備受官紳之歡迎。他很快的得到了大批病人，於是可從這裏邊選出他能治的例子來。（由醫師選病人，才是真正合理的辦法，我們國家的病險公司，不足語此）！

現在來了重要的一點：他對於病人，如何措手呢？診斷是很簡單的，不用任何器械。獨賴他的「明察」。非但病在某處某藏，可以一望而知，即病之如何成立，亦能一望而得。說到治療呢，主要的是神經病，經施丹馬之撫臚而轉入佳境；但也有實質上的病變，爲他治好的。

「我在哈耐克墨認識了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男

子，因胃瘍就治於施丹馬。胃瘍這個診斷，是別處有名的科學醫決定的。且出示愛克司光照片，見胃部潰瘍之影，呈一清晰之凹陷。當別處的內科治法毫無效驗時，醫師勸他試試外科手術。病人倒也表示同意，不過自覺衰弱瘦削。想養好了再來。於是旅行到哈耐克壘。誰知在施丹馬治療之下，胃瘍迅速的痊愈了。劇烈的痛苦全部消失。病人什麼東西都能喫，體重增加了。再攝一張愛克司光照片看看，那凹陷的影子沒有了。」

施丹馬怎樣幹的呢？他說，運用「磁力」，使其由自身流入病人之身；磁力之來源，乃得諸天神云。試參觀他的工作。住宅之上層，並列兩間小屋。每屋設了六隻舖位，沿牆分列，一切簡單。病人已住滿了（也是羣衆治療，惟不及軋司泊之盛耳）。我只見男子與幼童。他們把外衣與背心都脫了，鴉雀無聲的在床上恭候着。施丹馬一個一個的按次照顧，坐在病人身旁。取病人之一手撫施氏之臂，取病人之另一手，撫施氏之腰。儼然「通電式」的架子。施丹馬自己用其粗重之農人手掌，電板似的撫着有病之處，或在額角，耳際，頭頂，頸項等處劃上幾劃。末了，一手置病人膝蓋之前，一手置

病人膝彎之後——算是對於膝關節的通電——而治療工作完畢。當工作進行之際，施丹馬隨意說着笑史，趣談，農家與獵戶的故事。其間帶說一兩句使人快慰的話，如說：你看！誰都覺得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了。於是一室歡笑，感到康健安然來臨。

我的同道，醫師與批評家，向我提出問題了。世上究竟有這樣的人嗎，他同我們一樣的不免於死，而他卻有我們所無的不可思議之力？施丹馬究竟有「磁力」否？從各方面看來，我不信真有那種力。施丹馬強求我試他的磁力。我也同意了，但除了胸部背部，覺着粗重的農夫手掌在顫動外，實一無所感。

「數月後偶同一位名律師談話。他也拜訪過施丹馬，他很鄭重的告訴我，說當時以為手的顫動，就是磁力呀。」

施丹馬試把我催眠，亦未成功。得哩，我又成了一個信仰的叛徒，我的智識慾終是超過了我的好奇心。

要解釋施丹馬的治病成績，原用不着神祕

的「磁力」。我們醫師老早知道，疾病是可以傳染的，不獨有細菌的傳染，且還有靈魂的傳染。說得仔細點，所謂靈魂傳染，不是傳染了病的本身，乃是傳染了病的感覺。

「每逢我開了一次盲腸炎的刀，第二天就來了病人的家屬，說他也有盲腸炎，盲腸在隱隱作痛。其實沒有這回事，他不過感覺到肚子有點痛罷哩。同樣的經驗，我們可得之於癌腫及其他疾病。在結核與癌腫的公開演講之後，常有大批聽者患着結核的疑心病與癌腫的疑心病，傳染之速，直似疫癘。」

夠了，這都是熟知的事實。我們醫師但留意到病之可以傳染，尙屬觀察不周，原來事實告訴我們，健康也可以傳染的。這樣一位充滿了健康的人物如施丹馬，不識憂愁爲何事，很容易把他的健康，傳染到相信「磁力」的人們。

這位或那位讀者，覺得如此解釋，未免跡近神祕。所以我再舉出兩個日常看到的例子。

「試看在慈母懷抱中的小孩，何等安樂自得，這是慈母之慈，傳染於小孩的表示。

試看在淹淹無生氣的交際席上，如果來了一位與高彩烈談笑風生的朋友，那就全體都活了。他的興與彩，他的談笑，一一傳染到每個座客。」

今日的醫界，常談人體須充實其荷爾蒙（即興奮素），却每每忽略了充實其靈魂。沒有靈魂上的充實，我們不能生活，不能工作。生命好比一條黑暗的長途，不充實一點壯胆的東西，僅有少數人能一無所事的走過去。

回到施丹馬的身上。誰臥在他的鐵臂中，望着他那付和樂的面容，聽着愉快的語調，無疑的得到一種極大的，靈魂上的充實，我進一步說，施丹馬的影響之巨，定有一部份性慾作用在內。當然我不是指交媾的性慾，乃說由性慾而來的產物。我們遇到這種產物，都會覺得生氣勃勃，藝術家，詩文家，因之而成其不朽之作，可是即使與草木同腐的人們，也不能缺少這種性慾，不願缺少這種性慾。

同時，我們得知道施丹馬是跡近童貞的男子，且不願結婚。這是與天主教中的獨身主義者有同樣情形：犧牲人倫之樂，家室之歡，以便苦修。

行道。

又是一個「奇蹟」。有人利用好聽的談吐，強健的手臂，以及他的整個個性來治病。而病體居然受他的影響。衰疲者鼓舞起來了，變異者恢復原狀了。

不是「奇蹟」！誰睜開眼睛環顧一下，把白天所見的在晚上考慮一下，就曉得這不是奇蹟。這些方外奇醫，治療家，總有共同的一套行爲：自高視出病人之上，能以神授之力施贈病家，他的神力正是病家所求之不得的東西。

還有一點是我在「陽光」之室內得到了解釋的。我們常常要問，何以離開正式醫師而登江湖之門的，除了不學，鄉愚之外，更有很多的智識階級在內呢。在蔡來斯處我見到各式階級的代表人物：奴僕，農夫，官僚，貴族，著名學者與正式醫師。在施丹馬處完全一樣。來此拜訪者，常聽人說起貴重銜名：男爵，伯爵，王爺，森林局長，政治元首，等等。不獨附近的貴族，紆尊光顧，就是全德國的貴族，也不遠千里，貴族竟佔多數。這應怎樣解釋呢？在貴族中也同在民衆中一樣，有愚昧份子，有聰

明份子，有遠過中人以上的份子。我無論在韋可泊或在哈耐克都沒有這樣的印像，說江湖之門，儘收羅些不中用的愚昧人物。對此事實應別尋癥結所在。那些貴族份子，以及名公鉅卿，徒見醫師們向他鞠着躬，彎着腰，一根軟的脊樑之外無所有，從未遇到或很少遇到一種醫師能有「今日之事我爲政」的氣概，使他知道醫師與病人相對時，醫師是高出病人之上的。我想到鐵血宰相俾士麥的話了：「我到現在所遇到的醫師剛巧一百個）都給我支配住了，獨有他（指許佛甯格 Schweninger）是第一人，把我來支配住」。蔡來斯與施丹馬却藏着許氏的一種精神。他二位並不以學識收用世之效。二位的醫學智識定不及一個醫院正科生，然而他們知道一點：保留距離。即保留醫師與病人之間的距離，醫師自視高出於病人之上。（即保留治人者與受治者之間的距離，亦即保留神與人之間的距離）。他們之支配貴族與支配貧農一般無二，這是正式醫師所當破格效法的。當然正式醫師中也有硬着脊樑，站得起來的人物，目光所及，只見病人之痛苦而不

見病人之地位與頭銜。然而我看見那些大學教授，一遇到偉人聞人，脊樑就異常的軟起來。須知一條軟脊樑，於事無益，反惹病家的厭惡。病家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夠支配他的醫師，就如大人之支配小孩一樣。你們到了害病的時候，大家都成了不能自立的小孩，需要大人來保護，來幫助。

不久我同一位女伯爵，一位年輕，聰明，而富有同情的婦人，談及這些問題，我把這篇東西給她讀。她不同意我的解釋。她說，貴族之所以登施丹馬之門，及其他奇醫之門，乃因貴族受了數百年來延襲着的特殊教養，對於「磁力」之感受，或較民衆更形完美耳。這話我不信。我想，貴族們普通都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之仔細觀察自身的機會太多，而輕微的變異隨時可以發見；少許神經性的變異，我們每人都偶或得之，但是我們在堅苦與持久的工作下，把他忘記了，而安富尊榮的就忘記不了，那麼說來，持苦與持久的工作，也是良醫哩。

數星期後這位女伯爵寫信給我，說施丹馬把一位前任部長從鬼門關救回來了，施氏未曾

離哈耐克壘一步,而其「磁力」則遠達某處之病院以入部長之身云。我親自追究這件事。原來那位老年部長,因肺炎心弱而入病院,情形確是危險,經醫師好幾小時之努力,終以得救。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醫師把病人照着科學醫療的法則治好了,不多說關於這回經過的話。而世人就不歸功於醫師,反歸功於毫無學識的方外奇醫,還說什麼遠遠的放出磁力,真是胡扯。

古 氓 柏

現在來了末後的一例。在一個僻遠難到的地角,活着一位牧師,他是以前奇醫資格問世的。當我向朋友談起拜訪這位人物的話,朋友說:「簡直不可能的!無路可通,無處可宿;還是北極探險,較為舒服。」但是我到底成功了。從最終的一個小車站出發,踏着崎嶇不平的壞路,約走四十公里之遙,沿途一望窮鄉:不少荒澤,不少疏林,東一處西一處的零落莊戶,瘦瘠的田畝舖了瓦礫,寒酸的草地長着荊棘,斷岩積水,如此而已。好容易竟到了牧師住宅。人家對我講過,此地的牧師一缺,是

歷來有名的「餓缺」，較「苦缺」更不如也。貧困是第一個印像。我從來沒有閱歷過這樣的事；現在却，赫然的呈露在眼前：荒廢小園，荆棘沒路，殘缺公椅，東倒西歪。那面有一果園：半生半死的樹，長着苔蘚，四方侵入的雜林，幾乎使果樹窒息了。間或發見一二塊極小土地，種着青菜與番薯。我帶着一顆沉重的心再看看牧師住宅。一所長形的平屋，由木塊搭成，與路上所見的幾處零落莊戶一樣，內外都表示了頹喪氣象。真是「餓缺」，名不虛傳。以後我聽到詳細陳訴。這位牧師有事於三處教堂，第三處教堂離此約有二十公里之遠。國家不問教堂的事，所以不給薪金。居民是「這樣的窮」，往往連教堂中的結婚儀式都無形停頓，可說省到無可再省了。教堂的錢櫃是終年如洗。附屬於教堂的產業，不過一點田地，而租戶又無力付租。牧師穩定的收入，每月不過十二馬克至十五馬克。此外他靠着鄉人及病家的餽遺，以苟延生命，當然，他沒有挨餓，但衣履之費，幾已無從籌措，智糧之資，絕對談不到。在這樣狀態之下，自無僱用奴僕之可能，於是他那勇敢的夫人，不得不躬自

料理一切。牧師則有教務與醫務纏身，從清晨忙到深夜。

夠了，我謁見牧師。一位頹長的男子，年齡將近六十，鬚髮微白，瘦削的長臉，聰明的高額。最觸目的是眼睛，深深埋着，極其靈活，令我幾疑耶穌復生，救主再世。他的談吐從容安閒，始終如一。我們先在孤寂的林中散步好些時。這位牧師說得很詳細，說他怎樣的替人看起病來。三十年前，他是一個遠僻鄉村中的副牧師，工作頗忙，日夜奔走跋涉。某一天的夜裏，有人扣門請教，說家中幼奴患手疔已十四日，慘痛呼號，寢食俱廢。牧師婉謝之，說這是醫師的事。但來者不願徒勞往返，就把基督教義捧出，責以扶危救急之任。牧師終於不得不同去。他走近病榻，看見一個重篤病人，發熱極高，譫語狂躁，痛得滾來滾去。牧師坐傍病榻，握住病人之手，說了幾句話，把病處用野菊花湯包裹了，病人開始安靜，數分鐘後酣然入睡。從此漸入佳境，終歸全愈。無巧不成雙，此例之後，又有一人患疔，可是在腳上。如法泡製，也一切順溜過去。牧師殊不以此自滿，他覺得看病總是外行，無

把握，不是分內之事，每遇險症，常慄慄危懼。直到現在，還是如此，他總感到本領不夠，良心上說不過去。他看病不立診斷，公開的對病人說，這是他不會的，他常把病人介紹給醫師。然而來者源源不絕，都是醫師們治不好的病人。這位「奇牧師」就是他們最後的希望。身患不治之症者，如遇牧師要把他送出的話，就以自殺相要挾。在基督教的立場，他能夠拒絕這樣的要挾嗎？他不能的。但是他只能在枵腹從公的狀態下收效，換言之，他不受任何人一個錢，完全為上帝而服務。

病人號數的增進不已，使他覺得一付推辭不了的重担在身。逐漸逐漸的促發了奇想，天神或授彼以特殊磁力，據病人自述，每當牧師之手拂過病部（記好，並不觸及身體，相離差不多有一手之闊），不獨痛苦與煩躁全消，且常覺有清涼之感。牧師自己也有所覺，多半是指端感到清涼。為粗知人體之結構及腑臟之功用起見，他也讀過幾冊通俗的醫籍。三年之前曾到一個德國醫院裏邊，學過六星期的按摩。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的告假，也就是末一次的告假。

下午，准許我參觀他治病。寬大的前門作爲待診室。板凳之上，縱橫坐臥的是病人。這些都是江湖門下刻板式的病症。先是大批神經病人，自覺難過得五臟皆裂，既無以自慰，又不能取慰於旁人或醫師，於是終身以訪求「奇蹟」爲要務。我們正式醫師不必十分爲他們懊喪着。他們是屬於奇醫的，江湖奇醫也罷，科學奇醫也罷。他們信仰之常常變換，就同他們外表之常常變換一樣。次之，來了另一批病症，這是我以醫師地位，所常常引爲心痛的，無論科學進步如何偉大，對之仍是毫無辦法：腦炎，震顫症，小兒麻痺，脊髓炎，多發性硬化症，脊髓癆，視神經萎縮，以及各種癆病，各種癌腫。末了一批病人，我們對之自信較江湖更有辦法：胆石與腎石，骨骼變形等等。

牧師指引我走進治療室。一間小小的，不裝璜的，極簡單的，刷白的房間，一順排擺着一隻小榻，兩架亮櫥，櫥內放着被服——病人帶來的——與藥物（外用的藥膏之類）。病人得一個一個的叫進來。

第一位病人是一個六十歲的農婦，骨格粗

大而皮色慘白。她患着普遍性的「癌腫移植」；癌入脊椎，引起奇痛，以致行動不便，農婦脫去衣服，只剩襯衫與襪。睡上小榻，嚴密蓋覆。一切進行都是很從容的。牧師問了幾句話，問得安詳，答得也一樣的安詳。於是醫者以手捧持病者之頭，靜默數分鐘。繼以磁力通入病體，於兩不接觸之狀態下行之。劃幾劃，圈幾圈，手過病部之上，暫停片刻。最後總以「疏散」手法爲結束，這就是把手動得快點，起勁點，從病部向外作推送之狀，差不多總是從腹背向兩腿推送。醫者似欲將病痛推出體外而疏散之於穹冥也。每次治療，連解衣穿衣在內，約需時二十分鐘，每隔一天或隔兩天治療一次。藥物方面是極其簡單。外用輕描淡寫的家常東西如野菊花，香油等，內服則有「磁水」。

「兩桶平常的井水提了進來。牧師用手指圈着點着，數分鐘而磁水製就。用左手圈點過的水曰陰水，對於發熱有效，有右手圈點過的水曰陽水，對於腹瀉有效。這種磁水分盛於大瓶內，蒙以黑布。據說磁水見了光，很快的失去磁力。磁水可以帶回家裏，用調羹量來喫。」

外用方面還有所謂磁枕，就是薄薄的棉花包，大小各殊。牧師將棉花包從左至右呵一回氣，即成磁枕。用時放在患處，每次五分鐘，時常於三分鐘後，痛苦盡失。」

第二位病人進來了。一個五十歲的大漢，紅鬍鬚，一付力士的架子。因受冷而患脊髓炎。先是兩腿完全麻痺，現在好得多了。病人頗能倚杖而行。治法與第一位農婦同；不過多了肩背的按摩。看到牧師這一雙長手很嫻熟的工作着，直是一樂。

第三位病人是一個二十五歲的男子。說話較多。他操着不純熟的德國言語，（在先兩位不說德語），我初次聽懂一段完全病史。病人是電機工程師，一年前偶爾觸電。先是人事不省；以後慢慢好了，但自此終覺神經不甯，尤以頭痛，心悸，失眠爲苦。此君是保了病險的，由這個醫師轉到那個醫師，由此處病院轉到彼處病院。最後進了某大學病院，邊裏的院長是世界聞名的。病人歷試各種方法，凡近代科學醫所有的利器，無論診斷上用的，治療上用的都一一用過；愛克斯光檢

查,抽取腦脊髓液等等,各種靜脈注射,各種肌肉注射,整包整箱的藥品,各式電流,精神的慰藉以至催眠,全無效果。他再訪旁的醫家,別種病院,依舊無功。就是一位很有名的奇醫,(這人我也拜訪過的),都技窮了,既不能利用特殊飲食以奏功,亦不能巧使江湖法術以收效。歸根投到牧師之門。當我看見這位病人時,自稱已毫無痛苦了,能安睡了。他現在努力耕種;對於他的本業(電機工程),將待日後再行恢復云。

我中止參觀,以免疲倦。傍晚再探望那些臥不能興的病人。牧師住宅之周圍,蓋着幾座簡陋的木棚。每一間房屋要住到五個病人,有的病很重。我覺得有許多病人,如重篤的椎骨癆,假使放在好的病院裏,無疑的要照顧得較為周到點吧。牧師自己也常常這樣說着。然而病人已把科學醫與大病院拋在腦後了。不復信任科學治療,不再忍耐病院生活,他們以此間為最後的庇護所,死不肯放棄。

我還要在我的報告中補寫一點,不久以前,來了當地的官醫,大打官話,要求牧師停止治病。

牧師指給他看，所有病人，都是醫師們治不好而謝絕了的，也有由醫師介紹來的，而且看病從未要過一個錢或其他謝禮。官醫就毫無下文了。

當我離開這個「餓缺」之宅，天已昏黑下來，再回眸一矚，作最後的臨去秋波。前門裏邊還有病人候着，有的好幾個鐘頭了，儘有耐性的候着，幾位男客哼着柔和的歌。牧師對我說，他往往直逾午夜之後，才得安息。

同樣的材料，委實太多了。誰把這種事情經年的考察過，對於江湖範圍之大，門類之多，常常考察一次就喫驚一次。正好我們這個時代是特別的，一方開着空前的科學醫療之花，一方充滿着奇醫江湖。

就在醫師名目之下，已有數不清的旁支。我知道一位醫師，他用仙杖診斷疾病，另一位醫師，用礦質（銅，鋅，錫，等等，視診斷而異），縫入病人帽內，戴之愈病。還有不少醫師，他們邀天之倖，有了一種萬應方。

「紐約」一位某醫師，自命肺病專家。他把真有肺

病的人介紹給療養院。沒有肺病而自疑有肺病的人——這原是最多數——招來治療，每日半小時關在一間房內，用數百盞電燈照着，同時令人吸入養氣。如此者十二日而病愈，以後得照樣再來一次，保險永遠斷根。病家大為所動，某醫成了數百萬的富翁。」

這樣的醫家，我們本國也有。然而「遠來和尚會唸經」，人們都有此感想，凡從外國異域來的，印像更深。在我的主顧中，常可遇到「美國商品」信徒。第一種商品是「祈禱康健」。祈禱之徒，以為利用信仰，友愛，期望，可以治愈胆石，腎石，神經震蕩，腹疾，骨折，膀胱炎，痛風。祈禱有時也要錢的！第二種商品是「骨病論」，近幾年來流行於德國。當我旅行美國時，認識了一整批這樣的人物。有幾個國家是正式承認他們的。他們也辦學堂，凡是願以醫為業而怕入醫科之輩（醫科時間長，用功苦），咸趨之若鶩。

骨病論是很簡單的東西。他說，一塊或數塊椎骨因某種原因，變動了原來的位罝，於是骨旁之孔，神經之所由出者，經錯綜累疊而窄小，此即

百病之源。這種觀念當然是絕對的無意識，每次屍體檢查，都可見椎骨關節是如何的堅固；就在極強武力之下，也不能變動一個椎骨的原有的位置。骨病論者的治法也異常簡單：恢復椎病的原有位置，用撞擊或用特種按摩。各臟腑之病，亦得於脊椎之相當各部治療之。一切意想得到的病，都可試用該法云：傳染病，癌腫，胃瘍，心瓣不正，肝病，急性腎炎，慢性腎炎，癆病，眼耳各病，羊顛風，急性痛風，小兒麻痺，甲狀腺腫，舞蹈症。

對於按摩，如行之於痛風，神經痛，便秘等症，毋庸非議，其餘就不是科學範圍以內的東西，而是魔術範圍以內的了。

當我敘說軋司泊時已經提及，不少科學界人物，有時也拜倒於魔術之門。我們以後就得解釋這種現象，探索迷惑之所由來。（誤認因果之關聯，忽視靈魂之主動）。在骨病論的例子中我還要舉出一點：無論學理如何不通，治法如何荒謬，但總有他的「科學依據」。

從一篇書評內我摘錄下面幾句。

「骨病論的驚人進展，得力於美國某名醫之提

倡，名醫曾充病理教授，一旦變其主張，講演骨病論，維不用骨病論原名而易以動聽的新名，他所立的學說，以爲脊髓的反射中樞可經扣擊而增進其工作，於是骨病論有了科學外觀，找到科學依據。以後他繼續完成他的理想，不期漸漸的深入玄想，在玄想上建築他的整個系統，直與黃教徒之魔術，軒輊不分。他用一架莫名其妙的通電器，電線之一端放在一個健康之人的額上，其另一端接着病人的一滴血。他遂扣擊健康者之腹，聽叩擊之音而知病者所患何病，病在何處，且可知病者所奉何教云！

這種治法之得以收偉效，原因多半在利用美國人的弱點，美國人最缺乏系統，就得以任何系統爲餌。試看報上廣告：有系統的訓練腦力，有系統的裝修，有系統的販賣，有系統的修理汽車，有系統的植菌，有系統的壯肌，有系統的明目。表示了美國人對於系統之需要。而所謂系統者，不過一張十分簡單的萬應方。」

如果「治病方針」在醫師的頭腦裏邊，都異常紊亂起來——不分彼此，歐美皆然——那麼，大眾之無識盲從，花樣百出，又何足爲異呢。關於這

類事實，書不勝書。我想着各種電光治療，蔡來斯之行爲與器械，曾引起科學與江湖之大戰爭，蔡雖敗訴而反舉世聞名。蔡來斯之外，還有數不清的同樣人物，各有他的光療法。至於那些電光是否有效，如何有效，都不是問題的中心；決定一切的就是病人對於電光的期待。

「某貴婦仗助了不少的光療院（這種光是專利的，守祕密的，）以之治癆病，癌腫，羊癲瘋，胆石，皮膚結核，尿酸痛風，輒有全愈之效。來院病人，有不少是醫師們所謝絕者云。

還有專以薄荷一味治病的，如痛瘋，麻痺，神經病，失眠等。早時我還有餘暇，得常去聽這些人的演說。現在我只能偶一爲之。去年春天，我聽到一位薄荷專家的演說，他是背着薄荷箱旅行的。一個練達的脚色，辭令極佳。然而他所說的，七十五萬隻薄荷箱或一百萬隻薄荷箱，就能使德國民衆感受其福，我對之是不加可否的。以及他所說的，化學原子是這樣的小，我們只能用顯微鏡把他看出來，胡言亂道，令人倦厭。（譯者按，顯微鏡尚不能看見原子。）不過我所深感興趣的，是研究聽衆的神情。在休息的時候我與鄰座接談。他們

家裏都有一隻類乎薄荷箱的魔術器，某甲盛稱這一種好，某乙力陳那一種好。非但一般民衆如此，中等階級與高等階級亦是如此。當我剛剛開業的時候，常同病家爭論這些事。久矣夫，此調之不彈也。我們個個都有看不穿的地方。誰願敝帚自珍，就讓他去自珍好了。」

我有這種印像。覺得機械化與工業化也傳染到了江湖治療。二十萬弗與五十萬弗的電療器就是現代人們的新偶像。今日的江湖，不過是略改外觀的古代魔術。吱吱叫着，唳唳爆着的電光，代替了黃教徒的銅鼓。在每種工具之後，少不了一個人，少不了動聽的話。因此我們常常遇到一部份奇醫，他們不用工具或很簡單的工具也行了。一個例子：

「一年前某地出見了一位奇醫，是天主教的教士。他用一個簡單的懸錘（一塊玻璃掛在一條線上，）即能取得精確診斷。（我們醫師何以要讀六年的書？何以畢業後還要實習幾年，天天以診斷自勵？）有時病人不必親到，在紙上依手畫一輪廓，或打好手印，送去就夠了。治法是同樣的簡單，他把懸錘引向陳列着的藥品，錘之所指，必

爲對症之藥無疑。我們得注意兩點：第一，他是一位教士；第二，他不取人家一個錢。」

奇醫之中，不少聰明人物，決非偶然的事。

靈魂的作用，歸根來自信仰；奇醫之雄，死後仍然有靈，良以人們之信仰未衰也。

「巴黎某醫，死後尙爲人治病。

某處一教士，死於一八六九年。六十年後，即一九二九年，有人發見凡禱於其墓者，重病亦愈而聾者復聰，報上登出整頁的報告，並附治愈者之小影。後來朝墓者人如潮湧，不得不關門拒絕。病之得愈，由於虔誠之祈禱，不由於墓，不由於墓中之人也。

墨西哥的國內革命是家常便飯，四年前有一位年青望重的教士受軍法處死。他那血衣的一絲一縷，到現在還有治病力量。」

在思想銳進的時代，往往把奇聞張大其詞，而旋忽忘却。誰研究過醫療史，就知道近代各個奇醫，都有他的鼻祖，有的遠至人類歷史之初。在第三節中我已舉出數例；我隨意再說上幾個，例子是太多了。

蔡來斯不是新鮮的玩意兒。試一讀梅士美

(一七三四至一八一五)的事蹟，儼然如出一轍。

「梅士美也用一種極神秘的工具。他賞識「羣衆治療」。他手持一金棍，棍端較闊於柄似有光芒四射。一七七八年自維也納到巴黎，朝貴皆以爲神。該入四十萬法郎。政府命科學會議考覈呈覆。結果當然不直梅士美之所爲。然此行絲毫無損於梅，反替他作了最好的宣傳。名人如華盛頓輩皆願爲其信徒。直待法國革命事起，才把這無聊的爭論結束。梅士美以及他的治法都退回老家去了。現在只剩「梅氏手法」猶爲催眠家所延用。」

施丹馬與那位餓缺牧師有不少的鼻祖。

「有在巴黎的，有在印度的，都以磁力治病而收奇效。他們都不要錢。」

某醫要求他的病人服從兩個條件，第一，捐除雜慮，第二，固定信仰（必能一天一天的好起來，）因爲每種信仰都有實現的傾向。

「古之某哲學家已曾有相似的考慮。一七九八年討論過一題，曰「感情克服病態。」他以爲此法最適宜於憂鬱症，但亦能阻止痛風之進行而

逐漸治愈之云。

十八世紀某醫的手筆「一種不舒服的狀態，可以用觀念來克服他，把他當作身外之物。」

古之某詩人說過：「精神之維護肉體，其能耐之大是不可思議的。我常患腹疾，完全用精神克服之。精神不能把肉體放鬆，當我發覺自己在高氣壓下工作，較諸在低氣壓下輕快時，我立志在低氣壓下努力，用精神克服困難，而終於達到目的。」真所謂有志竟成也。

讀了醫療史，我們還得到不少旁的教訓，需要奇蹟的人們，總是如此如此的人物，表演奇蹟的脚色，總有如此如此的模型，自聖哲以至市僧無以異。

「我手邊有某種治療器的頌揚書。其中大談其電子，而談話的內容是含糊膚淺之至。接着就說：

「某器對於腺體有極好的作用，某器對於腹部有極好的作用。」當然，對於出售該器的廠家是極好極好，對於購買此器的主顧有時也好，如果主顧深信他的無理頌揚的話。

另有一位野雞大學的名譽博士說，鹹菜可以治愈癌腫。啊，癌腫原來是這樣容易治的博士

生涯鼎盛。」

然而我們公平說話。試把這些粗俗的，叫賣式的廣告，同許多許多「科學的」著作，出之於名醫之手而為某種新藥或補品作介紹者，彼此比較一下究有根本上的不同嗎？一層近代醫療上的黑幕，藉此示意而已。

不久我讀到一篇文章談起阿根廷的女奇醫：

「在阿根廷有一句少聞的諺語：「活神仙靠着愚人而生活，愚人靠着自己的工作。」女醫在廟，奇人而兼活神仙。她治病只須用手一撫及祈禱一番。每天差不多有整千的人去找她，這裏邊當然有不少聲名顯赫的貴族。對於貧病她是不計較的。」

「活神仙」到處都有，在歐洲有，在全世界各處也有。醫療史又告訴了我們一點：理智與定例，是不適用於奇醫的。醫界前輩某君，報告了一位江湖奇醫的事蹟，奇醫曾於前世紀之末在德國西部行業。

「這位異常得法的奇醫，哄動了德國西境全部，

他於夢寐中觸及病人或病人穿過的衣服，就口宣神諭，這是某病，應服某藥。政府醫務機關，提起公訴，致奇醫於法。在好幾天的審問期間，我與同道某某二君，皆被邀為專家顧問，結果被告雖受薄懲，無殊奏凱而旋。絕無證人告發他治壞了某人某病，卻有數十人證實他把許多醫師們所不能治的病都治好了。訟事結束後，有這樣多的病人成羣結隊去朝拜他，竟使鐵道管理處不得不於奇醫住宅之外，特設一停車站。」

類乎此的例子我們最近才躬逢其盛，可怕呀。

五 試作解釋

「真理也許容易發見。但發見了仍要感到不足。

」錄成語

我們所處的時代，智識與工業之發達，扶搖直上，然而忽視了一點：生活的外形是改觀了，我們活得舒服點，穩定點；生活之內形是依舊，我們的靈魂沒有改觀。對於「超自然」與「奇蹟」的信仰，古今人一般無二。似乎人們需要一個靠山，一個高出於他自己的東西，以便緊急困苦時有地方好避，有粗腿好抱。人們沒有神是不能夠活的。

「法國革命打倒了舊有之神。同時卻設祭壇於新來女神之前。

蘇維埃怒毀基督，唱絕端無神論而以神禮敬列寧與馬克斯。」

正好我們這個時代，不識相的科學，告訴人們一些不足神祕，不足驚奇，不足崇拜的東西，把西洋鏡拆穿了，反使得人們感着空虛與孤獨起來。「機械式的無聊生活，引起另尋出路的熱望。」

何人不知老與死之必臨，何代沒有費上極貴的研究代價。現在的世界是無神了，於是人們驟失所依，來去無着，不投向奇蹟之門，更無他路；無窮無富，無智無愚，同走一條道路。健者尚如此，病人更何堪！感到痛苦失所而望着援手者與救世主，實為一切病人之所同。年齡，性別，教育，於此全無關係。

「醫師常於臨床時經驗到，無論如何聰明而有思想的病人，一到病情危急之際，他就一任醫師擺佈，一如原民之任江湖擺佈無二，極平常的方法，如說幾句好話，撫摸撫摸，喝一杯水，都可使他異常受用。

數年前我遇着一例丹毒患者。一位受過極高教育的少婦。病情並不危險。不過拖延了幾星期。病人是耐煩了。於是會診了幾次。最後我得從柏林請一位大學教授來。徒然白費，科學似乎技窮了。現在只好聽其試用符水等等。正當她的膩友來探病，丹毒一夜就好了。」

我們能怪病家不信任我們嗎？誰到靈魂受了驚恐的境地，他是不能自主的。醫師設身處地，

未必不然。在各種奇醫之門，甚至最不堪的江湖之門，病人中都有醫師在內。所以我們對於「奇蹟信仰」的評判，要十分謹慎，不得輕以愚昧無知了之。某君有下列一段記錄：

「少許神祕信仰，是每人有生以來所必有的。我的一位叔父，以善於行醫而提倡無神著名，一旦他的膀胱痛奔潰四竄，也叫人弄些符水來喫喫。」

「人們是有「形而上學」之需要的」，長篇大論，見於某巨著。奇蹟永有他的田地，只待播種者來播種。

「在大眾的靈魂內常活動着一種顛撲不破的熱望，望着聖人出世，英雄來臨，出來作之君，作之師。於是免不了就有這樣一個人，應運而生，以天下憂樂為己任，抱了絕大的犧牲精神，自稱為真理而服務。」

我們試看奇醫的行徑，到處如出一轍：總有這麼一個人，他自己覺到他的使命，是為人治病；使命之得來，或由於神助，或由於自己的某種發明。所謂發明，我從未見其能媲美科學發明於萬一者。有的是剽竊科學糟粕，或襲用舊時謬論，有

的是杜撰，然而我們常常看到，理智非所語於此輩，他們是在鈎索大眾的熱望。有能力吸住人家的靈魂，那就如磁引鐵，無往不利。否則就被人們指為騙子了。

某君有一次說得很對：對於構成人體的這個傢伙加以影響，就成治療。現在我們曉得這個構成人體的傢伙，就是靈魂。

「古之詩家醫家早說過：靈魂是構造人體的。」

我們要影響到靈魂，可以從化學方面或物理方面下手，然而直捷爽快，我們也可從靈魂方面下手。對於醫師有信仰的病人，易治而易好，對於醫師懷疑的，較難較難，足見靈魂之影響，實能左右一切也。

「俄國某醫之言曰：遇到病人帶着盈千整壘的藥方，醫案，你就得當心。他雖終年訪醫師而從未信任過一位的。」

「反之，在一封公開的信內，來自阿根廷者，（登於一九二九年德國醫學周刊第五十一期）這樣寫着：要使治療生效，必須三個條件：一位好的醫師，一種治得好的病，一位好的病人。阿根廷的

民衆，差不多個個都是好病人，使得醫師的工作，容易奏功。他們是天主教徒。一位高明而有毅力的教士，更把宗教上的信仰推入最高階級，不獨爲一般民衆所擁護也。世界觀念，他們是不大理會的，然而爲醫師的工作設想，是再適宜不過的病人。」

「信仰爲上進之徵，不信爲墜落之象，歷代如此。」

一位西班牙醫者，以鼻部燒灼法治一切疾病。如檢閱其治愈各例，馬上就會明白。此公非奇醫莫屬。大可記錄的是一件事實，此公會赴羅馬行業，而一無成就。奇醫需要一種配得上的羣衆。羅馬人不如西班牙人之信，較西班牙人能批評，於是配不上。

「墨索里尼答覆羅馬醫師公會的請願書，說道：某西班牙醫者既以一法治萬病，就是一種奇蹟；奇蹟的管理是不屬於內務部的。一種很大方的態度，我們醫師也得學學。」

專說大話，不成其爲奇蹟。試在許多事實中舉其一例：

「某種江湖方術，據說可治萬病。發明者自稱於

三十三年內治好了一百萬，都是醫師們所治不好的，我自己只遇到過一個，是相信此說的大話之效力並不大呀。」

奇醫之效力，存乎其人，不在其人所用之法。試想前篇所描寫過的三位人物。我再重覆一下，蔡來斯起先也用磁力治病。他們果有磁力嗎？我不相信。當然，凡是不能證明的東西，也許有他的可能性。如於百年前有人預言，某種光線可以穿過木與鐵，當時說不定把這位預言家關入瘋人院了。今日我們却把這種光線看成家常的東西。但是批評家另有說詞：磁力終於傳說而已。客觀的證據到現在還沒有。

「前幾年，萌星醫學周刊登過一段報告。一位有名的磁力治療家要求測量他的磁力。他的信徒非但覺到磁力之作用，且於暗室目見磁力之放光，光自其人之指端出。在物理學院測量的結果，一無所有，既無光，亦無磁。」

再舉一個新近的例子（一九二九年德國醫學周刊第四十八期）以見發生錯覺，是如何的容易：

「一位婦人自白於某醫云，近來身上有電氣外流，不識是何異稟，事實是的確有據，電火之強，且使局部皮膚發炎。然而考查電火的來源，倒不在她的異稟而在她的異服。這位婦人穿了一條極粗的綢裙，套上一件毛織的上衣。磨擦起來，就爆出電火。磨擦原是在動作時，如走路等等，所免不了的。」

我很知道，近來對於人體電氣之放射，已由科學確實證明。

「某醫在萌星醫學周刊，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日，發表一題：人體電氣放射範圍之證明。據說周圍兩公尺內，都能用收電板接收該項電氣云。」

「人體各器官之工作，每攜電流以俱來，這種「工作電流」已於心，創口，腦證明過了。」

這種電氣放射與江湖的磁力毫不相涉。從來無人提及工作電流對於旁人會有治病力，更談不到證據。而且我們為解釋起見，何以人與人之間在健康與疾病方面有相互的影響，原用不着任何這類的磁力及電力。日常的印象，由五官以達靈魂者，已夠用的了。其間所發生的現象，我

們不能以數字算，不能以輕重稱，不能以長短量。

往往有美麗的婦人，受人冷落，而不美的婦人，備受歡迎，這是周知的事實。試先遇到一位悲觀派人物，接着遇到一位樂觀派人物。不期然我們的心情立即改變過來了。這其間需要一種特別磁力嗎？全然不需要的。一個電話，一個消息，一個報告，信與電報，都能發生同樣的效果。

無疑的有些人能以力施諸人，有些人須取此力於人，此力屬於靈魂範圍，後者無殊寄生於前者。每個精於觀察者，即使不是醫家，亦能隨時隨地覆按無誤。

奇醫是以力施諸人者，其祕密在此。

「他們來聽講道，染疫癘者愈，被鬼擾者奪。

於是全體民衆願來瞻依，他有力及人，他治愈一切病苦。」

耶蘇的奇蹟，照得我們現在的學識，並不費解，且在近代精神治療上，發見了不少相同點。用催眠術把水變成酒，一無困難，但獨有飲之者覺其為酒（主觀的），而客觀上則原是水耳。我們知道消化器官在催眠中的工作，不以吃下去的東

西作標準，而以催眠家指派的東西爲標準。故明明飲的是水，而催眠家指他是酒，飲者竟覺得是酒了。

如果說耶蘇的治療，有時似乎反抗自然定律（譬如喚醒死者），那麼，我們不得忘懷環繞每個奇醫之身，神話之產生是如何的快，神話的內容是如何的豐富。從古至今，例子之多，舉不勝舉。我但想到環繞着蔡來斯的神話。奇醫實在做點什麼，無甚進出，重要的是人們相信他能做什麼。

「軋司泊有不等的信徒都告訴我，蔡來斯初時傑作之一，是把某處一位瘋癱了二十年的市長太太治好了。我在某處探訪，毫無市長太太的下落。手頭偶有一冊奧國人的小說，裏邊卻載有此事，原來以假作真，成了軋司泊的佳話，輾轉傳聞。」

就如我們之認識「力，熱，電，」只能得之於其作用，那麼，認識奇醫之力，也應該求之於他的環境。

奇醫之力，就是信仰，信仰爲醫者與病者之間最堅固的聯鎖。奇醫信仰他自己，病人信仰奇醫。一位聰明的醫師稱蔡來斯在柔和中有僵硬。

「只要有信仰，那怕你自視是一顆芥子，你可以對一座山說：『移開去！』山就移開去了，沒有不可能的事。聖經上這樣說的。」

耶蘇治病，只能見效於對他有信仰的人們。『可憐啊，沒有信仰的人們，你們要累我到幾時呢？把病人送來吧！』耶蘇也替他們治病；他握住聾啞者之手，以口水潤其人之耳，喝一聲：『你好了！』更以手勢助語力。

聖經上寫得狠明白，耶蘇到了沒有信徒的地方，治病是如何的失敗：

「他離開了彼處，來到故鄉；門下士追隨於後。於聖假日對衆講道。許多聽衆爲之驚訝不已，私相語曰：『這些從那裏說起？他所得的是什麼道呢？他的手幹麼要指劃着呢？』

他不是某人的兒子嗎，不是某人某人某人某人的兄弟嗎？他的姊妹不也同我們在一起嗎？於是鄉人惱怒了。

耶蘇對他們說：『聖哲所到，無論故鄉與異域，一般的有價值。』

然而，他不能治一病，只有少數的衰弱者，經他用

手一接治好了。」

我案頭有一本小書，爲醫學博士羅采紀念其亡師哈乃氓而作（哈乃氓死於一八四一年七月二日）。初版出現於一八四四年；我所有的是第二十五版，爲一八五九年版。一起頭羅采就報告了三十二例奇異的治蹟（瞎子，癩腫，極重的痛風，羊癲風，瀕死的肺炎，等等）。這些病人，在先或百藥罔效，或諸醫束手。羅采所用的藥，效法他的老師哈乃氓以「第三十位」爲基礎。（譯者按，這是很高的稀釋程度，詳見後。）

此地就來了一個裂痕。膠質化學告訴我們，最小的分子到了何等稀釋程度，尙能平均散佈於溶媒中。第三十位的稀釋，已超過界限了。然而我們讀了起頭幾段，疑慮馬上消滅了：

「有人以爲我的方法，也同其他醫學上的方法一樣，發明之後，浮沉於世，或經改革，或且淘汰。我的方法決非如此者。此法乃集各法之大成，爲一種新的，合乎自然的醫術，以一條不可動搖的自然定律爲依據，這條定律，實爲前人所未知者；因爲定律與大自然皆無可動搖，所以我的方法也

無可動搖！

我的老師哈乃堪有特殊的先見，發見了這塊福田，踏上了這條坦道，破除一切魔障而直達目的地。

有的人稱他爲救世主，誰能說不然；如果我們稱他爲有形界的救世主，就是基督信徒也不會加以非難的。」

我們一頁一頁讀下去，又碰到下列的句子：

「我的方法較醫學堂的方法有把握多了，所以能如此者：因爲我的方法有堅固的科學基礎，以不可動搖的自然定律爲依據，可惜醫學堂完全缺乏這些。用我的方法，無病不治；人之所難，我乃極易；間有費躊躇者，乃其人服藥過多，已爲藥毀也。」

「哈乃堪稀釋他的藥水，以一滴藥水加入一百滴水中，搖動混和之，而成第一位。取第一位之一滴，加入一百滴水中，搖動混和之，而成第二位，以此類推以至第三十位，這是多少倍的稀釋呢？數目太大了，我們如此報告吧：寫上一個一字，後加六十個圈圍，就是第三十位的稀釋倍數！於是又從第三十位取出一滴，以之潤濕五百顆或一千

顆散丸，而丹藥遂成。用時置一丸於舌上，或溶一丸於水中而服之，或取一丸嗅之亦可，因嗅覺與味覺或與任何其他官覺一樣，總是關聯着神經的。」

讀者不要誤會，以為我在取笑哈乃戾。我可證明哈乃戾是一個異常聰明的人物，一個清楚的思想家，一個出類拔萃的醫者。醫學堂實在是不應該，把他的學說棄置近百年。我們從他的學說中，取其善者而利用之，才不過幾年來的事。取法些什麼，此處不談。我但指示一點：每種疾病總帶着靈魂變態以俱來，並無例外，因之醫師的工作，每次都得兼顧肉體與靈魂雙方。哈乃戾對於這一點，看得十分清楚。

羅采之收效，不在丹藥，不在位數（第三十位），而在醫師之自信與病家之信醫。我從某醫的一封信中，錄取下列一段。

「一位教士訴於某大藥房，說藥水中的磷質太多，作用太强（其實已是數十位的稀釋）。因之他得到了磷中毒，他要求更高的稀釋，於是位數增加一倍，四倍，七倍。服之良效。以後我終得確定

其妄，藥劑師因技術上的疎忽，藥水中未配磷質，彼所服者，水而已矣，藥不在焉。其實在最初的稀釋程度，所謂服之而有磷中毒者，亦已無磷質在內矣。」

我同精明的藥劑師常討論過，他們是為醫家製丹藥的。他們都說，丹藥中所用之附屬品如乳糖，含有礦質之多，已超過所開列的礦質之量。可見效力並不來自丹藥，而來自信仰。

「我不願諱，這樣的結論不能完全適用於今日。原子已經不是單位，不是不可分的東西了。近來且有人疑問電子是否為單位！前幾天我讀到一部最新的書，裏邊說：在試驗中我們可以把內分泌質（一名興奮素，又稱荷爾蒙）稀釋到如此程度，照算已無原子在內了，然而他的作用，顯明可見。某醫的確切觀察，曾見甲狀腺質於第三十位至第二百位的稀釋程度，尚有治病（甲狀腺病）良效。但信仰在治病方面有優越的地位，仍為確定的事實。觀前面所舉之教士，誤服清水而亦見效，是一好例。」

羅采稱哈乃戾為有形界的救世主。這樣大

的吹牛皮，爲奇蹟的特色，爲信仰的目標。古今初無二致。發明六零六的艾利氏，本人原是一位通達學者，二十年前被法蘭府的報紙捧得烏煙瘴氣。預先稱他是一位新救世主。不久我在報上讀着某醫作的一篇文章，他所說的是一種飲食治療；然而命題却寫着「醫療的新世紀。」

就是科學界的人物，偶然一近魔術家，也免不了中魔的危險。我想着大學教授，生理專家，方聞達氏的行爲，他要用科學試驗來資助軋司泊的奇蹟。我只能把我一年前的演講詞重說一遍：

「人們對於近來科學工作的躁進與無批評，已多所指摘；而方聞達氏的文章，最足令人震顛失次，余從未見有如此一扎者」。

從某醫的信內，（某醫之爲人爲學，向爲我所推崇）節錄下列各語：

「一切都超過了我的預料，蔡來斯是一位偉大而神祕的好人，他有不可思議的學識與能耐，凡一切與醫學略有關聯者，彼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的智識已非現在的時代所能拘索，電光醫療即其明證。各種診斷，一望而知，精確異常。對於預

後，經驗得出人意表，死者決生，生者決死，初時好像萬無此理，而竟歷言不爽。有許多地方，與醫學堂的觀念大不相同；他是深得多了，無底的深，令我想像古之醫聖，然而他的觀念，卻依據最新的物理意識。治療方法，除了他所發明的，獨一無二的超越一切的電光外，各法各用，一秉至誠，無不着手成春。治療成績是如此之佳，令我不信世間某某幾種疾病真為不治之症，羊顛風多數是治得好的（用電光）。震顛症與多發性硬化症常有不可思議的轉機。胃潰瘍與腎結核總在短時間內就治愈了。甚至萎縮已久的視神經，間亦能使之重新感光。諸如此類，我們總是有效果的，而且大多數的病人，為諸醫所束手無策者，到此得救，這一點應得注意。每天差不多有四百號至六百號病人，每人日治三次。這樣只可用羣衆治療法，才來得及，一個一個脫了衣服挨着來。可詭的是病人之間的紀律，公主與奴婢相隨，主教與權耕並立，沒有人計較到醫金。每個都得於進門之前，略納小費。窮者白看。蔡來斯很富，他不願撈錢。所進醫金還不够維持試驗室的費用。他的治績，不能獨歸功於精神暗示，因受治者初時都感到

病勢略增，這是一種反應，非暗示中所有者也。總之，我的老師蔡來斯學究天人，其治病有效是不待言的。」

這不是求知若渴的醫家及學者，對於一種新法的景從，是用情人眼裏出西施的看法，作繭自縛。

似方聞達氏一類人物，既非爲利所誘，自甘投身蔡來斯門下，竭其忠誠，只得以十足中魔名之，我極力介紹一本小書，名曰「學者在催眠中」，不可不讀。從這本書中可以見到驚人的事實，德國大名鼎鼎的科學界代表，也免不了有點中魔。

如果學者醫家都這樣的沒有判斷，這樣的站不住腳根，那麼又何怪乎一般羣衆呢，何怪乎一般有病的羣衆呢。羣衆之無深刻思想，已有人論及之：「人們的思想是兒戲」。我不斷的遇到奇醫，總見到他的作用存乎其人，而不在于其所用之法。已故某名醫的病家，有信給我，裏邊這樣寫着：

「與某名醫對談，如展圖畫，如看浮雲，不覺其爲討論也。他的治療亦如之。所有醫務上的行動，饒有神祕色彩，其運用之靈活，不下於優伶，當他現

身於病人之前，似乎帶了一點祥氛瑞氣來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人們覺得如坐春風。

他對付神經病者，工架更足了。安詳與尊嚴的態度，簡當而流利的談吐，從無抗過卑之弊，可稱千古獨調。」

我故意舉出一位已死的名醫。蓋棺論定，而所定之論則各有不同，然此無關重要；他能對付病人是真的。信仰的思潮，總來去的移動着。我們知道一條跌斷的腿，固定之使不動則好得快，整個人體也是如此。信仰也是如此。固定信仰與希望，乃恢復康健之最良導師。

我們不應忽視一點，江湖的治病，有較醫師容易爲力的地方。某君說得狠對：

「剛巧不懂科學的醫家，自信他有某種把握，最易得到治效。」

在軋司泊是特別觸目的。蔡來斯不受科學的威脅，他堅信他自己的方法。他是生鐵鑄成，他的兒子小蔡就完全兩樣了，我們應得說，可惜小蔡是讀過書的，可惜是醫科畢業的正式醫師，因此小蔡就不是生鐵鑄成，我們馬上窺見他的裂

痕。小蔡願把他父親的治績用科學來解釋，於是立刻碰着懷疑與困難。小蔡決不會同他父親一樣的得力。

「常有正式醫師，深諳其三考出身，而掛着江湖牌子。據說這樣治病，才得好效果云。」

我們科學醫太爲懷疑精神所支配了，我們瞧不起說好話，瞧不起靈魂的力量。我們根據學堂裏所學的，以爲許多病是治不好的，而實際未必如此。能夠消除這些障礙，就成名醫，有好治績。

此地我要加入一段觀察所得的東西，其實應寫入前一篇的。又是一位奇醫，但不是江湖，而是一位正式醫師，大學教授，切實的研究家，姚江湖如雛者。

「他允許我看他治一位哮喘婦人。從容不迫，使病人曉得醫師有耐性。沙發上躺着玉肌微露的婦人。教授緩緩的向她談着，於是哮喘漸漸平下去了。然後繼以胸部按摩。末了，在額上劃幾下，來一回催眠，暗示病者於十五分鐘後醒過來。」

如果現在我指定了說：江湖的治法與正式醫師的治法之間，我實在不能發見根本上的區

別(獨指治法,不提診斷;)我的這位同道會笑我,而醫學會準得把我永久除名。哮喘之愈,不二其理。此理乃不合於現代學理之理,就是醫家相信他自己的方法,病人相信醫者的方法,至於種種做作,都屬次要,輔助品而已。

定有不少從洪濛時代傳下來的特質,保留在人類的種子中,以演出信仰上的事實;故信仰與生俱來。但是我們不談洪濛,且就近者略談一二。

(一) 奇醫多不寄跡於大城市,良非偶然。蔡來斯與施丹馬,皆由城市遷於鄉鎮者。昔之巫醫,其巢窟亦不臨大道通衢。辛苦的旅行與長途的跋涉,以及門前鵲候,歷數小時,皆為泡製病人,使其就範之好方法。

(二) 總帶着宗教的色彩;就是以器械聞名的軋司泊,亦不能免。

一切我所認識的奇醫,都自信得神之助。在餓缺牧師的接待室內,我讀到了好的格言「兩件事是無神不行的:分受悲苦與訓育兒童」。我再加上第三件:「對付病人。」

(三) 奇醫總與病人周旋着。試把餓缺牧師的看病室與病險公司的看病室比較一下。病險公司的醫師，對於大批來者，以迅速處方代逐客令；以千篇一律的丸藥補劑爲搪塞品。餓缺牧師一無診斷，是大缺點！然而他有仔細的治療。凝神一志，雙手不停。

「愛斯基摩的奇醫，遇病勢重篤者由二醫合力治之，結果異常美滿云。然治療時間僅以二日爲限。」

我們可以把按摩除外，因他有物理上的治療作用。其實我們只要有人照顧，就覺得是一種幸福。（試想慈母的護庇，得想遠些，暴風雨下原人之相偃相倚於岩洞中？）

「我自己很愛身嘗按摩之趣，我不信完全是物理上的作用。同樣的樂趣我也在理髮時得之。今日雖不需此，而私心竊引爲憾事也。」

讀者現在要指出我一個大大的漏洞。把病人一個一個的照顧過去，餓缺牧師是這樣辦的，在哈耐克壘大體如此，在軋司泊却完全兩樣了。這一層容易解釋。到牧師處去的，大多數是工人

農夫，簡單質樸的人物。他們只要有一位高等人物，不惜時間，特別垂愛，而又不計酬謝，就視為奇蹟。於是靈魂已虔誠皈依着。軋司泊是相反的。病人多為名公鉅卿富商大賈。他們訪過不少名醫，知道患的是什麼病，聽到不少頗有出入的治法。他們需要另外一種奇蹟：取消了他們的地位，見識，簡性，下儕於羣衆之列，折節於一人之前，一如信徒於神前之五體投地。只有這樣才能就治療之範圍，上痊愈之軌道。蔡來斯狠明白這一點。他在一年前化了不少錢，造了一所大治療室，照理，他狠可以舉行分別治療。然而他不為也，他仍用羣衆治療，每次放入的病人，且由一百至一百三十，終至二百。

我再回到那位治哮喘的大學教授。人們可以說，哮喘本是神經性的，自可由精神作用治愈之。然而正好在這一次的拜訪，得到了其他證據，原來正式醫師也完成了治療上少有的奇蹟。

「這位大學教授給我看一件病歷，並示以愛克司光照片。一個青年男子患慢性關節炎，許多關節（頸，手，膝，腳，等等）都僵直了。愛克司光照片，

攝於第一流的醫院，很明顯的呈示關節之兩端，都由骨質橋梁互相聯接。有經驗的醫師都說這是治不好的了；就是我也覺得毫無辦法。然而在教授的精神作用之下（附以輕微按摩，）竟恢復到可以行動的程度。」

這如何是可能的呢，是想像所及的呢？我應該回到第一篇與第二篇所說的。我們曉得每個「細胞集團」的工作（活命與傳種），都由總指揮巧妙的領導着。（一個人是由三十兆細胞合成的大集團，每個細胞已是一種不可捉摸的奇構）。這位總指揮可以受物理化學的影響，也可以受精神靈魂的影響。我們只說後一種。

精神作用在治療上，並不一定可靠。有時他的作用如此之小，我們可以不理會他。有時他的作用如此之大，其餘一切都藐若無物。

醫師的作用，可分為普遍性的與局部性的兩種。當然不是每次都分得開的。

普遍性的作用，我已說過，信仰就是他的表示。這是往日名醫所熟諳的，不過為近代的機械與工業所掩而已。

「來了許多民衆，其中有的瘋，有的瞎，有的啞，有的殘廢，以及其他許多許多，一齊拜倒於耶蘇腳前，而耶蘇一一治愈之。」

「信仰給生活以特殊影響。所以人們說，藥效大半由信仰得來，往往病人只要看到他所信仰的藥，已覺生趣決然了。」

「醫師一進房來，應該有這樣的魔力，好比來了可愛的耶蘇。」

「精神治療大有發展希望，因解除精神上的痛苦，是每個病家所求之不得的。」

就是最近代化的醫師，最切實的研究家，如果要爲人治病，仍少不了這條人與人之間的橋梁「信仰」。醫術而沒有學理以外的東西，是不堪設想的。

「在病象之後還藏着一點更重要的，不合學理的，形而上學的東西：不自覺的生活慾。」

醫師得握住這個「生活慾」。現在我們曉得醫師的作用進步多了，除了普遍性的作用外，還有局部性的作用，某種器官，某種功用，得以分別影響之。催眠術有助於此特多。

「我們由很多確實可靠的人體試驗（試驗於健康人體），得知內臟的功用，頗受靈魂作用（精神作用）的影響。譬如胃之分泌胃液視催眠家之暗示而異。催眠家說，喫的是肉，就出來一種消化肉的胃液。催眠家說，喫的是飯，就出來一種消化飯的胃液。胆汁與胰液的分泌也是如此。如果催眠家說「多喝水」，得以引起大量的尿排洩，尿質甚淡；反之，催眠家說「渴」，得因之減少尿量，而所洩之尿頗濃。新陳代謝，血壓，呼吸，肢體的充血，血液的糖量，都能隨催眠家之所欲而加以影響，甚至臟腑的位置，譬如胃的位置，亦得隨意變動之。」

「英國某醫自述，他從小就能隨意引起臂部及腿部的風疹。」

能影響於健康者，當然更能影響於病者。譬如糖尿病者，每遇興奮略為過度，洩糖必多，此為周知的事實。

「一八七〇年，德國某城受砲火射擊之後，忽然發見上百的糖尿病人與甲狀腺病人。何以不能反過來，用精神作用治病呢？」

「有姊妹二人同造眼科醫師之室，姊患眼疾，妹

乃伴之前往者。眼科醫師發見姊所患者爲急性綠內障，勸之開刀。那位向無眼病的妹妹，竟當場亦患急性綠內障。我們知道，惟有腦動脈最易受影響，時而忽然寬放，時而忽然緊收。綠內障的病源，某醫以爲歸根是血管神經的變態。」

「某某二醫，能於催眠中使病人退熱。」

「某醫於催眠中治愈皮膚炎，癬，癩，頑固的潰瘍。但他亦能以催眠引發之。」

「某某二醫曾試驗過，毒藥如顛茄等之作用於人體，得因催眠抵消不少。」

「維也納某生理教授，曾於醫師會議席上演講血壓，確定了一些特殊的事實。其中有云：如果病人看見醫師爲他的病而工作着，就預期效果之將臨而先覺到舒適。這種「自己催眠」，對於血壓過高的人們，極有良效。安慰的影響，可使血壓過高的惡果，略爲減少。各式浴療對於血壓過高之有良效，亦無非精神作用所使然。」

「蔡來斯的病人，有一批是經正式醫師覆驗過的，可以證實某生理教授之言不謬。血壓過高的病人，敬蔡來斯如半仙者，一經治療，顯覺舒適，有時血壓亦竟減低。而以蔡來斯之行徑爲極可厭

惡者，治療後血壓轉高。」

奇蹟如何會有作用，軋司泊與哈耐克曼，以及古氓柏何以有治效？他的作用在提醒靈魂，當然只有提得醒的靈魂才可收效，所謂提得醒者，卽有信仰之謂也。第一，病人對於病的觀念兩樣了。他聽說，這病是治得好的，某人某人都已治好了。

「假如病人信賴醫師，一切維醫師之命是從，而醫師亦保證其病之必愈，病人常在好的希望中，然而當醫師實踐其言之前，病勢轉劇，其人雖不自覺，或且感到舒適逾恆，吾人亦將以康健許之乎？不不，他是病而兼健者。病是實在的，健是醫師許諾他的，他信賴醫師，自應確信醫師之所許諾，於是預先以健者自居也；醫師既着手治病，則此病自屬可治之症而非死症。」

第二，吾人不能否認實在的，客觀的良好轉機。當靈魂與疾病妥協，不思光復舊物時，我們得提醒他一下，使他振作起來，另尋途徑。因之雖極重的病狀，似乎不治的險症，都可有良好轉機。可惜我們醫師看到這些轉機，多數不能持久。

自己催眠與受人催眠同樣有效。我們醫師遇到最多，什麼是由「幻想」轉來的，什麼是由「幻想」轉去的。幻想用之得當，可生治效，用之失當，爲害匪輕。

「許多精細的考察家，對於南海風俗有下列的報告：年富力強的居民，自覺偶有觸犯教規，即退處一室中，無原無故的於數日內死去。南海居民就此漸歸消滅，他們的幻想（自己催眠）奪取了他們的生命。」

聰明的醫師常常看到，治療的要素不在方法而在治療家的箇性，一種能夠引起信仰的箇性。關於此，有一篇發揮盡致的文章，名曰「疏忽了的一頁」——見一九二七年醫師的周瞰第十七期。我只錄出一段：

「這樣結果美滿的奇醫，當然有的是念過書的，有的也沒有念過書的，而且沒有念過書的每每更爲出色。他們的方法平淡無奇，甚易模仿，然而他們的效果，則模仿不來。奇醫時復降生，一旦哄動全城而輒被警廳所驅逐，似向爲正途所岐視，然其人其術，苟能謹守範圍，治其所確能治，實大

有益助，未可相輕。百年前尚有正式醫師，肯犧牲成見，就學於奇醫之門。

現在學者與非學者之間的裂痕太大了，但是醫師仍是醫師，奇醫仍是奇醫，學與不學，似無關於治效焉。如果我們試把昔日名醫的治效加以解釋，方法加以研究，就發見裏面空無所有，他們的祕密不在方法而在他們的箇性，如果我們聽說，某人用杏仁酥，某人用鴉片烟，某某用輕描淡寫的樹皮草根，某人用危險的暴法，某人用危險的毒藥，治病都有奇效，我們將一等莫展，無所適從，其實不外人與人之間的信仰作用，一切方法與行爲都是輔助品。只有機械式的扶助工作如接骨等，才算真材實用。旁的盡屬幌子。一位療養院的院長，只須和顏悅色的問病人安否，已勝過人家用盡方法矣。

這樣身懷異稟，以治病聞名的人物，原不分醫界與非醫界，兩方皆有之，而屬於醫界的人物往往不自知其有此異稟，以爲所有治效，由於學識之優，診斷之確也。」

當科學醫不能把一切病人都治得好，或使他們得到安慰與希望時，奇醫與奇地總不絕的

產生，應該不絕的產生。歷史上沒有一個時候是用不着奇醫的。病人之五中崩裂，呼籲無門者，捨奇醫孰與歸。昔之帝王與篤行君子，爲人望所歸，相傳亦有治病奇蹟，而教堂中之聖僧，則以拯救貧病爲天職。在我們這無神的時代，廟宇變爲學院，或變爲市場，符水變成病險公司的丸藥，篤行君子不復爲人望所歸，於是痛苦無告之輩，除了奇醫之外，太無餘地以自處了。如果我們的醫術，到處都能同我們幾項少數的拿手好戲一樣有把握，那麼，蔡來斯輩誠不足道也。

「所謂合乎學理的醫療，他本身還有這樣大的缺陷，儘可藏納一輩奇醫以及奇醫的信徒而有餘，當然，奇醫能力所及，以精神靈魂上的影響爲限。近代醫師，以爲用不着前人的那一套魔術。然而他太健忘了，他應記得病人有似小孩子，最愛受魔術的吸引。法國革命後的大總統，不能再同前代的法皇一樣，用手一撫而愈沉痾；近代醫師，同一遭遇。」

六 近代醫療中的奇蹟

「人們所有的一切，皆以爲生。」錄成語

科學醫療與奇蹟，粗看似乎是不能並立的。一部份學者尙堅持此見。然而讀者到此早已有了結論，醫術從來少不了奇蹟，將來也一樣的少不了。我們環顧儕輩，人證物證俱全，且用一簡單譬喻開場。

我們的內臟以及血管，受着兩條神經的支配，一曰迷走神經，一曰交感神經，就如我們的臂與腿，受着兩種肌肉的支配一樣，一曰伸肌，一曰屈肌。這個比擬不算準確，但夠用了。影響之及於神經者，勢必兼及內臟。某君稱交感神經與迷走神經爲「生命神經」，言之有理。且提出交感神經。試看醫師如何近他？

(一) 某某諸醫以及近代西班牙某奇醫，都從鼻內下手：矯正頭風，哮喘，便秘，痛經，痛風，麻痺等等，皆得從鼻內治愈之。仔細的研究，才把原委說明白了：鼻內海綿體，乃交感神經散佈最密的

地方。

(二) 某醫另有門路。他把睪丸動脈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的石炭酸溶液蘸一蘸。用意不外用局部的刺激以響影交感神經，因動脈必有交感神經相伴也。此法適用於：老弱，早衰，遲熟，陽萎，齒槽膿漏，月經不正，卵巢變性，性慾減退，糖尿，壞疽，腎病睪丸炎，狹心症，震顫症，神經衰弱，瘤腫手術之後，以及羊顛風。

全局看來，是一奇蹟；一法治萬病。我錄出他的一句：

「我的方法有持久的作用與廣泛的影響。」

(三) 某博士號召了大批民衆。他用磁電按摩薦骨部交感神經（但不與磁電接觸），可以治甲狀腺病，肺結核，以及許多重篤不治的病症。

我可以舉出不少的醫家，他們都從事於交感神經：某君把血管的交感神經割去，某君把頸項的交感神經割去，諸如此類：舉不勝舉。

這些行爲的科學基礎，我略而不談。每個醫師，只要讀過解剖生理的，都曉得要從交感神經得到這樣廣泛的影響，全屬妄想。那些發明家犯

了同一的錯誤：以爲結果好的，就說方法對的。這是在無機世界中不得已而用之的，何足爲法，在有機的生物世界中，非經嚴格批評，自不適用。而一般收效頗佳的醫師，往往是沒有批評的。

一切身體上的進行，都受精神靈魂的影響。每個醫師皆知道，有時一針清水同一針嗎啡一樣有止痛之效。但是我們決不能說水是止痛藥。

「有的病人，誤以診斷的手續爲治療手續。某農夫於第二次覆診時，要求醫師再把那根管子（寒暑表）往肛門裏邊塞一塞；據云第一次塞過後，大爲見效。反之，有人報告測量血壓，病人因之甚感不適云（見萌芽醫學周刊，一九二三年第二十三期。）

那位割露舉丸動脈以影響交感神經的某醫，太費事了，人家以催眠術已可了之。水腫，匍行疹，皮膚痒，肉瘡，金錢癬，都可用催眠引起，用催眠消滅。」

用催眠方法，頗易使新陳代謝增高或減低，對於神經不穩定者，更易奏效。研究家好把研究所得，搬弄到人體上來，以非生物的現象來配人

體，不免錯誤，以旁的生物來配人體，仍不免錯誤。忽視了這些錯誤的來源，以至所謂科學醫療者，包含了不少的雜亂與荒謬。

上面所舉的三種方法，表面上是影響交感神經，實在是影響了靈魂。如果曉得一句話可以影響交感神經，一句話可以影響靈魂，使聽到這話的人忽而臉白，忽而臉紅，忽而提心吊胆，忽而石頭落地，以及代謝，呼吸，消化，各方的忽而變動；那麼，我們只要說話好了，何必動刀呢？選擇一種最簡單的，最無危險的方法來治病，不更合醫師的口胃嗎？

「言語之成爲刺激，其真實不啻於旁的，人獸所同享的一切刺激，而刺激之範圍則過之。」

當我與醫師們談起這些，每次都遇到下列的抗議：如果我們發見了一位病人患篩骨化膿，另一位病人有膿居肺葉之間，第三位患着胆石等等；此時此病，用「言語」治療，起碼是業務上的疏忽。這些同道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從未說過，醫師可以不必注重診斷。剛剛相反，我們對於「神經性的病症」之肯定，總得最後出之。我自己遇到過，一

位婦人以宮外孕，而他醫認為神經性腹痛，一位男子胸骨後有瘤，而他醫認為神經衰弱。判斷某病是實質上的變動，某病是功用上的變動，自是每個醫師的責任。

某醫用外科手術治哮喘，越弄越澈底了：先是把一面的頸項交感神經割斷，進而把兩面的都割斷，再進而挖出神經節，終於把胸膛破開，翻轉過來。我對於這位外科名家的勇敢與技術，表示驚異，而對於他的歸納，以為哮喘必如此而後愈，絲毫不敢苟同。當我讀該醫的論文未竟，在旁的醫刊上讀到下列一段：

「某某二醫治哮喘，以奴佛卡因及腎上腺質，由氣管鏡之探照，直接噴射於氣管粘膜之上。但是以後在八例哮喘中，單插入氣管鏡而不用噴射，竟有七例收良好之效果。」

我以為連氣管鏡都不是必需品，不過影響精神之一助而已。蔡來斯治哮喘用電閃，某醫用愛克司光照肺根。又有人說，愛克司光不必定照肺根，人體任何一部，照之皆可收同樣之效云；地位又沒有關係了。

還有更簡單的方法。我認識幾位醫師及江湖，他們用按摩，呼吸訓練，以及說好話(言語的力量!)把哮喘治好了。

「物理治療醫刊，一九二九年，第三十六冊，載有某醫的一篇文章，中有句曰：這是毫無疑義的，對於哮喘病人有極好的印象，如果有人肯每天犧牲一個鐘頭，以敷衍病人，對他說，這病是定會好的，不過你的呼吸方法完全錯了，所以走上哮喘之路，一種正式的呼吸方法，就同我的一樣，你必須照樣練習，方能改正你的錯誤，於是當面呼吸給病人看，當場叫病人跟着學，最好再用圖畫指示一切，使得工作的外觀，充滿了科學色彩與學者態度。可憐的哮喘病人，好容易在百藥罔效之後，居然遇到一個人，對於他的病苦如此用心，如此效力，如此有把握，每次練習之後，必獎勵着：現在好得多了，呼吸不似以前那樣錯誤了。

該醫以後又說，同樣的呼吸練習，尚可用以治不少旁的病症，譬如胆石，便秘等等。」

我們想想近代的返老還童術。某君說得真對：人們自知老之將至，這個吃緊的問題，困住了人們，於是大家墜入返老還童術中。說到科學的「

方法，以對付老與死爲號召者，多至不可勝舉。其收效並不由於法之良善——客觀上沒有一種方法是有用的——，而由於人之良善，此地之所謂良善，與聖賢等意義無涉，乃指施法者之箇性而言，以能引起旁人之信仰而與以深刻之印象者爲良善也。嚴厲的批評家，得詆爲吹牛，廣告，宣傳，我說這是魔術。

「某醫以猴子睪丸種入老年人體內，據說有奇異的效果。這種思想在科學上是站不住的。自由堡與維也納的大病院，仔細的將該法覆試過，毫無成績。我們也老早知道，猴子睪丸在人體內，很快的死亡了。所偶或發見的，暫時的效果，得之於脫離的興奮素。

一位匈牙利醫師，以割破睪丸的外鞘爲獨得之法。年來我覆試過多次，只能證明其有損無益。」

夠了，方法是附屬品，神怪的工具而已。彼以猴子睪丸種入人體者，無形中種入了另外一種東西，較睪丸更爲重要，更爲寶貴，這是一種返老還童的信仰。

當然，返老還童，也有不用外科手術的，如內

服或注射等等。此地也以信仰爲主。再舉幾例：

「舉丸製劑之治療作用，不能單獨歸功於內分泌。其關聯於精神者正復不少，而人誤以屬之內分泌耳。我把各種舉丸製劑都試過。有時注射數十針清水，只要病人以爲是舉丸製劑，收效之佳，一般無二。見皮膚科周刊，一九二九年，第三十二期。」

「我的一位朋友，有名的皮膚科專家，告訴我下列一節：他用注射法治一位陽萎病人。第一針後，局部紅腫，病人自說效力頗佳。以後繼續注射多次，但不使病人窺見，僅以空針刺入而不灌藥水。效果光彩之至。」

「一個老頭子到我的病院裏來，意欲以手術治胃瘍。我替他照了愛克司光照過後他說痛苦全失了，意欲緩動手術。我也贊成，給他一月量的顯茄丸，令回家休養。一月後又來訪我，歡容滿面，要求再給藥丸。他說，十年來的陽萎，現已恢復壯觀了。這件事當然別有關聯。老者因多年胃病，肉體靈魂，備極困頓。一旦胃病霍然，營養轉佳，陽萎之自愈，乃康健象徵之一耳」。

「生理專家某氏，自說因經年不斷的用舉丸製

劑，得到老不衰，長途跋涉，亦無倦色云云。他的結論，我以為通不過的。專家的到老不衰，其體魄得之於遺傳，至於精神奮發，乃信仰畢丸之結果。」

現在的日報醫報，沒有登出返老還童的題目，人們就不要看了。作譽揚文字的人，都是有數的學者，真令人替他們的姓名叫屈不止。我聯想到某種補身體的鹽，某種補神經的餌，等等。其實要在花花世界上多活幾年，自有不二法門在：投一個好的胎，安放一具快樂的心。此外別無他法。誰沒有這福份，那麼，能各安其素，亦可以自足。長生不老，非任何方法所能致。維信仰則當別論。關於此類文章，有的讀之令人嘔飯：

「忽而發見了上古的象；何以至今猶存，因他喫了珠果。忽而發見了兔子，因注射微量奇藥，使他高興得不亦樂乎，隔着桌子椅子的往來跳躍。又有異常科學化的抽出物，腦與腺的抽出物，由最近代化的試驗室製成，以為定有卻病延年之效云。事實呢？市儈利用名義以圖利，他們善於招搖，比我們醫師精明多了。古時埃及，早有先例，今之都市，依樣葫蘆。」

再舉一例：某君把哈乃氓的奇方分析過，結果不外是清水，而向來以之治病有效者也。

「此項奇方，即清水，為下列各症之有效藥：失音，膀胱無力，暈眩，失聰，耳鳴，各種麻痺，夜溺，羊顛風，神志不清，痛風，失明，手部與面部的肉瘰。」

我很同意某君的辦法，在科學的立場，在研究家的立場，自應把奇方加以分析，雖然奇方的本身是一無所奇，奇方的製法是大為可笑（製造的手續，說明書有七十頁之長，而結果只得到清水。）但是在醫師的立場，我的意思有點兩樣。清水與許多日新月異的化學出產品相較，總是最無危險的東西。清水本身自然平常得很。可是醫家把信仰寄在水內，病家連信仰吞下肚去，這就大可有爲了。

末了一例就是蓋爾松氏的飲食療法。蓋爾松可說是模範式的好例子，證明醫師的行爲，由科學與奇蹟混合而成。減少飲食中的食鹽，而代以其他礦質，無疑的要引起生理上的大變革，因之促進病理上的轉機，事有可能。然而嚴格的批評起來，有許多事實不能以科學解釋之，譬如慢

性疾病之忽然治愈，根本不同的疾病而同樣得治，蓋爾松行之有效，他人行之多無效。我遍覽關於試用此法的報告，所有德國的肺病療養院，有的經過長年的仔細攷察，都說此法無效。

只要我們從靈魂方面加以注意，一切疑慮都冰釋了。先是蓋爾松自己。他堅信不疑，他所想到的都有價值，決不會錯。他有一種萬應良方在手頭。

「某報登出蓋爾松的談話：我的理想是對的，我的治法適用於一切病症，他改良病體，使與毒素脫離關係，復以特殊營養，使病體日臻康健。這樣就治愈了——癆病也治得好！我請諸位留意一個要點：治愈是整個的事，不是專指身體之某一部，疾病之某一種。因此我的飲食治療，其效果及於心病，肝病，胆病，胃病，腸病，血壓異常，血管病，白癆，皮膚結核，偏正頭風，肺癆，骨疽，痙攣，代謝異常，哮喘，發育不良，神經病，停經期內各種重篤病症！類乎此者，我們不已數見不鮮了嗎！某醫報告，用蓋爾松氏治療法，治愈不下二十六種病症，其中有放線菌病，羊頭風，甲狀腺亢，動脈擴張，癬苔，皮膚炎，骨節炎，多發性硬化症，消瘦症與肥胖症。

在醫學世界中，一九二九年，第三十七期，有蓋爾松的一篇原著。他說用他的方法，治愈了下列各症：各器官的癆病，重篤肝病，胆病，胃病，腸病，心病，血管病，血壓過高，偏正頭風，發育不良，白癡，哮喘，太瘦與太肥。」

蓋爾松不承認有催眠作用在內，他舉出事實，有的病人一身兼二病，我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之治療亦只對付其一，然而結果二病皆愈。蓋爾松初時遇到一位病人，以頭風求治，不知其人尚有皮膚結核。乃頭風治愈而皮膚結核亦愈。

這樣意想不到的事，不足以反證催眠。我們在奇醫所在的地方，司空見慣。某書中舉出一大批例子，催眠確可把未曾留意的另一種疾病，同時治好。

有人罵蓋爾松吹牛皮，無批評，釣名沽譽；憑我的見地，罵得尚不全非。然而他的效果之佳，其神祕就在於此。醫師而具冷淡之靈魂，休想治好病人。自身有堅強之信仰者，方能引起病人之信仰而震撼其鼾睡未醒之靈魂，當然，病人方面，也不能缺少相當的決心。要通過蓋爾松的治法，不

是一件舒服的事。只有不惜犧牲的人，才能如願以償。無此毅力者，不久就得辭別蓋爾松了。

誰把蔡來斯的病人與蓋爾松的病人比較一下，就會覺得可驚的相同。然而此地，另有一點，不得不表出其重要性。

當蓋爾松的飲食療法出頭之日，我開始對於這張萬應方懷疑。這不簡直是奇蹟嗎！不由我不追問一下，人們在什麼時候曾以食鹽治結核呢？（蓋爾松的飲食療法是不許喫鹽）

「我記得前幾年去世的好友某醫。他雖不是好的科學家，卻是好的治療家。他努力為病人服務。肺結核（即肺癆）是他看得最多的病例。治法用濃厚的鹽水，行靜脈注射，效果非常之佳。我勸他把治績公佈出來，而他不為我所動。

在醫學世界中，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登出某大學教授的一篇短文，題曰：食鹽問題在結核治療上的史乘。裏邊說某醫治結核用加鹽的乳汁，每天由二公分食鹽加起，加至六公分八公分。（見一八五七年他所著的草訂本）。以後用羊乳，這些羊用極鹹的草料（加了不少食鹽）喂飼着。他用此法把一位貴人救了過來，其人曾為三

個有名醫家所謝絕！他試用此法的動機，得之於他的觀察，他見某動物園主，以鹽飼猴，而猴得延長生命，否則到了歐洲的猴子，很快的死於結核。有名望的醫家，表同情於該醫之主張者不少。某醫說：我勸結核病人每食毋忘加鹽，菜裏邊要加，肉裏邊更要加，多多益善。

因爲主張不喫鹽的朋友，同時也不贊成喫肉，所以我再舉出一點歷史上的記錄：某大學教授治結核用生牛肉與生羊肉，每天喫一百公分至三百公分，細切之後，做成肉圓，散上一點糖。」

跟着我的思想走的讀着，對此一切，自會覺得都不是矛盾，管他鹽少鹽多，肉多肉少，兩兩都可發生治效。只要醫家與病家的信仰，一齊對於所用的方法，深結同心就得了。

也許是狠需要的，我們在此略作頓挫而談談下列問題：我們歷觀近代醫療之後，何從認識他的奇蹟呢？在許多不重要的標識之外，有幾項重要的如下：

(一) 猝然的治愈，就是重症亦然，

(二) 方法是非特殊的,這就說,不專治一種病,乃適用於許多病或一切病者,

(三) 該法,往往只有發明家本人行之有效,

(四) 其治效由科學立場觀察之,頗難解釋,

(五) 同一疾病,而可用兩種相反的方法治愈之,

(六) 奇方很少長留天地間者,其來也儻焉,其去也忽焉,

(七) 奇醫之迷信其法,非理可喻。

近代某醫治坐骨神經痛,只須把病人的耳朵加以燒灼!我們現在明白了,我們認識最近代化的治法。

「某醫於兩年前著一書,名曰「軟光治療。」這是一種很軟的愛克司光以之照射皮膚,而可治內科各症及婦科各症:胃瘍,十二指腸瘍,甲狀腺病,血球病,月經太少,月經不至,痛經,無力,骨節炎,哮喘,百日咳,胸腺腫,狹心症,便秘。這樣一張五花八門的病單,識者已知其為奇蹟矣。

一位有名的外科家,割治一個患了十年胃病的婦人。肚皮破開後一無所獲。為研究起見,從胃之

璧割下一小塊，以便作顯微鏡檢查。但是病婦從此未發胃病。以後這位外科家照樣的又割治了二十一個病人。

這樣的外科治績，成例之多，可寫滿一本整冊的書。我但略舉幾種病名如下：卵巢炎，子宮傾斜，游腎，胃下垂與腸下垂，盲腸活動，慢性盲腸炎，慢性便秘等等。凡此種種，年來儘以外科手術治之。不知其病源有關於靈魂，妄用手術，有時且不無危險。

遇着下腹右側作痛，即指爲盲腸炎；多麼隨便而非科學的思想！割出來的盲腸毫無變動。往往各在結腸或網線等處。簡單的思想與輕躁的行爲，吾人乃名之曰「科學醫」，不亦玷科學之名而辱科學之神乎。

只要有人自詡有新發明，新方法，就如磁之引鐵，吸了不少病人。豈獨病人，也吸了醫生。

剛巧在外科方面，最先懷疑到刻板式的思想之不對，剛巧在技術極有把握的外科，產生了革命思想，又得承認靈魂之存在，夫豈偶然哉。而去舊就新，又正是大名鼎鼎，數一數二的外科前

輩以爲之倡。信仰在外科上之影響，舉二例以明之：

「某外科家覆覈他的治績，凡由他割去盲腸的，逐一探問。有十八個病人的盲腸，割出後經顯微鏡及其他詳細的檢查，不能發見絲毫任何變動，而他們異常感激這位外科家，稱爲重生父母，再世爹娘。

來自阿根廷的一封信（德國醫學周刊，一九二九年，第五十一期）：自從美國思想侵入之後，人們慣把某種疾病，譬如痛風，歸咎於某種策源地。而盲腸，扁桃腺，牙齒，三者以有策源地之嫌疑，常至在受犧牲。盲腸與扁桃腺，去之無損，而對於牙齒亦不假思索，足見病人之信仰醫者，一至於此。」

不要以爲這個時代是過去了，永不復來，誤矣。在每種醫刊裏邊，我們都可以見到新的報告，仍舊是那一套老把戲。

「一位外科大家以爲胃下垂是肚皮太窄所致，於是用手術把肚皮放大。另一位外科大家，也許是更大的大家，剛剛相反：他以爲胃下垂是肚皮太寬所致，於是用手術把肚皮收小。

一位醫師以酸性品治某種疾病，而另一醫師治

同樣之病則用鹼性品。」

我的皮包裹邊還有最近的新聞，茲檢出二例。

「一位外科名家介紹一種治呃逆的手術，把肝上面的韌帶割去一段。我以為我的祖母所介紹的方法好得多——趕快的，小口的，連吞九口水。另一位外科家每於開刀前，仔細檢查病人有無痙攣特質。在有痙攣特質的人，他先另做一套手術：把一塊牛骨縫入其人皮下。我寧使病人喫點石灰質，簡單多了。」

我們常常看見這樣的事情：一位外科名家發明了一種新手術，手術的本身毫無學理上及實用上的價值，倡之者頭腦不清，行之者無聊有害。然此皆無損於其人其術。只要名家深信其天才，自有盈千盈百的病人來訪他。這些病人之所苦，不外頹廢，誤解，夫妻不和，生活艱辛，等等。內容如此，而病象儘可如彼。然此皆不成為名家之累。許多病人經此一番無聊手術，居然好了，雖然有的不能持久。究竟是病人的信仰決定一切，他以為醫師能治病就好了。這一雙造福於人類的醫

手，無論做的是無聊手術，却也自救人。

在這樣一種複雜的結構——人體——裏邊，總有一處隙孔，是醫師所藉以觸及靈魂者；觸及他，提醒他，使他得以趨吉避凶。不過醫師不應該倒果爲因，抹殺事實。譬如哮喘，胆石疝痛，胃腸失調，心悸不甯，等等，往往是反抗的表示，反抗一種不適宜的環境。

「我們的外科治療，有初時頗覺奇異，而日後恍然大悟者。七年前我看過一個六十三歲的老婦，極端羸瘦，在某處設備完善的病院內，經過數星期的觀察，診斷她患着食管癌腫。我再把她仔細檢查過，照過多次愛克司光，也只好附和前議，於是替她用手術造了一條胃管，以進飲食，因食管已阻塞不通，勢成絕症也。爲盡人事起見，我把癌腫所在處，四面用愛克司光深深照射。老婦漸有起色，漸能吞嚥，九星期後已無需於胃管。數月內，該婦體重增加了四十磅左右。她活到現在還很康健。我一向以爲此番真把一個食管癌腫用愛克司光照好了。相去第一次檢查約三年至四年，我再把她檢查一下，愛克司光攝影如前。出現了一點什麼呢？原來癌腫所在處，是一個食管憩室，

現在恍然大悟，當時所謂痛腫者，不過腮室之發炎腫漲而已，痛腫以及痛腫的治愈，完全不確，上了腮室的當。試想以診斷自豪的正式醫師，尙且常遇到這樣錯誤的觀察，那麼，毫無診斷的江湖，永不考覈治績的奇醫，自然更多這樣意外的治愈了。」

我又想到近代的，手術式的，哮喘療法。這一位外科家割斷一面或二面的交感神經，那一位外科家照樣的行之於拮抗交感神經的迷走神經。治績的百分率，兩方差不多相等。誰看過解剖圖上的氣管神經，就知道要完全割斷是辦不到的。假使竟完全割斷了，那麼，神經節代替神經執行職務，仍達不到取消該項神經作用之目的。試看割了出來的心臟，其神經皆被割斷無疑，不復與身體有所有聯絡，然於相當處置下，尙經日的繼續跳躍，則神經節指揮之也。所以近代的，手術式的哮喘治療，其治效決非得之於手術，而仍得之於靈魂。

嚴厲的批評家，正好借哮喘一例，攻擊吾說，以爲哮喘原是功用異常，不是實質變動。我們知

道精神或靈魂上的刺激可以引起哮喘，則刺激靈魂以治愈哮喘，自屬可能。

這正是科學醫所普遍犯着的毛病，以為靈魂作用，其效力僅及於功用上的病變而不及於實質上的。所以我們不妨從一種簡單的，實質上的病變說起。肉痣，是一種沒有危險的東西，因傳染而起。患此者所在多有，幼年尤甚。往往異常滋生，數逾幾千。蔓延於手掌，妨害工作，蔓延於頭面，減損美觀。科學的治法是機械式的：用刀割去之，用硝酸銀或硝酸水腐蝕之，用液體炭酸凍毀之，近來也用愛克斯光或鐳錠照毀之。可是醫師們早注意到一項特異的事實，肉痣往往一夜全消，自來自去，莫識根由。有時我們只破壞一顆肉痣，毫不觸及其餘，而全體每亦隨之消滅。

守舊的人民，自有他的舊法，如對肉痣談話，通之以「感應」。感應治法，為數逾百。我只舉三例：

「(一) 有痣者遇喪車過其前，即默誦曰：帶去！帶去！帶去！每誦一次帶去！必畫一次十字。

(二) 在日本則於痣上畫一鴿。幹媽呢？日本人稱痣曰媽妹，稱豌豆亦曰媽妹。鴿啄媽妹而食之。

完了。

(三)是我幼年自身嘗試過的一法。我於九歲或十歲時,手上長了不少肉痣。一個假日,下鄉探親,戚家的一個老使女,替我做了感應法,用一條綿線,照準每個痣上打一結(光是線打結,並不碰着痣),打完了差不多有二十個結。於是把線埋在檐溜泥下。使女告予曰:線腐之日,即痣去之時。其言良驗,六星期後,手部之痣無端消失無痕。余於習醫之日及臨症之初,此法每使余狂喜。

其間科學醫療,也注意到這些了。見諸筆記者,書不勝書,我只能舉其最重要者。

大學教授勃洛霍報告得最詳細(見臨證周刊,一九二七,第四十八期。)他先敘說一位用精神驅肉痣的江湖,其法受之於父。這位江湖,不過是醫界的江湖,其不懂醫學,自是事實,然醫學以外,他却是一位有名的科學家,乃大學教授地質專家海依姆是也。他的驅痣法極其簡單。凝神壹志,睜視有痣者,逐一觸撫其痣而輕抹之,同時喝曰:這個現在去了,這個現在去了,……就這樣抹過去,喝過去。頭一個病人就是他那年方四歲

的小兒，雙手頭面皆有肉痣，經三次作法而全愈。可是得記住，只有他抹過喝過的痣，才自行消滅。以後海依姆治了不少有痣者。要有效果，須具備兩個條件：

(一) 作法者應堅信此法之必驗，痣定得去。海依姆之行此，原非樂事。他得努力於聚精會神，自納於克苦助人之轍。到了老年，他的力量不夠，眼見得不能十分凝壹了。

(二) 海依姆須使受治者陷於窘態。如遇冥頑小孩，不能達此目的，則其法無效。故海依姆往往馬上知道，此番作法之效果或有或無。

「他不敢替一位建築家，手上長着不少討厭的粗痣，在辦公室內兩人相對作法。他但要求建築家允許他一遇機會即便行治。不久他們二人相遇於電車中，乘客擠滿，海依姆立即爲之作法。建築家窘極了，旁觀者亦爲之難過。然四五天後，手痣盡去。

遇到頑固的肉痣，須助以催眠，方能見效。」

勃洛霍覆試此法於二百八十九個病人。先以巾掩病人之目，然後由診室引入旁室，以有痣

之手放在電療機上，開動電箱，使之發聲，但絕不令電流觸及病體。電箱之聲，不過增強精神上的印象而已。繼以顏料抹在所有的痣上（任何無關緊要的顏料都可以，如美透靈藍等。）於是由旁室引回診室，除去掩目之巾。重復告以痣之必去。雖顏料未脫盡以前，不得故意觸及之。過了數星期，得再來覆診。

結果如何呢？二百八十九人中，來覆診者一百七十九人，等於百分之七十八又半。治愈者佔百分之五十四又七，一例無疤，不留痕跡，此則較優於常用之刀剪法及腐蝕法耳。在幼年的扁平肉痣，治愈率更高，可達百分之八十八又四，在平常的肉痣，僅達百分之四十四。所治愈的扁平肉痣中，有的長了好幾千個，踪跡遍佈全體。半數病人患痣有年，歷試內外各種方法而無效者（信石，水銀，腐食，愛克司光，等等）。

勃洛霍也聲稱作法者個性之重要（治愈者的百分率因作法者之不一其人而有移動）以及病人的精神關聯之重要。所謂精神關聯或情感地位者，不必定屬於欽仰一面，如信仰，希望等；只

要有了任何一種情感就行。

「譬如第六例病人是一位醫師，二十八歲，扁平的肉痣長在右額及髮際。向未治過。治如前述。因他是一位非常聰明而有點神經性的同道，把治法的意義都告訴他了。我們以後才聽他說，當時他是極端惱怒，以為意義既明白，則戲法已拆穿，決無效果可言。他對於這樣不懂竅妙的進行煩躁了好幾天，在一位同學面前痛詆我們（因他深以肉痣為可厭可醜，亟願一掃而光也。）可是這無非使得他格外驚奇，加倍歡喜，等到十四天後，一痣不存了。」

所以只要使病人的精神興奮就得了，就能引動靈魂，以接受吾人的志願。日常生活中，正有完全相同的現象。如我們注意任何一項未來的事件，譬如窺探林中偷過之獸，則聽之較平時為聰而視之較平時為明也。

勃洛霍以為大部份的肉痣治癒，不管用任何方法，都得歸功於精神上的影響。關乎此，有事實作證，每種新法的發明者必收意外良效，而以後的摹倣者則不然。發明者堅信其法。摹倣者不

免有點批評，因之損及信仰而連帶損及效果。我根據很豐富的經驗，再補充一點，勃洛霍的說法，不獨適用於治肉瘻，多多少少，儘適用於整個醫療界。

小兒與婦女較易受精神的支配，故治效亦較佳。

現在我們曉得所謂精神關聯或情感地位者，不必定須取得病人之欽慕，有時病人對於奇醫是懷疑的，厭惡的，然而治效並不因之減色。左右一切的是，你走向奇醫之門，你失去精神上的均衡，或喜或怒，一聽尊便。

勃洛霍以精神方法治二例淋濁性肉刺，亦能收效。繼勃洛霍而起者，更不乏其人。某醫在三十年中，從未失敗過一次。他的方法如下：以有痣之手置紙上，依手畫一輪廓，再將各痣繪入圖中，一如原來大小。於是以巾掩病人之目，用小棍輕磨各痣（病人須五指齊伸），同時說着：從今起你不覺得有痣了；痣將消滅了；你不許再觸犯痣。遇到頑固的大痣，反復作法有至六次者。平常總在十天之後至一月左右，肉瘻杳無痕跡的去了。有

時不畫圖，專用口說也行，甚至通信治療都行。

某醫發表(萌星醫學周刊，一九二七，第二十六期)另一方法：

「爲試驗精神作用之掃除肉痣，我們把方法改變了一下，病人須每隔八天或十四天來受注射，每次用半西西至一西西生理鹽水注射於上臂肌肉內，告之曰，此爲新出的，最有效的消痣藥水，其異於腐蝕等法者，愈後毫無疤痕也。注射時汝當卽有燒灼之感或沈重之感發生於有痣之區，此爲藥力達到之表示，以後肉痣必漸萎縮以至完全消滅。

我們在各種年齡，男女兩方，都有十八例以上的觀察。多數病人在注射時，已感到燒灼或沈重的感覺，這是醫者的暗示所引起的，有幾個病人到了當天的晚上才覺得。竟有一個病人因此一星期不能工作。關於治效方面，我們得說，雖然有時收效極慢，但是真正無效的只遇着兩例。肉痣開始萎縮時，病人往往亦自覺之，快則五天至八天後，照例總在第二星期或第三星期中。」

此外，這位醫師與勃洛霍的經驗相同：

「應得注意的是，治效與作法者的個性有密切

關係，一切精神作用都如此，當假期中由一位女同事代替我們作法時，成績一無進展，以至許多病人不來了，因她在工作時太嬌怯了。

也許有人疑惑鹽水或有去瘰之功，因此我們時或以蒸溜水代鹽水，而效果竟一樣。

在精神治療上，必須引動病人的情感，方能見效，今有一反證如下：一位患着手掌慢性濕疹的病婦，同時有瘰，但她無意於治瘰，我故意爲之用精神治療，以規究竟。兩三次鹽水注射後，濕疹好了，病人亦不復至，約半年前，該婦以濕疹復發重來，則其瘰固依然猶在也。」

由此觀之，精神作用之成功與否，醫家病家都負責任。沒有特殊個性的醫家，自不能望他作法有效。幾個出類拔萃的皮膚科專家，始終不能以精神作用去瘰，自無足怪。可惜我也與之同病，我大概是太富於批評了，我不能變戲法。但此法之有效，千真萬確，醫師們應得絕對相信。

在暗示與催眠一書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科學醫先得下一番克己工夫，然後能夠接受下列的事實：生理的現象，可以由言語的作用而引起，亦可以由言語的作用而改變；克己到底不

容易,所以今日仍有這樣多的科學醫懷疑精神治療,仇視精神治療。」

皮膚病之能受靈魂影響者,不單是肉瘡一種。試看皮膚的反應,很明顯的與情感有關:或紅或白之與喜怒羞懼。用生理的眼光看起來:白是皮膚血管收小,紅是皮膚血管放大。附着於毛根的肌肉,在恐懼或寒冷時每自收縮,因之而成雞皮狀之外觀。我們在催眠上得到很重要的一種觀察,原來一切這些情形都可由催眠引起;譬如催眠家只要暗示了熱,受催眠者那怕身居冰窖中,亦能皮膚潮紅,汗出如漿,反之,催眠家暗示了冷,受催眠者那怕身居燠室內,亦能皮膚蒼白,戰慄而起雞皮。皮膚與精神實為表裏。皮膚病如泡疹,匍行疹,搔癢症,某種濕疹以及某種苔癬,都能以催眠術治愈之。反之,皮膚可由催眠而發生重篤的實質變動,如火燙的水泡等。

幾位異常靈感的人,能把這些現象得之於自己催眠。有的覺得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慘狀,如在目前,悲慟之餘,竟至眼流血淚,或於受釘各處,亦現創痕。向之以為神秘莫測者,說穿了原來

如此。

我們再給肉痣一個臨去秋波。用精神作用除去肉痣，到底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實，無疑的是一個奇蹟，真正奇蹟。人們試一度想想看。肉痣深埋皮內，與血管鉤結。這是每個外科家於割取肉痣時所覺到的，如果要使肉痣脫落，必須他先與發源地脫離關係，這就說，鉤結肉痣的血管先得極端收小，使血液流不過去，然後長期保留這種狀態，使肉痣失去由血液得來的營養供給。照例，血液的正路阻塞後，每可由旁路以轉達目的地，現在連此都未便通融。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肉痣才能夠死去而脫落。種種進行，異常複雜，而皆聽命於作法者之一言一語或其他暗示，豈非奇蹟哉。

善於批評的讀者，仍可提出抗議，譬如說，肉痣有他的特殊病理，譬如說，皮膚病既可由精神作用引起，自能以精神作用治愈之。於是我們得再尋強有力的證據。我說到大麻風了。在南美與東亞，我見過不少麻風病者。印象之深，就是鐵石心腸的醫師也忘不了。手頭有一篇文章，為多年

居留於荷屬印度的一位研究家所作，他盡力考察麻風。專一從事於此。文曰：「精神影響之於麻風治療」。

我把序言以及文中另一小段照錄於后：

「一種新的希望，充滿了「癩瘋隔離場。」病者風聞來了一種新法，曾在短時間內，已廣為若干人所大捧而特捧。某處有這樣多人脫離苦海，其餘也都快好了。就在本處之受治者，亦頗見起色。病人覺得有幾處麻木的地方，恢復了知覺，有的消滅了異常感覺，如螞蟻在皮上行走等。一個因神經痛而臥倒已數星期的病人，居然能起立行走了。全場都興奮着。新法成了維一的談話材料。全體病人都願立刻就治，使得醫師忙不過來，不得不謝絕大批病人。醫師必須把每個病人在治療之前詳細檢驗，以便觀察新法之有無確效。以後的覆驗，發見真有光榮的轉機，無可否認。感覺大部恢復了，瘋塊漸退化了。已弱的目力有起色了。許多潰瘍收口了。竟有僵直不動的指頭也開始活動了。愛克司光治前治後對照，證明轉機確有客觀的事實，不全屬主觀的譽揚。只有癩瘋桿菌依然存在。醫師對於這樣的治效，不由他不嘆

驚，不由他不自問曰：也許是新法之力吧？病人是這樣的熱望着，以為新法是由隔離場通入花花世界的方便之門。僅有少數的幾個不願躬試新法，因為他們深以花花世界上的飯碗競爭為苦，如果真個癡瘋好了，豈不又要加入競爭。然而新法也需長期耐受，時或不免痛苦。於是就有許多病人不起勁了，開始懷疑了。希望減少了。現在再來檢驗一下，發見只有極少數病人，略有進步，有的反又轉壞了。但是醫師不肯馬上灰心。再把一批新的病人，詳細檢驗後，從頭治起。這批病人就很少自願試法的，大部須加以勸導，或稍用壓迫了。在同一的方法，同一的進行之下，還回的結果，不料幾等於無效。於是新法不得不漸漸放棄，癡瘋病人又回到了他們原有的命運中。隔離場中安靜了好些時，等到第二種新法出現，除了波及的範圍有大小之不同外，其餘照樣的再來一套。所以我以為毫無疑義，凡由現在所行各法得到的癡瘋治績，有時極為滿意的癡瘋治績，最大部份不是方法本身的關係，而是多少隨着方法以俱來的精神影響。

還可注意的是，感情豐富與希望活潑的病人較呆鈍的病人易受影響，其病之歷程亦因而大有

動搖」。

除了這一位研究家外，我還與許多旁的麻風研究家討論過，我總常常聽到同樣的說法：這些往往極爲滿意的麻風治績，最大部份不是方法本身的關係，而是多少隨着方法以俱來的精神影響。

這類觀察，書不勝書，我所說的，已夠證實一事：沒有一種疾病，無論我們名之爲功用上的或實質上的，可以不受精神靈魂的影響，或多或少，自各不同。向稱絕症的癌腫，也不能例外。常有得自誠實觀察家的報告，曾經確定診斷的（顯微鏡檢查）癌腫病人，偶因醫師某種舉動，往往有大好轉機，經年不變。

「某醫的報告（外科總刊，一九廿九年，第二十六期）：一位五十一歲的農夫，患着胃癌，自經探試剖腹後，精神影響之佳，使其人仍能從事於田間。」

就在這一種充分技術化的專科，如外科，亦以精神靈魂的影響爲樞紐，而麻醉與消毒之進步，更使外科手術得任意濫用，作爲影響靈魂的

工具。在我著的，一年前出版的外科的迷塗一書中，很詳細的說到這些事。

還有一處，須略為涉及，這是小兒科。我抱十二分熱忱勸各位醫師把韓不二的出色文章讀一下（萌星醫學周刊，一九二六，第四十七期）。韓不二在一大批臨證例子中，表明精神作用對於小兒以及小兒家屬之如何重要，表明一起似乎確由實質變動得來的疾病，如何仍舊關聯着靈魂而得從靈魂方面治愈之。我摘錄幾段原文於下：

「高興與不高興，如歡樂，希望，信仰，之與悲傷，苦惱，疑懼，對於小兒的每個細胞都有影響。人們不是跟着理智走的，乃是跟着情感走的，理智出於腦，情感出於心，小兒之情感作用較大人尤甚。所謂不高興者，不僅為慾望不足之表示，亦常為習慣不適之象徵。

高興的感覺，為從小到大發育上所必需，可惜這一項事實，很少為科學醫所注意。少了高興的感覺，發育亦受其損。皮色蒼白之流，與此有關。某君名之為精神的飢荒或靈魂的餓鬼，旨哉言乎。發源於靈魂的疾病，為數之多，小兒與大人相差

不遠。這是經驗告訴我們的。不獨與體質有關的疾病，就是看來毫不相干的症象，也發源於靈魂。頭痛，驚風，蒼白，心跳，心痛，四肢常冷，胃口不佳，嘔吐，腹痛，瀉痢，便秘，膀胱失調以及排洩蛋白尿，皆屬於此。

由此觀之，靈魂上的關係於小兒疾病實至重要。醫師應得如何注意及之；不獨大人可從靈魂方面治療，小兒亦然，不獨病人本身需要靈魂治療，就是病人的家屬亦然。」

類乎此的觀察，不止一人。某君於考古中得着一段出於中世紀的奇聞：

「德皇斐力第二建一育嬰堂。其特殊的殘酷的命令為，只許極好的照顧，不許與嬰兒說話，遊戲，等等。在短時間內所有嬰兒都死光。死因缺少撫恤之愛。」

現在正當醫師們劇烈爭論乳兒的幽門窄狹，還是應用開刀去治他呢，還是應用不開刀的治法。我多年的意見，以為這也是精神上的來源。此說漸漸證實了。某君新近發表一篇文章，我照錄下面幾句：

「我常有一種印象，治療效果的好壞，小兒的保

姆（或母親）之簡性實左右之。保姆很易熟悉小兒的脾氣，如對於飲食的反應等。醫師得充分利用這些觀察，同時努力使保姆堅信兒病之終得治愈，以便在看護上保留着必需的鎮靜與耐性。」

善於觀察的婦科醫師老早知道，出血，白帶，不孕，很多精神靈魂上的來源，譬如對於她所不悅的丈夫，往往以此為抗拒的表示。這是屬於精神治療範圍。局部治療往往經月而無效。一旦生活上的需要，得如願以償，則所有主觀的痛苦與客觀的症象，皆忽然消失。

「我回憶着幻想中的妊娠，因了一種精神靈魂上的熱望而引起身體上的變動：某處皮膚的變色，乳房增高，肚腹漸大，等等。」

精神治療的重心，不在方法之如何而在簡性之如何，這是某君的名言，見彼所著泌尿系之神經病一論中（醫學世界，一九三零，二月一日）。此文至足一讀，他把大批神經性的泌尿失調，很清楚的根據科學原理歸在一起。

應用奇蹟最廣泛的，當然要推內科了。不久，

一位極有名的大學教授寫信給我，他說照他的經驗，所有藥物的治效，頂多百分之二十是化學作用，其餘百分之八十都是精神靈魂上的作用。關於此，有幾個饒有興趣的例子。

「已故某大學教授的一封信中這樣寫着：一位病人每於夜間患着很困苦的腹瀉，教授勸他牀邊安放一小瓶鴉片酒，如法行之，立見功效，鴉片酒卻一滴未曾入口。病人曉得鴉片止瀉，曉得安放牀邊伸手可及，這些事實使得病人的腸以及病人自己都安靜了。

我的友人某醫為一位長期頭痛的婦人開了一張溴化鈉藥水的方子。不久來了她的兩位女友，要求同樣的「頭藥水。」她們拿去擦上幾回，（其實是內服的藥水，）頭痛完全消失了。

一位五十三歲的外籍醫師，無端向我傾談心腹。自謂是天生的神經衰弱者，看到癌腫病人之無法挽救，常恐自身亦罹此患。半年前他得了便秘一症，症象有增無減。他覺着直腸內有了阻礙。數月後他能於小腹左部觸及一瘰。於是他的診斷當然為腸癌。大便必須用最強烈的瀉劑始下。他就診於一位大學教授，當教授將以指探入直腸

時，彼私忖曰：進不去的，老早給癌腫填滿了。然而他看着：指頭之直搗黃龍，似入無人之境，就從這時起，疑慮全消，諸病若失，一無治療，恢復健康。語云，醫家難自醫，到處皆然。」

新藥之層出不窮，醫師有不以為然者，然正有不得不然之理由在。既然精神影響常佔重要地位，當此精神動搖不休的時代，方法亦自應常常變換。

「當我服務於醫院時，有一位俄國婦人來求治。她於一年前已經來過，當時因受了巨大驚感，忽然不會說話。用電器治療，效果甚佳。現在她因某種刺激，又不會說話了。電器這回完全無效。怎樣辦呢？我的同事急中生智。醫院剛巧新購一架愛克司光器，放在一間小小暗室內。無人知其用法。可是我們也會鬧着玩，播弄得使他爆出火光。於是把病人引入暗室，對她說，火光爆出的時候，你又會說話了。果然如願以償。」

每種疾病的精神症象，常超越一切，而常被忽視。所以往往我們以為毫無辦法者，其實仍大有可為。多發性硬化症定可由精神治療減輕不少。脊髓癆亦然。講到根本問題，這是說，關於實質

上的變動，無論硬化症或脊髓癆，我們誠然毫無辦法。然在精神治療下，病人得到了信仰，他覺着有志者事竟成，症象並不如此嚴重了。換句話，方法是好的，病人也好起來了。

當然，有科學素養的醫師應努力把事實分清，何者收效於精神治療，何者收效於理化治療，則病家醫家，兩蒙其利。

我們對於這樣的靈魂作用應有如何的概念呢？人體大部重要區域是不受大腦皮質轄制的心臟與血管，消化器官，呼吸器官，內分泌腺等等。我們老早知道，（由確切的試驗與臨症的觀察），凡是平滑肌所屬的器官，如心臟，血管，氣管，胃，腸，子宮，都受靈魂的轄制。這是現在已周知的事實，不必贅言。

我們日漸接近這樣的意見，純粹的功用失調是甚為普遍的事，而能引起重篤的實質變動。例證俱在，如血壓過高，胆石，腎石，胃瘍，腸瘍等等。今年某君出了一版很好的書，名曰發源於靈魂的實質病，裏邊關於一切這類事情，都加以詳盡的討論。我但摘錄二節，以其足以類證我的思想。

而更發揚之也。

「某醫對於各期神經緊張症，必以精神治療爲前提。先得注意病人之特殊情感而安慰之。所以偏重實質病理而忽視精神病理的療養院院長，把病人整天的用藥物，電汽，休養，來治療，其成績往往不及無知識的江湖，用這樣猛烈的，爲有責任心的醫師所不敢用的方法來治療，反使絕望的病人得到幫助。

也有別的疾病，同緊張症一樣爲情感變調的結果，或因戰勝了環境而來，或因屈伏於環境而來；只爲各人的體質不同，變調影響所及亦異其處。」

這些功用失調，自可從靈魂方面着手，把他治好，往往間接的把(由功用失調引起的)實質變動也治好了。例子是尋常行處都有。

此篇就此結束。重要的事實篇中不過偶一提及，似爲大大的遺憾。然而一則材料太富，書不勝書，二則綱領已具，儘夠用了。善於思維的醫師，當能從他的日常觀察中，一隅三反，繼續推論。所當永誌不忘者，僅兩種極堪注意的現象。

第一，我們時常總觀察到：老的，有經驗的，生涯鼎盛的醫師，每於晚年有了意外的發明。譬如

對於向來不治之症，他有了獨得之法。收效極佳。可惜這是獨到之法，不得其人而傳。此法之作用，來自發明者之個性與聲名，非真得之於法也，而發明者亦不自知其法之所憑藉者為彼自身，且誤以為物理化學之明效也。例子不必再舉。每個慣於批評的醫師都能自行拾取，儘量拾取。

第二，我們這個否認靈魂的時代，我感到有一特徵：如果說某醫治績之佳，完全是精神作用，那就成了莫大的侮辱。無論江湖，無論正式醫師，每個都意識到精神作用四字，就是非科學的。「非科學的」，現在幾於比「不能為人」還厲害了。真正的醫師，只應以病人的福利為前提，設法把病人快快的治好，一無危險的治好就得了。用什麼方法去治，怎樣去治，是科學的，非科學的，都是微末問題。

七 結 論

「不屈於神者，正因其爲工業所捆縛耳。」錄成語

今日之下的醫師是不容易做的。他旁皇在一條岐路上。這條岐路，前古的江湖沒有走過，前一輩的正式醫師也沒有走過。他們自以爲各有千秋，矢志不變。無論江湖用的是戲法，醫師用的是科學，其自信有治病之力則一。且看這一段記錄，十足表現了醫師們斷然處置的態度：

「凡是沒有割下來放在顯微鏡下檢查過的，沒有親自摸過，看過，嗅過的，不算近代科學。」

我想到我們的外科前輩。何等直爽。直以人體爲一架機器，雖覺複雜，但仍拆得穿的。所以人體失調，可用器械去補救，某處轉一下螺絲釘，某處裝上一塊，某處去掉一塊。

「某外科家之言曰：外科巧奪神工。這種自大的風尚，至今未泯。」

內科家的思想正復如此。我給病人以這樣

藥那樣藥，藥效與藥量是研究過的。以為結果如何，必不出我之所料。這不是把人體當作西洋行廚嗎，我丟下多少錢，裏邊轉出一樣什麼食品，我是完全預知的。

我們現在進步了。那個時代，藐視哲學及排除形而上學為研究家分內事者，已經過去。然而我們到了過渡時代，一切定理信條都發生了動搖。天文上的宇宙觀以及進化上的芽層論，一樣的靠不住。時間與空間，能力與物質，老早是相對的了。合乎形而上學的意義。

「就是科學研究也以信仰為基礎。」

如果物理學家這樣的談着：今日之下的物理學，原則上已發生動搖，所謂顛撲不破的定律，未容全信。那麼，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們不相信觀察所得，因果論之適用於無機界者，亦失其權威。

我回想到渺小的原子世界。根據新說，則一切靜的死的物質都很有規則的活動着。這簡直是幻想，是奇蹟。

某君著一書，題名為科學之破產，能說他談

言有中嗎？我說不，錯了。科學不會破產，科學的定義則破產於今日。我們所有的一切定義，其內容總是與時俱變的。

「我們對於定義的觀念，較為明白了。定義是隨意創造出來的名稱，以此推測自然，幾同削足適履，毫無意義。定義之多所符合於自然現象者，演為定律，而物理學家據此以建築他的科學。這樣隨意創造的名稱，人類幻想的結局，也是“時間”定義之所由來。」

這不是詩人歌德已有的觀念嗎？要解釋自然，離不了人為的技巧。

醫療上我們又承認了靈魂的存在，這可使科學醫遇到重大的困難。假如沒有靈魂之說，我們省了不少思量，方便多了。既承認了靈魂，一切科學醫療就失了他的根據。我們外科家向以手段高強自命，一旦曉得大部臟腑的功用，都受制於靈魂時，未免愾然若失。這項事實，並不減低了各種診斷方法的價值，然而須認清一點，活的現象只能由活的東西辨識之。假如我們早點曉得這些道理，有多少文章不必發揮了，有多少手術

不必發明了！

「某君是一時的外科家，解剖家，生物家，病理家，告訴他的學生道：外科的末後一步，開刀，是治病技能退化的表示。猶之野蠻人無法可想則訴諸武力，而文明人從容以巧取代之。」

醫學也同物理學一樣，變為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了。研究家的成績，雖減少了確實性，但醫家之所獲，則因此轉多。這是我以為近代的好現象；醫師由書籠而又變成藝術家，醫學又藝術化了。我們儘可說，我們已走上藝術之路。

「醫學又回到藝術之路，避開了哲學的迷津是够聰明的。但仍為學理所拘束，不承認學理以外的一切。幸而已有高明的見解漸次抬頭，說實質上的研究，不過方法之一，決不能單獨解決一切。這就是進一步的說法了。」

末後的一篇指示我們，無論研究如何進展，決不能把醫療完全納入科學範圍之內。如此結局，有的醫師因之而失望；有的醫師因之而滿足。直捷痛快的說，我是屬於後者。假如醫療真個可以學到底的話，那麼醫界的最高學者也應是最

好的醫師。我們這些學得不多的人沒有多少事好幹了。

幸而事實並不如此，最高的學者常不是最好的醫師。最好的醫師不必是最高的學者。在極有名的醫師中，有不知游子濃度爲何物者，然而他們治得好病。這些名醫，有的執教鞭，有的居山村。

醫師作爲藝術家，醫的藝術漸次普遍了，普遍到一如其所能。我們認定了目的與方向。藝術家領導一切。

我們試拿旁的藝術來想一下，如音樂。認得樂譜，熟諳樂理，進過音樂學校，都不足以因之成名。除了學術之外就以個性爲標準，學術不過是規矩，而個性乃巧之所由生也。

說到巧，醫師實難言之。醫師所玩的樂器是變了調的，牠是病人。我們各有各的進行，外科家好把不合調的絃取去，不以不克補充爲可悲。這樣做去，當時不能算壞，然而今日我們希望更奢。一種功用上的失調如哮喘，以割出迷走神經或交感神經爲治法，究屬太粗野了。當然，割去甲狀

膿，割出胃潰瘍，有時是起死回生的必需手術。然而醫師現在曉得事前注意，改進病者體質，可以不動刀而治愈，豈非更高一層。

照得我多年的經驗，從行醫時代想到求學時代，常有這樣的印象存着，我們的教授把樂器的結構與功用指示過了，把好的樂器與壞的樂器比較過了，但很少教我們如何才玩得巧妙。當然這不能完全歸咎於教授。第一，當時的風氣偏重於知識而輕視技巧。第二，技巧之爲物是很難傳授，甚至無從傳授。每個藝術家之偉大是不自覺的。至多以身作則罷哩，如何能以不自覺者教人。

「一位年青婦人問某名樂師曰：先生，你怎麼想到的，把琴譜的末一節編得這樣好？樂師回答：我想到的是，那出版界的守財奴會給我多少錢。」

我拜訪過不少大醫師，多數是專家，如果問他們的技巧如何能如此高妙，回答的口吻正與樂師相類。所謂爲藝術而藝術，乃是痴情話，藝術不必與痴情有關。

醫師的藝術在認識人，判斷人，公正而自然

的探知病人的內心以及病人的環境，使魂靈與魂靈之間架着橋梁。這不是科學所能單獨辦到的。舉一個譬喻來旁證一下。近代的化學能夠把異常小量的物質證明出來。如證明砒，碘，等等。然而化學家所有的最精細的器械是什麼呢，仍舊是他的鼻子。鼻子嗅力所及，如石炭酸尚能於五十億倍之稀釋下嗅得之。

成名的大醫師也應有——不止一個好鼻子——一點善感的特性，名曰內心的觀察。

「由內心的觀察得窺見事物之全體，可是得時時致覈其是否無誤。

有人問蓋浦賴氏如何會發明三個旋轉定律，他回答：我猜中的。

軋里賴氏發明下墜定律，先是完全屬於理想的，後經仔細的觀察加以證實。」

將來醫療的趨向，務以握住病人的整個簡性為要，這是需要一種藝術素養的。

當我一年半之前，把在軋司泊考察所得，登出於萌星醫學周刊時，來了一位同道的責問：如此說來，實用醫學豈不應該退回符咒之境，與印

度江湖並列嗎？某君則曰：所以我們應該絕智慧而塞聰明，以便返於無過的地位。我說，我們醫師太一往直前了，談不到退，不能夠返。我們沈溺於科學洪流中，無暇自拔。可是我們看到一點：科學思想不能單獨解決一切。科學的醫理，原可不用形而上學的東西，不用牠也許更方便點，正好一無牽掛的繼續研究。至於實用的治術，沒有學理以外的東西就不成功。我們到了重要關頭，一方面要守住科學立場，另一方面要兼擅魔術，跡近江湖。成名的大醫師，都能把兩者合在一起，雖然，他是出之以無意的。如果有意的拉攏兩方，轉覺異常困難，恐怕只有少數精明強悍之輩能之。困難所在，就因物質上的與非物質上的原因並不條分縷析的陳列着，而是不斷的錯綜着。

「畢洛氏說：偉大的醫師總有一種熱忱，一點狂想，以支配整個事物為志願，因之產生了一種吸誘環境的魔力。」

原來畢洛氏自己就是這樣一種人物。老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堅信宗教的醫師往往為大治療家。他的魔力不來自知識與學理，乃來自知識

以外學理以外的。然而這種魔力不可強求而得。

「某精神學家新近說過，人死不能再生，還魂之論，虛妄無憑，但爲安慰人們起見，不妨暫存舊說。人過中年而以死自懼者，則可告之曰，死不過一種過渡時代，仍爲生命之一節，生命是無窮盡的，永不消滅。這原是極易流傳的老生常談，而說來有效無效，全看談者的魔力如何了。」

我們驚懼於科學的猛進，震眩於工業的發展，使得我們把靈魂都遺忘了。現在應了物極必反一句話，靈魂又嶄露頭角。這是大學教授們所當十分注意，而懸壺問世者所當隨時留心。且從日常診務中舉出一例。

「我割治了一個重症盲腸炎。後幾天來了他的家屬之一，說右邊下腹作痛，但檢查時並無盲腸炎症象。我們醫師明知這是一種所謂精神傳染。當然，其人雖無盲腸炎，卻亦另有實質上的病變，如腸肌緊縮，血管痙攣等皆爲腹痛之原。我如何對付這位病人呢？同他談談說說，安慰他，並不剖白盲腸炎之真假。如果以同樣手段對付真盲腸炎，那起碼是業務上的大疏忽。」

知其一，不忘其二，這才是我心目中的醫師，才是科學家，研究家，藝術家合而為一的醫師。近代生物學告訴了我們不少翻舊出新的東西，如「不死」問題，以及「意志自由」問題。

退回去嗎，與黃教僧徒並列嗎？歷年的觀察，使我發見科學治術中有的極似黃教僧徒的辦法，有的危及病人，更甚於僧徒的符咒。最新的醫學也有咒語。我想着關於皮膚病所說的，關於用精神作用除去肉痣所說的。那些播弄戲法，使人受窘。雙方同意，不是主要的條件嗎？我實在沒有法子，我只好說舊式江湖與新式醫師之間並無基本上的區別；當然區別是有一種的，這就永遠決定了我們的地位。正式醫師應該狠詳細的辨識疾病，何者用了魔術而有利的，何者用了魔術而有害的。可惜理化的治術與開刀的手術不能一例用魔術來代替，尤其於重篤之症，性命交關之際，魔術不能取理化而代之，取刀而代之。

「我不會催眠術；然而我看過不少表演。在各種治術中，惟有這種治法給我以最大的印象。此處表示了一種猛進：魔術家與教士同有其地位。因

之我想到某時某處所傳說的赫赫治績，亦非偶然。此處真是整個人體操縱於醫師之手；反觀全身麻醉，不過是一種硬幹的化學中毒而已。在催眠狀態下，今日已可無痛開刀，惟病人有適合於此者，有不適合於此者耳。催眠之應用既廣，關係亦大，必由熟練此道之醫師行之，方免流弊。」

然而問題是：除了對於肉瘕之外，我們還能從江湖學到一點什麼嗎？江湖之中，確有了不得的人物——有人恨恨的要以石擲我了。有幾位我親自論交，旁的見諸於其著作。我告訴他們：讀讀醫學，庶成完才！否則終是半吊子。同時我也勸告醫師：學學我們所不齒的江湖。看人家如何辨識人，如何治療。醫師而只以技術，只以研究終其身，也只是半吊子。

正式醫師總遠勝於方外奇醫。就因正式醫師有辨識疾病的本領，他知道治療上的界限，什麼宜用理化的影響，什麼宜用靈魂的影響，有的需要奇蹟，有的不需要奇蹟。

許多醫師好在病人面前賣弄聰明，自鳴不凡，這是比退回與黃教僧徒並列更危險了，我們

所認識的真正大家，都是極自然的。他們不失樸實的本色，他們之玩精神作用，乃出於不自知，並非故意爲之。對於近代的「精神分析」一科，我不敢強作解人（有人於一九三零年醫師會議席上，詆精神分析爲科學的滅亡）。然而我以爲分析之說，有許多地方是在大兜其圈子，繞遠路，狠可以不必的。將要着手的實用精神治療一書，取材簡單多了。

我們生於多故之秋。想把一切都加以改善，不管事之難易。在醫師的著作中，現在常討論着醫校課程的改善。負責的人們，每覺今日剛出大學的醫師，總缺少了一些什麼要素。人們想彌補此漏洞。有的主張增加修業年限，有的主張縮短預科課程，因爲預科不事臨症，更有主張從新支配鐘點者，主要科目鐘點多，次要科目鐘點少，等等辦法。這許多主張自各有他的見地與用意，然而我以爲都說離了題。從未有一種學問是能稱有止境的，醫學與其他科學皆然。沒有一個醫師，無論是最聰明的與最老練的，可以說他的所知與所能都完滿了。他總得常常分析什麼是舊的，

新的,那些是退步進步。從另一方面看來,我們有許多地方不免庸人自擾。要成良醫,不是堆積了些知識所能完事的,必須尋得線索所在,有綜覽一切之力。

「醫學的分類是如此之多,決無人能樣樣都通,甚至欲通一小部而不可得。醫校課程不過是粗枝大葉,使人了解醫療而已。」

從這些地方看來,我得舉出幾條意見以作結束:

(一) 現在的以及將來的醫師不得把詳細的診斷技術放棄。我們越能用技術探索,自然越有進步。可是我們不要做了技術的奴隸,不要把技術捧得太高,技術終是我們的工具而不是我們的主人。不要使診斷工具為一般病人所厭苦。我見過特殊的事情,到現在仍不能證明其為必須,如偶因胃納不佳,動輒檢查物質交換,血球沈降,血像,電寫曲線,精神分析。一位善於譏刺的同道新定兩個滑稽名稱,曰「血壓迷」,曰「曲線狂」,

「人們不應以器械工具來埋沒頭腦與邏輯。」

技術與試驗室不得取醫師之靈魂而代之。

我以為醫師有自行主張之必要，不可從試驗室的各項報告中看出診斷來。因為真確的診斷必自目有全人始。

(二) 我們隨時都得記住，有病的身體藏着有病的靈魂。靈魂非顯微鏡與試驗管所能近。靈魂只能以靈魂交接之。古語云，「同類相證，心心相印」，亦此意耳。至於如何交接，向無刻板文章，事在藝術家之自行創造。醫師的職務就在認識整個人體而支配之。見肉體而不見靈魂，安能稱為整個。故不信靈魂者，不成其為醫師。

「局部疾病經全體治療而愈。」

「病人不同一座機械，人體有一種形而上學的根基。」

「醫師應有學理上的思想，而同時又應有非學理上的思想。」

(三) 我們把靈魂治療的影響太看輕了。我並不想那些大規模的器械，進行上的儀式，我想到病家與醫家之關係中很簡單的一點：求助與助人。

「了解病人的靈魂是如何有趣而重要的事，醫

師們似應預爲練習。然而事實上有不學而能，與學而不能者，往往極有學問的精神專家，不見重於世。」

醫家與病家之間的關係，其基礎爲信仰與相信。信爲最好的藥方。當這一切機械化與具文化的時代，一句好話的能力，太爲醫師們所遺忘了。

「一個聰明的，合理的指導，勝於千張藥方。」

「一個好的預後興奮了病人的靈魂，因之促進痊愈。」

「一個用得適當的暗示，勝於全部藥物，當然，幾種屈指可數的特效藥除外。」

我們不應忘懷，一句話的影響，一種暗示的影響，爲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家常便飯。醫師在每個門診時間內都少不了他。

「我新近在一日之內，接連遇着兩個病人：一位老者，他怕生了癌，一位姑娘，她怕受了孕。兩人都患着惡心，嘔吐，頗形消瘦。我檢驗之後，對於彼等所怕，一無佐證可獲，遂據實以告。老者聞言，憂瘳盡失，數星期後已恢復其損削幾半之體重，姑娘聞言，立時跳躍而去；不用藥，不用任何方法，只用

一句話就把兩人改變過來了。」

(四) 我們把治療太極端化了。本來有路可走的,弄得無路可走,有直道當前的,反大大繞彎兒。僅有少數醫師還用極簡單的方法而收極出色的治效。現在順着崇尚器械的反潮流,那一輩人物日見減少了,這不是好現象呀。

「繞彎兒,就是江湖也免不了。不過這些彎兒是難以持久的。軋司泊的器械彎兒,蔡來斯祇能及身利用之。以後就有旁的彎兒,旁的奇法代之而興。質樸而帶有神秘色彩的方法,如餓缺牧師之所爲,只能與窮苦無告的人們相終始。」

「復古」的呼聲,豈徒然哉。古人的醫療只重經驗,觀察,推己及人,愛護病者,而試驗室則談不到。「愛護人羣乃藝術之源」。古時沒有藥廠的宣傳,教醫家用什麼藥,怎樣用。除了外科病症之外一例用很簡單的方法:空氣,日光,水泉,飲食,草藥,等等。我們漸漸的又回到這個地位上來了。試看結核症的治療歷史,就是如此。

很顯明的,古人但知預後與治療而無所謂診斷。我們自有超越古人的地方。如診斷是近代

醫師必不可少的東西。然而診斷不就是治法，在治療與預後方面，我們仍可從古人學到不少。

(五) 近代的醫學啓迪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從前埃及與希臘的醫師，都守着祕密。我不贊成啓迪。除了公共衛生及個人衛生所應有的知識外，祕密大有助於治療。我知道這不是我個人獨有的意見，請舉三例：

某醫以戒嗎啡得名，其烟癮之靈魂治療一書的結束，寫着下列一段話：

「當我把方法約略說過之後，來了一個重要之點，這是使我大部成功的關鍵，即嚴守祕密是也。關於此，我得說一些壓根兒的話：爲科學着想，一切以公開爲佳，爲治術着想，至少爲治精神病着想，公開是有損無益的。當我初爲村醫，已有這樣的觀察，如果我把病人的藥方自行配合，不告以名，則收效較佳，以後我在病險公司代理醫務，看到我們的醫療到了何等地步，病人簡直指明要這樣藥，那樣藥，使得我駭詫的喊起來：我在此地開着一座店嗎？我以爲這樣的公開就是治術的滅亡。須知人是一種學理以外的東西，粗笨的藥

物何能直撼其靈魂。誰想收得好治效，應該穿上神祕大衣，一如千年來前輩界之所爲。」

有操守的醫師不免要左右爲難。一種良方而嚴守祕密，原是最壞的惡習。可是公開的方子不如祕方之有效，雖然成份儘可相同，這是我所同情於某醫的。

第二個例子：兒科名家某氏，於萌星醫學周刊（一九二六年，第四十七期）登出一篇文章，中有下列一段：

「一切公開刊物都談及醫學問題，而所謂智識階級者自分有涉獵醫學新聞之必要。這大半是我們醫師自己造的孽，以後不當如此。昔日的人們有許多地方處置得較爲聰明，以醫道爲祕而不宣，即其一也。今日的病人，居然要指點醫師了，說我家小兒之病可用精神暗示治之，醫師最好就對他說，這個病是暗示所不能治的。」

（六）我們醫師應當寬宏大量，採取人家之長，不以門戶高下之見自限。我們從事於高等藝術，而黨同伐異則終爲藝術之蠹。

「誰把科學成績認爲不變的信條，乃頭腦不清

者。]

殷鑒不遠，覆轍可尋，英國醫會反對牛痘發明者，奧國醫會反對消毒發明者。顯赫學者如門德爾氏等以催眠術爲玄虛。然而後人哀之而復蹈之，老是那一套循環式的把戲。

「隕石之落，民間以爲石來自天。物理名家某氏批駁之，而反爲巴黎大學的學者所笑。」

「消毒發明者奧國產婦科醫師塞墨凡氏，系出德國，其醫學改善論亦以德文寫就之。然而吾人今日之所引以爲榮者，當時的事實，正是產婦科歷史中最可恥的一頁：塞墨凡氏與其他醫界大發明家同一命運，以反抗當時的權威而飽受無謂之氣苦。」

近代的醫療，到處都露出信條苗頭，拘泥過甚。一位名醫寫給我的信中說：醫師的眼界因了顯微鏡而顯然的微小了。某君談起「醫學思想的石化」。

造成這個局面，大部原因得歸咎於醫師與藥廠之勾結太深。不獨我們德國如此，凡文化之邦莫不皆然，於是醫療變爲商業化，工業化，而不

復藝術化的了。

「我書桌上有一冊英國醫書，名曰診斷的總論與各論。序言裏邊說得很明顯：這本書不是爲研究而作，乃是醫師的夾帶物，以便在病人解衣穿衣之際，迅一翻閱。草率診斷之後附列草率治療：這樣藥片，那樣藥片，這種血清，那種血清，等等。這是一種失去靈魂的治術，說得切實些，這簡直不是治術。」

「最可傷懷的事實，今日竟有大批醫師以藥廠的樣品爲寶藏，以藥商的廣告作讀本，損人損己，肇端於此。沒有主見的妄行起碼把病人驅向江湖之門。有時醫師因自覺毫無把握，故意向病人大談藥理，解釋新藥以及最新新藥之成份與作用，這是完全不認識精神作用，完全不了解如何對待病家，當然更不濟了。」

醫療向來隨着時代演進，有平穩的時代就有革命的時代，彼此替換着。一起一伏，有如波紋，說得正確些，知識與技能之推進乃如螺旋形。然而起伏替換中的時間距離，今昔不同了。醫療史告訴我們，從前平穩的時代很長，有的可以說停

滯了數百年。現在的起伏替換是如此之速，真可說到「醫學的時髦」了。

我們男人常譏笑女子自甘屈服於時髦之下，爲時髦的奴隸與玩弄品。然而我們自己，以聰明傲視女子者，反更甚焉，我們屈服於思想的時髦之下，爲思想的奴隸與玩弄品。任何一種流行語，都可以把我們束縛住了。我認識許多居高位而有膽略的人物，曾經沙場百戰，出生入死而不一眨其眼，然而如果說他不是「場面」上人物，他就受不了，明知場面上的東西，豈但毫無價值，甚至大可咒詛，無奈不能自外。何物場面，具此魔力。今日的「科學」二字，正有類乎場面的無上權威。一位好的「醫師」總比一位好的「科學家」實用多了。然而人們不管這些。我聽過學者的演講，亂七八糟的報告了一些「科學」數字等等，內容是一個大錯，施諸實用則造禍無窮。試看聽者，却都感動首肯，這自然又是科學，又是科學。接着來了一位醫師演講，一位富於經驗而善於觀察者，他之所獲，不取諸試驗室而取諸門診與臨床，聽衆如何呢？至多報以不堪的微笑，這個人倒底是「非

科學的」。我想，科學與治術相較，科學的時髦遠善於變換花樣吧。我們得努力改良他，打破時髦的桎梏，使一種失去靈魂的醫療重招回他的靈魂而復活！

於是我們末了得問，什麼是醫療中的奇蹟？不多，不少，正好等於生命本身的奇蹟。我們不能捉摸，不能解釋，只能描寫。古人說過：「醫師得之於神！」就是這樣。創造天與地的力量，創造動物與植物的力量，一部份活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裏邊，我們醫師是生命的奴僕，治療是神聖的。醫師的施為就是創造，雖然以有限的人力作有限的事業。可是創造只能以純潔之手與純潔之心完成之。

中國科學社梁詒桐紀念基金出版叢書之一

醫療中的奇蹟

DAS WUNDER IN DER HEILKUNDS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再版

周宗琦 醫療中的奇蹟 一冊

譯 ○實價二元三角

中國科學

公司發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訂

第五卷

譯述者 周宗琦

出版者 中國科學社

發行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上海福煦路六四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上海福煦路六四九號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12